

海外华文文学丛书之一

爱山的民族

——神州记游之一

郑良树



香港中文大学海外华人研究社

海外华文文学丛书之一

爱山的民族

——神州记游之一

郑良树



香港中文大学海外华人研究社

1994. 10

目 录

自序	(1)
1. 走在紫禁城的城墙边	(11)
2. 王府井大街	(15)
3. 帝王之都——北京	(19)
4. 车山车海	(22)
5. 山歌声中访梅县	(26)
6. 穷山区里的嘉应大学	(29)
7. 梅县闻见记	(33)
8. 到潮州寻陶瓷	(38)
9. 汕头大学观感	(42)
10. 唐山呵唐山	(45)
11. 暨大·黄花岗烈士陵园	(49)
12. 佛山访陶瓷工艺	(52)
13. 桂林—白先勇的故乡	(56)
14. 江山如此多娇	(60)
15. 每一片瓦砾都是历史	(63)
16. 山东·孙武·泰山	(66)
17. 孙武出生地的争论	(70)
18. 最舍不得小学生和老百姓	(74)
19. 到临沂开国际会议	(78)
20. 孙臆及兵法重见天日	(82)
21. 爱山——中华民族的精神	(85)
22. 老残逛过后的大明湖	(89)

23. 当济南不再是济南时 (93)
24. 珠江河畔 (97)
25. 广东名山走马看 (100)
26. 奇峰尽衔千年秀 (104)
27. 珠江三角洲四小虎 (107)
28. 相邀共醉杯中绿 (110)
29. 锦峰绣岭富春江 (115)
30. 《三国》热的新浪头..... (118)
31. 吴大帝故里参观记 (121)
32. 顾颉刚因缘记 (124)
33. 水乡绍兴去来 (128)
34. 古董城——苏州 (133)
35. 文化聚宝盆话西湖 (137)



自序

作为海外华裔的一份子，没有不期盼到舜天禹地的神州去旅游的；对中文系的人来说，这种期盼更是殷切。一九八八年八月转来香港中文大学后，我就日期夜盼地引颈北望，期待有一天踏足神州，饱览山光。

九〇年八月马来西亚政府解禁，允许老百姓自由出入中国大陆；一个多月后，我和石华立刻登上万里长城、畅游故宫紫禁城，在北京痛痛快快地住了一个星期。虽然不敢说是大马最先踏足中国大陆的人士，但是，也应该是解禁后“先锋队”的部分人士了。自此以后，到北方那片土地“东张西望”，几乎成为我们的嗜好之一了。

香港就在中国的门口，两年半后根本就是中国的领土，从香港到中国大陆，情形就如从侧房走到大厅一样，不但近在咫尺，而且方便之至。因此，来香港教书后最先享有的乐趣，便是因利就便地旅游神州。香港人太爱中国了，经常“爱恨交织”，尝尽许多苦果。我们并不是不爱神州，但是，作为海外华裔，我们保持一段距离，雾里看花，毕竟没有“切肤之痛”。

这三十几篇游记，都是这四年来和游戏文，绝大部分都是出席会议、学术交流及讲学后所写下的，谈不上甚么系统。大马的《南洋商报》及《星洲日报》，香港的《大公报》及《文汇报》为我提供版位，使它们时常以“一稿两投”的方式在读者面前献丑，实在应向它们致万份谢意。敝帚自珍，今汇为一集，聊作纪念耳。

一九九四年十月自序於香港中文大学



巍巍长城，乃中华民族之灵魂。



垂柳依依，颐和园游客旖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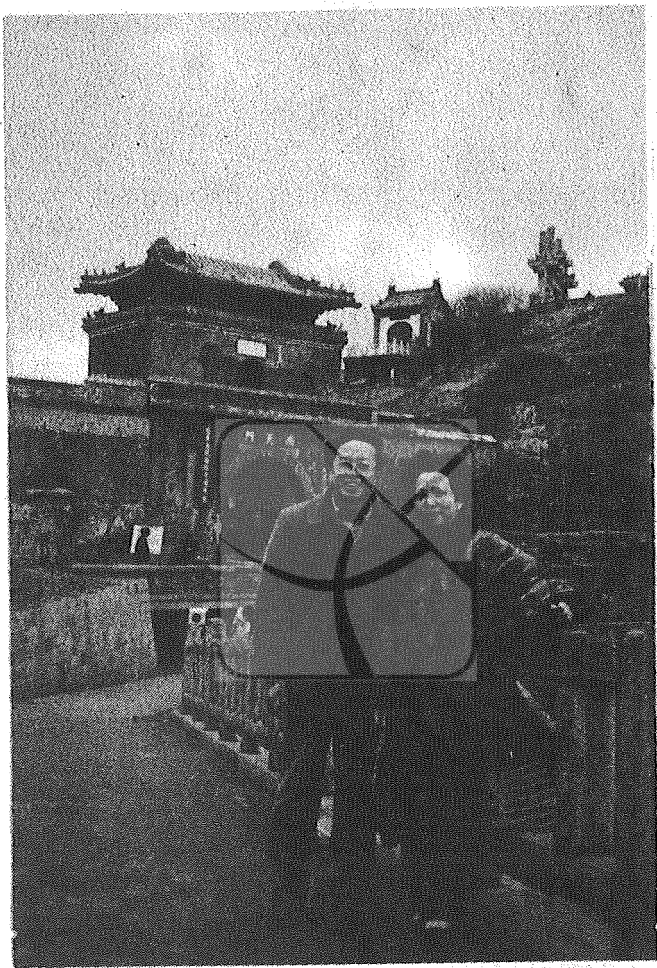
谁言桃源在魏晋，桂林枫叶看黄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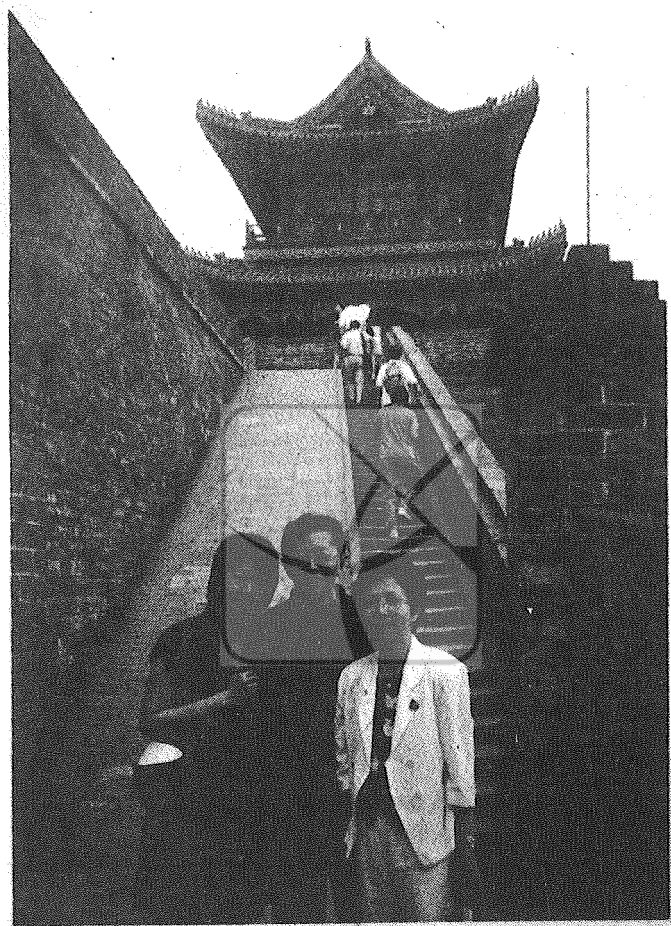
一树桃花，济南李清照纪念馆春意盎然。



三峡滚滚流水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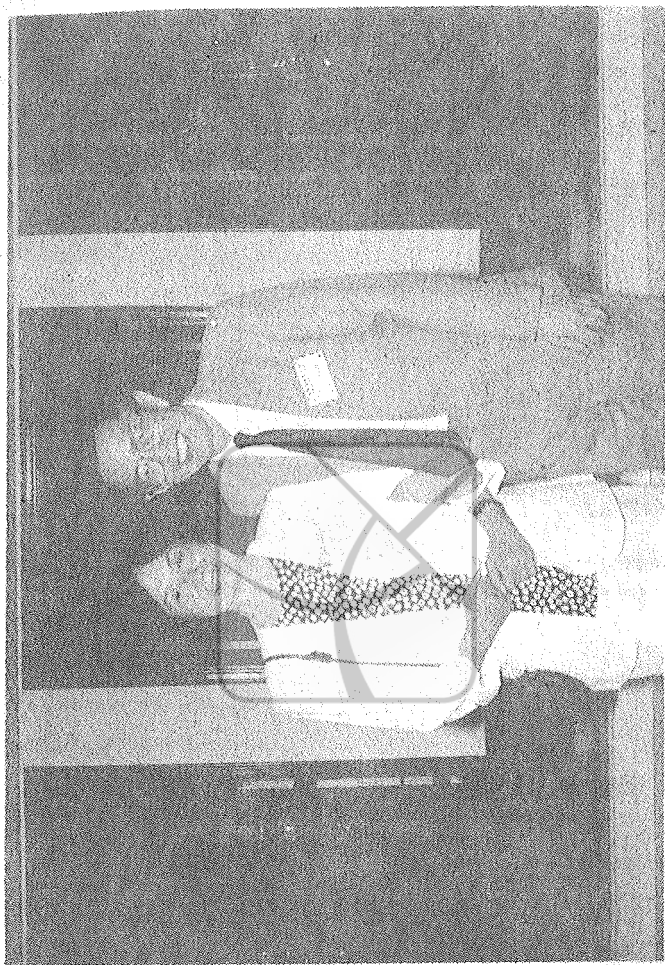
泰山南天门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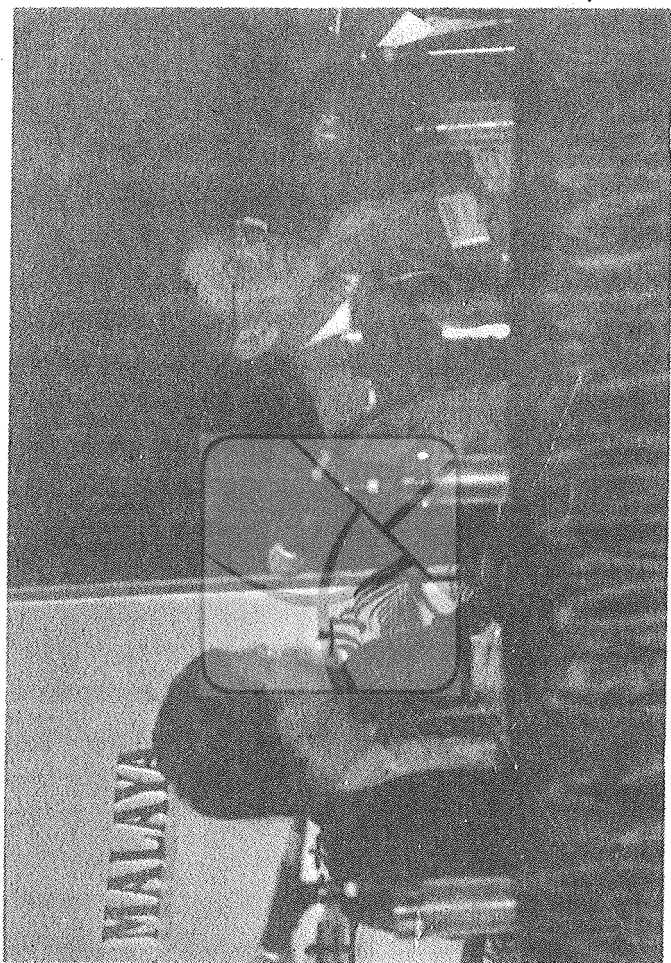
三国荆州风云，人去空留古城。



武汉黄鹤楼，鹤去楼空。



叶嘉莹教授乃作者大学时代之老师，
三十年未见面，吉隆坡汉学会议重逢时喜悦之情。



出席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汉学会议，旁为何国忠先生

一、走在紫禁城的城墙边

清晨六点半，我们在房间里胡乱地吃了几个面包后，就匆匆忙忙地踏出宾馆。街上行人稀少，骑单车擦身而过的赶路者也不多见，十月中旬的北京，天气已开始转凉了；尤其是这么早的清晨，寒气就像垂柳笼罩着的一团白雾，迷迷茫茫，清清冷冷，使你觉得肤冻骨寒。

穿过著名的王府井大街后，举头就望见东华门，巍然如座高山，红墙黄瓦，坐在远方的路口上。北京的马路都非常宽大，而且也非常笔直，以天安门前方的长安街来说，来往八条车路之外，两边还各有双线的单车道和行人道；站在路旁，不但感觉到对面行人遥不可及，左右两边的马路简直直通天边，望不见底。纵使是旧街道，也挺直如垂线，宽敞可行舟，丝毫没有迫促的感觉。

“那不是角楼吗？”远远地，我就望见一座雕梁画栋的楼阁，以高大巍峨的身姿，耸立在城角上。紫禁城是故宫的城墙，城高三十几尺，东西长二千多尺，南北宽近三千尺，呈长方形之状，城内总面积约二百万多平方尺；就在这长方形城墙的四个角上，各站着一座巍峨庞大的角楼。

望着表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传统和独特风格的东华门以及绵亘无涯的城墙，我才确信；我们已经来到了北京了。握着石华的手，思潮一波复一波不断地涌现……。

七十年代末期开始，我就经常接到中国一些学术单位的邀请，约我到中国出席国际性的学术会议。说实在的，从事汉学

研究的人，磨炼学问最恰当的地点是在亚洲，在东方，尤其是在中国的海峡两岸。大马和中国虽已建交，但是，基于种种历史因素及政治原因，两国人民没有来往。兼有学术人员及公务员双重身份的我，自然必须服从国家的法律和规定，所以，每当接到邀请信时，我只有长叹一声：“又失去一次广交朋友的机会了！”然后，把邀请信收起来，埋在信堆里。

“要怎样突破这种困境呢？”这个问题经常在脑际萦回着。“提论文，不出席”，于是，我的几篇论文发表在他们的论文集内。新加坡的许多朋友经常进去开会和交流，他们已走在我前面，更使我感觉到：光是寄论文神交并不是良策，迟早我会落伍的。

离开马来亚大学转来香港中文大学后，情况似乎好了一些；至少我可以在香港接触到一些中国学者，和他们作学术交流，或者做个面对面的朋友。

“你看，河边的柳树多么美丽潇洒！”石华一手紧握我，一手指向前方，打断了我的思绪。

平眼望过去，一排离离的柳树，垂着长长的发丝和千千万万的小手，等距离地站在护城河边，好像一群青春少女刚刚在河边濯洗过乌黑的长发，然后，弯腰照着光滑如明镜般的河水，在梳揽那一身披肩的发丝，微风轻拂，柳腰款摆，真是一幅令人遐思的画面。

北京的绿化工作做得非常好，到处都是绿树成荫，郁郁苍苍，青青葱葱。大路两旁最常见的是白杨和槐树，高的几十尺，矮的也十几尺，沿着笔挺的马路内侧一路白杨到底，然后又沿着笔挺的马路外围一直槐树过来，气势雄伟，令人叹为观止。

最令人动情的莫过于柳树了，北京几乎到了“有水之处就有柳树”的程度，水边站着一排一排披发玉女，摇曳生姿，婀

娜多采，怎不令人遐思骋想呢！

护城河大约有一百多尺宽，一泓清水，万顷碧波，在这十月天的清晨里，更显得明艳照人。左边是寻常百姓家，右边是四、五十尺高的城墙，中间是护城河以及一条近二十尺宽的马路；我和石华就肩并肩地走在马路中间，浴着清寒的晨风。

望着右边高耸入云的城墙，脑际突然闪出一条思绪：“这幅声势浩大、极天际地的城墙，不正是五、六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吗？”

自从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没有不站在这排城墙上进行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没有不摆脱这座宫殿的束缚瞻望外界的景象和风光，然而，一百多年过去了，一阵阵狂风过后又一阵阵暴雨，中国许多地方依然维持着传统文化的面貌和积习，无法作全面的现代化，更无法作理想和谐的新旧融合及协调。今天，专治的旧文化依然存在，依然盘根错节地插植在许多人的思想里和行动上。中国人啊，你们应该走出这座堂皇伟大的宫殿，你们应该走下这排绵亘千里的城墙，走出护城河，走到天安门的广场去，吸取外面新鲜的空气，融进自己的旧血液里，为自己的民族再造新的紫禁城。

“你看，那边有个小市集！”突然，石华发现角楼下转弯处有个摆摊的晨集，高兴地喊着，然后，就加快脚步直奔过去。

“看热闹去！”我高兴地追过去。

原来都是卖菜的小摊贩，他们沿着河边，排成二、三行，摆着各色样的青菜，有大白菜、红萝卜、小青菜、大葱……等等。我们一面好奇地看着这些青菜，也一面静心地注意这些菜农的衣著和谈吐。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衣著似乎逐年在好转之中，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及深圳，老百姓的衣著有时似

乎与香港、台湾相差不远。少女穿得入时，年轻人西装笔挺。我们家中的电视机可以收到深圳及北京的电视节目，从荧幕上可以看出他们的衣著的确有了显著的变化，这说明改革开放对他们的生活有着实际的意义。就以这些菜农来说，虽然大部分衣服颜色是深蓝，但是，布质相当好，衣裤很整齐，没有一个菜农的身上有一块补丁的。唉，中国人也许真的走下墙头、走出宫殿了！

“快收！快收！”突然，那边传出一阵男人的叫声。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名公安人员，手臂上配着一圈红布条，边走边喊着。大概晨集时间已过，也许这里根本不能摆摊子，所以，他奉命来驱赶。

“我说，你快收！你快收！”他看没人理他，只好指着一位女菜农，叫喊着。

“我没卖！我没卖！”女菜农笑着脸，满口北京腔，卷舌音很重。

“怎么没卖？你不是在卖吗？”公安人员指着那些菜，扬起嗓子。

“我那有卖呀？我那有卖呀？”

“你看，她不是在买吗？”菜摊前有个妇女，正在检菜，公安人员指着她说。

“她那儿有买？她只是在看！她只是在看！”依然笑着脸。围观的人都面面相觑，看看事情怎么了结。这样的对话方式，怎么像警察赶摊贩呢？我心里一直狐疑着。

公安人员拿她没办法，只好一面喊“你再卖的话，我就收你的菜”，一面掉头走了。“快收！快收！……”喊声慢慢远，终于人影也看不见了。

北京人说话很文雅，不愧是四朝之都！只要你能够跟他们

攀谈得上的话，你准会发现北京人很雅气、温和及善良，他们就像北京成千上万的故城旧楼一样，就像北京城举目皆是的老松柏一样，经常散发出传统文化的芳馨，使你留连难忘。除了夏天之外，听说北京的春天、秋天及冬天都很迷人；我们要再回来，掇拾着这片的芳馨，咀嚼着这醇厚的人情……。

我一面想，一面牵着石华的手，走过了城墙边这条两、三英里长的小马路。

二、王府井大街

在还没到北京之前，“王府井大街”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一来这条街名取得很有古旧的味道，历史一定非常悠久；二来鼎鼎大名的中华书局及新华书店都座落在这条街上，藏其书读其书能不知其社址乎？因此，当友人通知我旅馆就订在王府井大街的金鱼胡同内时，我立刻带着欣喜的心情应着说：“非常好！”

我们是中午十一时抵达北京国际机场，小厚与小王陪我们到旅馆时，已经是十二点多了。办妥入住手续后，我们迫不及待地在小厚的陪伴之下，立刻往王府井大街跑过去。

这是一条南北向的干道，南口架在东长安街的中段上，北口和东西大街及五四大街相衔，大约有两英里长。早在元朝时，这条街已存在，叫丁字街。明朝永乐十五年，在这一带盖了十幢王府，共有八千三百多间屋子，住着亲王及郡王等贵族世家，所以就改称王府街。又因为附近有口著名的水井，甘甜可口，远近居民都来此汲水，井水与王府齐名，所以，索性把“井”字

加添在“王府”之后，成为“王府井大街”了。

街道并不宽，来去只有单行道一条，不过，两侧都各有行人道，宽近二十尺，上铺平砖，并且种了密密麻麻的树木，青葱蓊郁，所以，确实是一条充满古雅诗意的现代街道。

在这里，你随时都可以看到熙熙攘攘的行人，他们似乎永远在采购不完的货物和东西，不是一包一包的拎，就是一叠一叠地抬，摩肩接踵，万头攒动，好像大节日在办货似的，非常热闹。至于马路上，无轨电车、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即计程车）及自行车（即脚踏车），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简直和外面的世界没有什么差异了。

住在金鱼胡同的那几天里，我们固然天天在王府井大街东闯西逛；参加会议搬到前门东大街，和王府井隔了一个街口，一有空我们也跑上这条大街去，好像来北京就是为着上王府井大街似的。

“唐彭不是爱吃冰糖葫芦吗？”第三天傍晚在大街上乱闯时，石华突然想起吉隆坡的老朋友，叫嚷着说：“我们快去买来吃！”

“什么叫冰糖葫芦？”我在大街上东张西望，看看有没有人提着类似葫芦的食品。

北京人似乎很喜爱吃零食，街边卖零食的小摊子相当多。冰棍（即冰棒、冰条）、汽水、羊肉串、山楂串、小肉包……名目相当多。他们边走边吃，非常自得其乐；有时两、三个人蹲在路边，自成一个新天地，且聊且吃，对行人视若无睹；有时甚至带上公共汽车，左咀右嚼，不理其他乘客；我们念小学时，不是经常如此吗？然而，北京人却男女老少不分，全加入这些零食的行列里。

“冰糖葫芦吗？”在北海游玩时，一名服务生解释说：“就是裹了糖的山楂，将它们串成串就是了。”

原来这几天经常看到的那些山楂串，就叫冰糖葫芦！北京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真的这么宝贝好吃吗？

“可惜不能邮寄；不然的话，寄些给唐彭吃！”石华说。

说王府井大街是最繁华的街道之一，也许是就北京来说而已；如果跟香港及台北相比的话，那就有一段相当的距离了。北京一般上的商店都不讲究装潢，更谈不上像样的布置，有些商店甚至灯光不够，门内满眼“晦气”，使人提不起参观的兴趣。有些小商店空旷旷的只有几个陈旧的玻璃柜，货品半新不旧，地上灰乎乎的，令人望而怯步。东安市场、北京工艺美术服务部及北京市百货大楼可以说是例外，热闹拥挤，再加上灯火辉煌，货物繁多，确实是值得参观。

第一天在王府井大街逛时，立刻就感觉到：他们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衣著入时，餐馆客满，商店货多，人们闲适；像这样的生活，不是很安宁舒适吗？

“中国的确在进步中，只是进步得太慢而已。”每次从王府井大街回来时，我总是这么样地想着。

“他们为什么要造反？没有这个必要！”有一天晚餐，我们和台北某大报的副总编辑在旅馆里聊天，他摊摊手说：“今年五月，我回山东老家。他们从前吃不饱穿不暖，甚至于冻死饿死，我是最清楚的。现在，尤其是十年改革以来，他们丰衣足食，生活安定，谁还想造反呢？惟一最痛恨的，是那一阵一阵的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他们真是恨死了！……”

八十年代的第二年，我和中华书局结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因缘；那一年，他们为我出版了一本小书《竹简帛书论文集》，印了八千多本。既然来到北京，而且天天逛王府井大街，那当然非进去探望不可；何况还有相熟的朋友，焉可三过其门而不入。

那一天早上十点钟，我们到过中国美术馆后，石华一路逛

街回旅馆，我却往中华书局去。这里上班时间是早八晚五，中间午休两小时；所以，我这个时候上中华书局，算是上对时间了。

书局就在大街右边靠近北口的一块地盘上，六层楼，是座庞然硕大的建筑物，入口处有两大招牌，“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黑底金字，庄严正大，不愧是历史悠久的老字招牌。许多高品质的学术著作，许多大部头的丛书，许多重要的参考书……都莫不出自这家赫赫大名的书局；想到这里，怎不令人肃然起敬呢？理了衣领，带着虔诚的心情，我跨进大门。

通报了门房后，我就往里走。

跨进底层，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叠宽敞的老式楼阶；心里想，看来这老建筑物准是没电梯了！晦暗，阴蔽，老旧，到处都是斑驳的霉块，和外貌太不相称了。一浪一浪欢乐的笑声，再加上一阵一阵奔跃的脚步声，把我吓得不敢举步上阶；怎么？书局里怎会有如此山崩地塌的喧闹声呢？难道我跑错了地方吗？

带着满肚的狐疑，我两级当一步地奔向二楼；哎呀呀，原来他们在楼梯口玩乒乓！七、八个年轻人，兴会淋漓地正在进行一场“乒乓双打赛”？好不热闹！看看通往内里的走廊，依旧黑暗和紊乱，不能多看。不敢逗留，立刻冲上三楼；怎么？又是一台乒乓赛，还是七、八个小伙子，兴高采烈地大打出手，根本没留意我这个外人。第十一届亚运结束快一个星期了，怎么还在打乒乓？现在不是上班时间吗？真奇怪。

冲上四楼，又是一台；心想，怪不得中国在亚运会里囊括这么多金牌，原来上班时间他们还勤加练习！

冲上五楼，却是一场女子羽球赛，两个在打，四、五个在摇旗呐喊！“亚运已过，他们大概准备参加奥运吧！”一到六楼，我就向友人打探军情。

“这里的人天天如此，也没人管，实际上也管不着！”

“怪不得你们身体那么好？”我惊叹一声。

“反正你做也好，不做也好，大家都一样吃大锅饭。”

不是说是个勤奋的民族吗？远的不说，台湾及香港黄皮肤、黑头发的芸芸众生不是日夜“搏命”？怎么会在上班时做健身运动呢？中国要改革开放，现在，走到瓶颈时，就非来个快刀斩乱麻不可了！走出中华书局，跑进王府井大街，望着古老的大道，心中不断呼喊着：难道已经苍老了吗？难道已经苍老了吗？

三、帝王之都——北京

抵达北京国际机场时，我就感到有点失望了；堂堂一个大国，国际机场原来是这么小的！计程车驰骋在机场路时，两边虽然种了高大的白杨树，青葱茂密，整齐地向地平线排列过去，树后尽是苍苍茫茫，有红叶，有青山，有白云，也有人家，一片萧疏残落的秋景，很有“关头雾露白蒙蒙，关下斜阳照树红”的北国风味；然而，这条四十五分钟车程的机场路，只不过来回两条车线，地面也铺得不平坦，路边及中央更没有栏杆，仿佛乡村间的漫长小路而已，怎不叫人失望呢！

“这些白杨树种得这么茂盛，将来要拓宽路面，岂不是很麻烦？”我东张西望，心里嘀咕着：“当初想得不周全呵！”

当天下午，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逛过了天坛公园，才慢慢感觉出北京的浩大。

座落在天安门南边的天坛，始建于明代永乐四年（1406），

历时十四年，到永乐十八年才建成。坛分内坛和外坛，呈回字形，北面坛墙为弧圆形，南面是方形，圆形象征天，方形象征地，即所谓“天圆地方”，占地四万亩，比故宫的面积还要大两倍，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县城的规模。光是建筑的时间和面积，就足以使我们感觉其硕大无比了。

有一天清晨，我们赶到颐和园，准备花六个小时把这个名闻天下的皇家花园玩一趟；没想我们完全盘算错误！颐和园是万寿山和昆明湖的总称，在北京的西北郊，水域占了四分之三，其中有殿、堂、楼、阁、廊、榭、亭、桥等等精美的建筑，从亭台楼阁的设计到花木的配置，从山间的曲径到形式多样的桥梁，从地形的运用到假山的堆造，布局得宜，浑然一体，真是应了一句古语“虽由人造，宛自天成”了！我们正庆幸拨了大半天的时间来此尽情游乐，然而，当我们穿过东宫门，往昆明湖一望时，吓得顿时手脚无措，“望湖兴叹”了——这么大的湖，这个占地四千三百五十多亩的古典园林，怎么是几个小时可以“玩完”呢！真不晓得那些观光客是怎么个“游”法了！

“这样大的一个花园”我决然地说：“非来住几天是玩不遍的！”

“冬天住几天，秋天住几天。”石华点头应着。

“颐和园哪里会大！”有一天，向一位北京朋友提起我们在颐和园“望湖兴叹”的事，他叫着说：“圆明园比她还大十八倍呢！”

“十八倍！”我望着天上的星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心里在想，那个可恶的国际机场，那条可恨的狭窄的机场路，真会误导观光客呀！

北京除了园林特大及宫殿特大之外，许多街道也非常宽大，而且笔直。站在马路这边了望，会使你感觉到望对面如隔江望

彼岸一样，遥不可及；使你感觉到望街心如望长江、望黄河一样，永远望不到下游。天安门前面那条长安街，五条车线在左，五条车线在右，再加上自行车道和行人道各两条，整条望不见底也望不见源头的大马路简直是一条无涯岸的大江。车行其间，就如一条一条急流而过的小鱼，令你觉得江宽不可渡了。

“出门时，在饭店门口包好计程车，不论去那里去多久，叫计程车等你们；回来时，一定要原车而归！”赴北京前，系里同事一再叮咛，“最好是参加旅行团，千万不要自己跑！”

我嘴中一直说“是，是”，心里却一直说“不是，不是”，如果天天跟旅行团，或者出入计程车，我怎么认识北京呢？

到北京第一个傍晚，我立刻买了一份“北京交通地图”，准备和石华俩人自己跑，自己玩。研讨会主办单位为我们安排了吃的、住的、玩的，连车子及导游都齐备，我们统统辞谢了。我们追公共汽车，挤无轨电车，等面包车（minibus），乘地铁，也迈步坐十一路车；可惜石华不会骑自行车，否则我们就自行车玩北京，那更写意了！

“站牌与站牌之间非常远！”第一次搭公共汽车的印象又是“北京太大了”；原本说是两个站可以抵步的地方，车子却走上两、三英里，一个站总在一英里以上，真是“大”得惊人。

有一天，我们从前门东大街乘 103 的电车到北海公园，车子跑了大约七、八英里，才不过四、五个站，收费人民币五分；大、小之差，真使我们惊讶有趣。

北京虽然非常大，两三天东闯西逛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整个北京城的马路以紫禁城为核心，向四周排列散射。

从东到西来说，紫禁城是整个北京的中轴，东西两边完全对称；中轴以东的是东长安街、前门东大街、地安门东大街等

等，中轴以西的就叫西长安街，前门西大街及地安门西大街等等。从南到北来说，紫禁城也是一条中轴，南北也完全对称，北边的是东四北大街、北池子大街、北长街、西四北大街等等，南边的叫东四南大街、南池子大街、南长街及西四南大街等等。只要见到街名上的方向字眼，就大略知道它的位置，“虽不中，弗远矣”。

除了紫禁城作为整个北京的核心之外，四周还散布着许多小核心；比如原本座落在东南边外城的崇文门，城门虽已撤除，不过，崇文门内大街、崇文门外大街、崇文门东大街及崇文门西大街散布四边，俨然以当年崇文门为小核心。东直门、复兴门、阜成门、西直门、安东门及永定门等几个故城门大致上也如此。

经过几天的“东闯西逛”，我们掌握了这些街道的走向和散列方式后，才惊叹地叫道：北京城这么大，完全是环绕着紫禁城呀！就如西周诸侯分封各地，依然众星垂拱地拥戴着周天子一样！谁说，北京不是一座帝王之都！

那个国际机场，那条狭窄的机场路，简直在和这座大莫与京的帝王之都开玩笑呀！

四、“车山车海”

“中国是世界是最多自行车的国家，而北京自行车之多，又排全中国第一！”小厚接我们时，在计程车里就对我们说了。

包括王府井大街在内，北京街道上到处都是“车山车海”——老百姓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脚踏车。除了无轨电

车、公共汽车及计程车（北京人叫出租汽车）来往奔驰之外，满街就是自行车了。自行车没有马达，铃声也很小，所以，尽管车多人多，北京街道上一般上来说都相当安静，和台北、香港比起来，相差得如霄壤。

“如果经济改革持续下去，十年后北京将是摩多车的天下，那时可就不安静了……”走在街头，我一直在想：“恐怕比台北、香港还要吵呢！”

“北京市政府不发牌照给摩多脚车……”一位北京朋友知道我的顾虑后，立刻向我解释：“很多人想买，但是不能骑，没牌照呀！”

“为什么不发牌照？省时间呀！”我孤疑地问道。

“横冲直撞，撞死人呀！太危险了……”

北京当局规定：自行车不可以带人，也不可载太多东西。东安门大街转角处就有块大牌示，白底红字地写着：“骑自行车做到：各行其道，严守信号；路口不越线，路段不乱穿；骑车不带人，载物不过重；行驶不猛拐，停车不乱放。”读起来像民谣，真有趣！是不是乱穿猛拐，是不是闯信号乱停放，我们倒不太注意；不过，他们的是不带人、不超载，服从规章。

第一天下午，我在王府井大街上就发现，百姓们骑的自行车都相当新。北京街头上到处都有自行车停放处，就设在路旁，以木栏杆为界，专人负责看管；我到了几个停放处巡视过，脚车都非常新，颇感意外。想起五、六十年代在台北念书时，街头上东奔西走的自行车不乏是中古、上古的超龄车，车身生锈，骑在路上戛戛作响，甚至于骑座摇摇欲坠，刹车不灵；至于大学校园内，那就更不必说了。北京百姓用的自行车竟新到这种地步，可见十年改革开放为他们带来富裕的生活了；改革开放必定获得民间的支持，看来是必定的。

“像这样新的自行车”我问小厚：“没人偷吗？”

“这有什么好偷呢？”小厚笑着说：“一部车才一百几十块，有什么好偷呢？”

想起当年台北念书的情形，即使生锈的中古车，也得配上两个锁头，我不禁红着脸，不知怎么接口了。

“这么多人骑自行车上下班……”有一天，我问小厚说：“有没有人调查统计过，平均每人要骑多少分钟去上班？”

“有人统计过，大约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我心里嘀咕着：“来回就两个小时，一百万人口一天就花了二百万小时，等于八万多天，等于二百三十年……。”

除了自行车之外，北京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公共汽车了（即巴士车）。公共汽车有两种，一种是无轨，一种是普通巴士。

所谓无轨公共汽车，其实就是电车，从预先架好在车顶上的电网吸取动力，川行某些街道；新加坡六十年代以前部份街道也利用这种设施，作为市区内的交通工具。北京无轨汽车川行的范围非常辽阔，部份郊区也看到这种电网，可谓无远弗届了。

无论电车或普通巴士，北京的公共汽车都分前后两节，前节长，后节略短；换句话说，除了一辆普通长度的巴士外，后面还拖着半厢巴士，大概北京人口拥挤，不得不如此。一部巴士这么长，按理来说，应该有两名车掌小姐，主理报站、售票等事务。然而，不知什么缘故，每部巴士只车掌小姐一名，而且就固定坐在前节车厢里，如果从后节车厢上车而车内又非常拥挤的话，那么，待会儿从后厢下车时你根本无须购票，实际上也买不到票——我亲眼看过一些市民确实如此，我自己也“只好如此”一次了。

如果你晚上搭巴士的话；甫一上车，你就伸手不见五指，满车厢漆黑一片，就只能依靠两边店铺的反照灯光，来辨认车内情形及座位等等了。原来北京巴士无论白天或晚上，车内一律不开灯。车掌小姐卖票时，也只在她的座位上“的”一声开了盏小灯，两、三分钟卖完票后又“的”一声关掉，然后，就通车黑暗，好像在隧道里摸黑行走一样。这时候，车外两边店铺灯火辉煌，你却坐在黑暗的车厢内，不断地朝车外张望，好像黑海里张望明亮的灯塔一样。我不相信这是节省能源的关系，也许这是他们的习惯；无论如何，对外客而言，是非常不习惯的。

在北京乘搭公共汽车，使我想起台北，这两个地区，尽管分隔了四十多年，相同的地方毕竟还是很多。

一九六〇年抵达台北时，发现公共汽车每站都有“站牌”的设置，感到非常惊讶。新、马当然也有巴士站，但是，从来就没有站牌；市民搭惯了，知道那一路巴士川行什么街道，所以，没有站牌似乎已“习惯成自然”了。然而，当你到另一条陌生的路搭车时，或者当一名外客想乘巴士时，他根本“无从着手”；谁知道川行这条街道的巴士从何而来？开往何处？又经过那里？台北的巴士每站必有牌，每牌将公车全线的站名详列其上，第一、最后一班及间隔时间，全都列得清清楚楚，乘客自览，不愁乘错车，也不必路边问人，非常方便。北京的巴士也如此，每站必有牌，每牌必详列站名、班次等，对外客而言，实在方便。我们在北京畅玩了几天，所以能在巴士中“左右逢源”，完全是拜站牌之赐了。

台北公车原则上每站必停，到站前车掌小姐必须向乘客报告抵站的站名，对乘客而言，真是太方便了。北京公车亦复如此，站站必停，车开报站，从无例外。

北京也有地铁的设备，不过，只环绕大北京一圈，似乎无法承担重要的交通任务。

五、山歌声中访梅县

梅县位于广东省东北部，西北临江西，东北邻福建，南边与潮州犬牙相接壤，素来有“文化之乡”、“华侨之乡”及“足球之乡”的三大美誉。一九八五年四月，这个地区创设了一所大学——嘉应大学，把这山区的文化教育推前一大步；而我们香港大专院校的八名学术人员，应着这所大学的邀请，于五月六日乘机专程前往访问。

客家人并非南方人，根据历史的记载，其先民分别于西晋末、唐末及北宋末三个时期，由中原的黄河流域向南迁徙，因为南来得太晚，河域及肥沃的地区已被占领，所以，只好落籍在山区里。客家人聚居的蕉岭、五华、大埔、兴宁及梅县，无一处不是高山峻岭，绵亘不绝，当飞机往广东东北爬升时，我似乎感觉到飞机不是在天空腾飞，而是在爬山，爬过一座又一座的山——你看，地面上那稀有的平地和水田，无不屈缩在山坳的腰臂内，无不压挤在山脚的鞋底下，让人觉得这是狝猴之乡，不是什么人类聚居之所了。

抵步那天晚上的“欢迎文艺晚会”，立刻使我们感受到那股浓郁郁的文化气息——客家山歌对唱。品味客家山歌，确是一种美的享受。它既有南方各地民歌舒缓缠绵、含蓄婉转的阴柔之美，又有北方民歌豪放泼辣、刚健清新的阳刚之气，客家人由中原南迁时，受魏晋民歌、唐诗律绝及竹枝词等的影响，所

以，情歌在结构上多是七言四句，逢一、二及四句句末压韵，与七绝及竹枝词相似，客家人多居山区，受瑶族情歌的影响，使客家情歌情调婉转，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南方山区的色彩。

(男) 新做大屋四四方，做了上堂做下堂。

做了三间又两套，问妹爱郎唔爱郎？

(女) 哥哥生得红啾啾，像你容颜少得有。

可惜妹子年纪小，未曾说出又怕羞。

(男) 日头一出红啾啾，白鹤下田嘴胡鳅。

胡鳅寻食唔怕死，妹爱连郎莫怕羞。

(女) 一对鸳鸯树上企，成双成对正当时；

妹肯来学鸟雀样，愿作鸳鸯比翼飞。

少女从羞涩转向豪迈热情，正是客家少女的写照！明末冯梦龙在他的《序山歌》中说：“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真是至理名言呀。那天晚上，就在嘉应大学的大礼堂内，就在热情奔放的阵阵山歌中，我们掀开了五天的学术交流访问。

这一地区除了到处可以听到余音绕梁的山歌，流露出文化的气息之外，教育也非常普及。学校数量之多及升学率之高，为广东省之冠。这是梅州市市政府所提供的一份资料（1990年度）：

一、小学儿童入学率：98.59%

总数：521, 507 人

已入学数：514, 156 人

二、小学毕业生升学率 81.95%

毕业生数：67, 258 人

已升学人数：55, 120 人

三、初中毕业生升学率：43.44%

毕业生数：37, 687 人

已升学人数：16, 372 人

四、高中毕业生升学率：33.06%

毕业生数：8, 497 人

已升学人数：2, 809 人

由于小学儿童入学率非常高，所以，这一地区基本上都没有文盲，所有人口都维持在小学以上的文化水平。高中毕业生百份之六十以上都考进重点大学，成为学术界的佼佼者。因此，“文化之乡”的确不是虚誉。

“梅县是个山区，所以，穷——”出发之前，梅县乡贤刘绵庆老先生在一个宴会上对我们说：“正因为穷，所以，拼命迫子女们读书，男的读书，女的也要读书！只有读书，才有前途，才有希望……。”

实际上，正因为这一山区穷，所以才赢得“文化之乡”的美誉，也才赢得“华侨之乡”的另一美誉。

跟华族其他方言群一样，客家人很早就到世界各地谋求发展。根据统计，客家人在海外共有五百多万人；以印尼最多（450, 000 人），新马次之（1950 年统计，有 400, 000 人），泰国又次之（1950 年统计，有 300, 000 人）。值得注意的是，东帝汶客家人约三千五百人，大溪地七千人，毛里求斯二万五千人，牙买加二万余人；人数虽然不多，却分别占当地华人百份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当地华人社会的主要构成份子。

“客家人盛行着童养媳，自小在婆家打杂做苦工……。”刘老先生是我们的领队，第一天中午就在他梅州市的大院宅里享受标准的客家菜，席间，他感慨万千地说：“等到男的长大了，两个人就结婚成亲。成亲后，男的就出海谋生，把家里丢给女人去养。这一出海，少则十几二十年，长则四五十年！女人在家里，要孝敬婆婆，要养育孩子，要下田耕种，全由她一人承

担！我们客家人叫做‘守活寡’！真是可怜呀！但是，穷，穷；有什么办法呢！……”

“为什么叫做‘足球之乡’呢？道理非常简单……”刘老先生一面喝茶，一面说：“学校穷，家里穷，全买不起运动器材，也买不起树胶鞋，怎么办呢？山区里盛产柚子，大家踢柚子作运动好了！于是，从小学生开始，光着脚踢柚子，将柚子当足球来踢！所以，这里所有中小学没有篮球场，没有羽球场，但是，就有足球场！等到这些学生到外地参加足球队，穿起鞋踢足球；想想看，有那一个不威风八面的！所以，梅县的足球队不但名闻全中国，也名闻海外！……”

所谓“穷则变，变则通”，对客家山区而言，的确是切贴的赞语了。客家人三大美誉，有那一项不是和“穷”结上关系？然而，客家人不被“穷”所困，他们动脑筋用劳力，“转变”环境，终于到达“通”的境地；所谓三大美誉，无一不是变通后得来的！想到这里，我望着大学招待所的窗外，想起那首客家山歌：

十八娇娇三岁郎，夜夜睡目抱上床；

睡到半夜思想起，不知是子还是郎。

阿哥出门去南洋，唐山隔番路途长；

鸳鸯枕上么对对，壁上灯草挂心肠。

在通变的过程中，他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呵！

六、穷山区里的嘉应大学

当你在梅州市逛了一圈后，你会发现，这座朴素无华的山城没有计程车，也没有市内公共汽车，然而，在她的东北方却

有一座大学；当你在梅州市住上两天之后，你会发现，这座以农业为经济命脉的山城拥有的书店不过两间，茶楼不过四间，旅馆不过五间，然而，她却拥有一所高等学术机构的大学。一九二四年，这里也办过一所“嘉应大学”，然而，两年后她就停办了；如今，这个地区的老百姓又集合海内外客家人的力量，把“嘉应大学”复办过来，而且已经“轰轰烈烈”地搞了六年，越搞越热，越搞越起劲！

六年前，当嘉应大学诞生在梅子岗头的时候，人们曾以不同的心情和眼光注视着她。赞之者谓为“粤东山区的一颗明珠”，而忧之者谓为“穷山区的沉重包袱”。然而，这次的复办是集合地方政府、海外客家富豪及学术界的三股力量，共同来完成客家人的夙愿，让这个山区的子弟们分享高等教育的洗礼，也让这个山区的文化教育往前再进一步，更让高等教育及学术科技为山区服务，使山区摆脱“穷”及“困”的局面。只要各界人士心中坚持这个信念和意志，谁说客家大学不会成功呢？

客家山区包括了梅县、蕉岭、大埔、丰顺、五华、兴宁及平远等七个县，而行政总枢纽的梅州市就设在梅县的梅江畔上。这七个县僻居广东的东北，四周都是高山峻岭，交通非常不便，土壤也不肥沃，素来虽有“文化之乡”、“华侨之乡”及“足球之乡”三大美誉，但是，它们背后都暗藏着无限的生活坎坷，流淌着多少生活的血泪。

为着让子孙摆脱这种困境和穷情，海外的客家人打从心坎里就欢呼地支持着这座深具特色的大学；你看这份捐赠芳名录：

- ①旅港曾宪梓、黄丽群伉俪捐建“宪梓教学大楼”、“丽群阁”、“荣发阁”、“金利来阶梯教室”及“丽群图书馆”；
- ②旅美熊德龙捐建“德龙会堂”；
- ③旅加田家炳捐建“田家炳科学馆”及“家炳园”；

- ④旅港刘宇新、陈庭芳伉俪捐建“宇新楼”及“庭芳楼”；
- ⑤旅外萧畹香捐建“畹香学宫”；
- ⑥旅美何郑珍妮捐建“亮湖楼”；
- ⑦旅外潘氏宗亲会捐建“友声楼”；
- ⑧旅泰黄沐兴捐建“沐兴楼”；
- ⑨旅外侯英龙、钟兰香、杨森文捐建“周溪书苑”。

这些海外客家人，都是嘉应大学的热心支持者；谁说嘉应大学不会成功呢？

“萧畹香先生捐了一座学宫呢！”在汇报室里，我惊讶地叫了一声。

“怎么，你认识他吗？”坐在身边的副校长叶联华教授问着。

“老先生是我的同乡，我们都是新山人！他对公益和教育都很热心，很令人佩服！我见过他几次，年纪应该很大了！”

“八十几岁；这位老先生，非常了不起……。”

为了在大埔祖籍里兴建一间中学，老先生从大路边铺了一条几十公里的柏油路。进光中学校舍最堂皇，设备最完善，教师待遇最好，学生成绩也非常理想……。从叶校长叙述之中，再凑合上我过去所听到的，立刻使我想起陈嘉庚和厦门大学，陈六使和南洋大学，以及今天的李嘉诚和汕头大学……；这些巨贾，以个人平生的积蓄负起百年树人的大计，和历史上立功立德者恐怕没有什么伯仲之别，宜乎名垂青史，永为后世所赞颂了。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英语、中文及政史等八个专业；非师范类的专业则有经济管理、普通会计、外汇会计、电子技术应用、电子计算机应用、工业与民用建筑、普通英语、农村金融及果蔬等九项。学生接近四千名，讲师教授约一百五十名。

在参观图书馆的时候，最使我们大吃一惊的，是这里所订阅的报纸和期刊了！放眼望过去，整个大堂一面的墙壁上都挂满报纸，另一面的墙壁上都摆满着期刊，种类之多，作为一所山区的大学，确实很难得。

“我们订阅了一百五十几份报纸，一千零八十几种期刊！”进口服务台小姐如是说。

我走到期刊部分大略浏览一下，有哲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数学、理化、生物、医学、天文、工业技术、建筑等，林林总总，真是满目琳琅了。

为了了解嘉应大学在学术上所扮演的角色，也为了规划她在地方上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前年十一月底，召开了一个“嘉应大学发展战略研讨会”，一共发表了七十五篇论文；其中，钟枢文《嘉应大学现状与今后的发展方向》有几段话非常有意义：

“地方职业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为地方建设服务，这是衡量地方职业大学办得如何的根本标志。……我们现在认识到，‘为地方服务’，这‘地方’有二层含义：一是为梅州市管辖的七县一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二是在为本市服务的基础上，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向外幅射，支援邻近地区的人才培养。概括来说，就是‘立足梅州，幅射周围’。用这八个字来表达我校的服务方向和覆盖面，我们认为是合适的。”

以现阶段而言，嘉应大学确实应该朝这方向发展。

前年十二月，梅州市召开了世界客属联谊会。明年下半年，世界客属总会将在香港主催联谊会；香港中文大学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受他们之托，将与中国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客家文化研讨会”国际会议。对客家人来说，这些，都是好消息。

以客家人在海外的力量，嘉应大学一定会成功的；我如此地相信；五天的学术交流和访问，更加强了我的信心。

七、梅县闻见记

抵达梅州市那天的中午，我什么也没发现，偏偏就发现耳朵似乎缺少了一件什么东西。想了很久，啊，对了，缺少嘈音！在新加坡，在吉隆坡，在新山，在香港，耳朵成天轰隆作响，全是古灵精怪的声音；然而，到了梅州市，却遇到一个彻底岑静无音的世界，这怎不诧异呢？市里除了单车及偶尔路过的长途巴士之外，没有计程车，没有公共汽车，没有各种制造嘈音的“机器怪物”，真是不习惯。

“这真是奇怪！静得跟三更半夜一样。”同行的黄枝连兄同意我的看法，站在刘锦庆先生“七贤居”的门口，说：“大都市来的人，真是不太习惯。”

“不习惯”一直延续到晚上，住在嘉大招待所，熄掉电视机后，简直是一个真空的太空世界；心想，这怎么睡得着呢！对，突然我有所领悟了，开冷气机！

“走，去看看梅州市的夜生活”第二天晚上，我立刻向招待所的小姐借了一辆单车，在嘉应大学讲师罗海鸥的陪同下，向梅州市中心飞驰而去。

我们在市中心兜了一个大圈，晚上六、七点的梅州市不但非常宁静，而且也披上了一层乡村的面纱，朴素纯洁，令人向往。街上行人稀少，偶而可以见到一对对的情侣，蹀躞街头。店铺依旧亮着灯光做生意，红的、白的灯火泄向街心，和两边幽

暗的路灯形成强烈的对比。梅州市的单车不需要车灯，所以，街上穿梭来往的单车似乎都眯着眼皮，在慢车道上摸黑奔驰。穿过几条大街后，我们来到一家百货公司；里面灯火辉煌，装潢华丽，货种繁多，和香港没两样。

“我们进去瞧一瞧。”罗海鸥叫着。

“那单车怎办？”我迟疑地问着，总不能把它抬进去吧？

“歇在这里就行了。”他指着店门口说：“随便锁一下就行了。”

“没人偷吗？”我心里嘀咕着。

有谁要偷单车？梅州市的单车都很新，和中国其他各城市所见到的都一样，然而，却没有偷窃。那天晚上，我顺道兜到罗海鸥的家里去，楼下就排着大批单车，单锁，隔夜，无看守；就是没偷窃。摆好单车，走向楼阶时，我还时时问着“真没人偷吗”，真是一百个不放心。五、六十年代固然如此，现在还是如此？是警察抓得严？还是国民道德高？我想不出来道理来。

逛过了百货公司及半个梅州市，我又夜访罗海鸥的公寓，已经八点多了。中国过去所有的房屋都是公家的，老百姓每个月只要付一丁点的租金，就可以住进一间配给的房子；那怕房子有多大，租金还是那么一丁点儿。至于水电费，那根本就更微不足道了。似此“福利式”的房租，对老百姓而言，简直是“皇恩浩荡”了！所以，他们根本不要买房子，然而，政府却背着一个大包袱——无抵偿地盖房子，而且包袱越来越大，越背越重！以老百姓每月所缴的那一丁点租金，所有房子从盖好到倒塌，永远都收不回建筑成本，更不要说利息了！所以，房子永远追不上人口的膨胀；所以，有人口口声声说：“中国在世界上最大的贡献是，养活了十一亿人口。”所以，我们看到绝大部分房屋缺乏维修……。总而言之，以“福利”的方式来处理民

生问题，实在值得深思。

“你这房子是公家的？还是自己买的？”一踏入三楼公寓，我立刻一面浏览，一面好奇地问。

“买的，买的。”他微笑地说：“中国现在已鼓励老百姓买房子了。”

“你们薪水那么少，买得起吗？”

这栋房子他自己出五千元，占总价百分之四十，另外百分之六十由嘉应大学支付，条件是永远不准转卖；换句话说，这三房一厅的公寓市价不过一万二千五百元，约等于马币六千余元，真是好便宜呀！我立刻从沙发里站起来，把房子重新仔细参观一下，一千五百多平方尺，三房一厅，有厨房、有阳台，还有储藏室，设计、款式及材料都不错，为什么那么便宜？

“外人可以买吗？”很多人都应该有此兴趣，可惜罗海鸥答不出。

在梅县那五天，除了与嘉大作学术交流之外，当局也安排我们到邻近的乡镇去参观，包括农村、工厂及名胜古迹等。我们参观了几个农村，包括石扇、雁洋及白渡，冷气车不停在稻田、果园、菜圃之间的小石路上慢驰，我的感触非常多；唉，中国人口这么多，单是“吃”的问题，就不容易解决！梅县是个山区，土质贫瘠，交通困难，然而，今天“吃”的问题不但已经解决了，而且也几乎到了“温饱”的局面，实在已难能可贵了。

“土地是国家的”在石扇时，接待我们的市委书记说：“农户向国家包租土地，签十年合约。国家提供种苗及知识，农户提供劳力……”。

石扇以种植沙田柚闻名，主要农作物也以沙田柚占大多数，市委书记向我们简报时，侃侃而谈：“沙田柚原产地在江西，七

十年代移植到我们梅县来，今天，我们梅县的沙田柚比江西产得更多，更好吃，更有名。一株沙田柚，一般上必须五年才产果，快的话也得三、四年；在这个阶段里，农户必须在柚园里夹种各种蔬菜、短期水果来维持生活，等到收成后，他们个个都是万元户了！”

“既然农户已经富有了，为什么乡下的学校还是那么破烂呢？”团员们毕竟是香港人，嘴巴真多。

我们沿途经过几间小学，除了雁洋学校有侨资协助、外貌堂皇之外，其他几间都陈旧古老，很有饱经风霜、不胜其蓬头垢面的样子。如果你到日本的乡下，你会发现最整洁堂皇的房子是学校；在中国大陆，最破烂陈旧的是学校。在梅县乡下奔驰了两天，发现这说法有其正确性。

“国家穷嘛！先把经济搞好，然后才有办法。”其实，这都是藉口，不可原谅的托词。

写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嘉应大学作学术交流的一幕。赖副校长及其他几位教授问了我几次：“你们哪里，在管理学生上是不是有困难？”

我一直搞不清楚他们的问题——学生进大学，他们自发自爱地修学分，随班上课及参加考试，学分累积够了就毕业，怎么会有“管理”的问题呢？马大、台大及中大的学生，莫不如此；难道嘉大的学生另有不同吗？我实在无法明白。

原来中国大陆这十几年来，大伙儿往“钱”看齐，举国上下皆如此，知识成为无用的“东西”了。“不幸”考进大学的，皆无心向学；被分配进入师范大学的，更是“最大的不幸”！因此，养成“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的心态，一切都采取“应付”的手法——不读书，不用功，不要及格，不想毕业；结果，当然产生“管理上”的种种问题，令教师们“头痛得很”了。

中学的情形可能比较好。我们访问了东山中学——那是梅州市最著名的中学，学生近三千，历史近八十年大型中学，发现学生成绩斐然，平日不但用功读书，考进全国重点大学的人数也相当多；至于分布在各省市各单位的校友，有大学教授、工程师、厂长、医生等专业人士，政坛上著名人物叶剑英就是这里的学生。

“我们这间学校……”在招待室时，朱校长宏亮的声音如数家珍地向我们作简报：“主要得力于三方面的支持，国家领导、梅州市政府以及海外校友侨界……”我经常在想，一间中学是否办得出色，见了校长，就可以大略地摸出个底了。东山中学如此著名，各方面的支持固然重要，历届校长的精明能干也有很大的关系。

早在马大的时候，就听人说过，叶剑英是梅县人，而且还是怡保人。嘉应大学有一天安排我们去参观“叶剑英元帅纪念馆”，我就带着好奇的心情参加了。

车行一个多小时，出雁洋镇，循梅江而上，再走几分钟，转进一个小镇，眼前就亮出一座两层楼的新房子——那就是叶剑英元帅纪念馆了。

馆分五、六室，把叶帅一生的事迹分成几个阶段，用图片及文字顺序陈列；最后一室是叶帅生前的衣物用品。在参观的过程中，突然看到一张非常熟悉亲切的街景——两层楼、楼上外墙还写上广告，写着几个马来字；我企立良久，留连不走地看了数分钟，原来是怡保某巷弄的街景，叶帅年轻投靠他伯父，曾在这里住了一年半。

纪念馆外面坐着叶帅的全身铜像，弯着背，拿着阔草帽，眼视前方，比真人大一倍。可惜塑得不太理想，无法表达出一位元帅的英气。

比较引人兴趣的，是纪念馆侧边的“叶帅故居”。

梅县的旧房子一般上都相当大，以刘锦庆先生的“七贤居”而言，大约超过二万五千平方英尺，其他四周的房子也都如此。梅县传统的旧居和北方的四合院有很大的不同，北方的四合院是方形的，但是，梅县的却是半圆形的——前方后圆。前面方形的是住宅及庭院，后面圆形的是厨房和晒场。如果这家人有六兄弟，那么，就有六个厨房以半圆形的方式排列着，而半圆形建筑的顶上就有六处升高的瓦盖，以便排除炊烟。所以，如果登高一望，只要看看圆形建筑上有几处升高的瓦盖，就可以肯定这个大家庭里有几户人家了。

叶帅的故居不是四合院，而是长方形小院居——中间是个长形院子，院中有口井，也种些花果，两边是两层旧式的楼房，前方是大门。以此来推测的话，他的家庭成员应该不会很大。虽然如此，五、六十年前在这穷乡里有这样的房子，也该是挺不错的了。

“在近代史上，梅县出了两个伟人，一文一武；文的是黄遵宪，武的是叶帅了。”临走时，我这么想。

八、到潮州寻陶瓷

潮州人爱品茶，杯小茶香，绝不作牛饮；潮州人善烹菜，清雅中见菜香，淡素里尝真味，绝不作色浓味重的杂肴；潮州人的语言音调非常柔软清脆，如燕语莺声，一点也无井市小民的粗糙腔；因此，说潮州文化以淡素清雅见称，在广东文化里独树一帜，实在一点也不夸张。两个月前访问梅州市的时候，偶

而在一家陶瓷店里匆匆一瞥，发现潮州的瓷器竟也淡素清雅，和潮州文化完全“表里一致”，不胜惊讶欣喜。我非在近期内到潮州去不可，离开梅州市区，心中就一直这么盘算着。

广东有三个著名的陶瓷生产地，一个是佛山的石湾，一个是梅州的大埔，一个是潮州的枫溪；其中，尤以石湾及枫溪最为著名。枫溪的瓷器洁白莹透、秀美雅细，和其他地区的有很显著的差异。抵达潮州的当天，在潮州宾馆办妥住宿手续后，立刻往街场奔驰而去；心里在想，如果能以最优美的线条，利用枫溪土质的洁白莹细，烧出传统的美女塑像，那一定非常“捧”了！烧楚辞里的山鬼，烧文姬，烧卓文君，烧洛神，烧出浴的杨贵妃，甚至于烧红楼梦十二金钗……那一定成为极品了。

潮州市有个著名的西湖，湖成带形，中间拱形石桥一座，名虹桥，恰如其形；一边是西湖公园，一边是街市，岸边植满柳树，映托满湖的碧水，令人遐思。我在西湖蹀躞了两趟，一次是抵步当天下午，一次是隔天清晨，发现西湖最挠人情思、最多情妩媚的时间，应该是春水高涨的清晨。像潮州少女般柔情的柳条，在春风轻拂下临湖款款仍飘逸，高涨的湖水漾起柔细的水波，携着飘展的柳条，和水面上的倒影相互追逐嬉戏。

“来到潮州，要去那儿寻找梦寐中的瓷艺术品呢？”望着满湖的碧水，我喃喃地说着。

西湖在清代已是风景区之一，原是韩江支流，曾作护城濠沟。唐朝时，在湖北筑北堤，将湖与韩江隔开，乃形成长带形的大湖。湖面缩小后，就成今天宽百余公尺、窄四十余公尺的淡水湖了。据《西湖山志》说，潮州西湖“始于唐，著于宋，盛于明，芜于清”，可见此湖历史之悠久了。抗战时期，曾遭日军严重破坏；四十九年后，湖中营建亭榭，并且广植花木，疏浚湖区，西湖才重焕风采；以她明媚高雅的山光水色吸引成千上

万的游人。

兜过了西湖，原想向金山摩崖石刻及金山中学参观去，因为石华曾在这里度过她的童年，没想一走上环城北路，我不禁高声欢呼起来：“潮州的陶瓷店，原来全集中在这一带呢！”马路两边，排开了十几间陶瓷工艺品店，真是壮观。

除了西湖之外，潮州另一声名远播的风景线是湘子桥，也叫湘桥，原名叫广济桥。湘子，即“八仙过海”中的韩湘子，后人附会为韩愈的侄儿，传说曾施法力修建此大桥，故称湘子桥。桥座落潮州城东，横跨韩江，全长五百公尺，桥分东西两段；西段桥墩始建于南宋初年，历时五十七年建成九墩。东段桥墩始建于宋绍熙元年，经十六年完工，也是九墩。中流惊湍很深，无法为墩，只好用小舟摆渡。明代宣德年间，桥墩被洪水冲坏，由潮州知府王源倡议重修，并增建五个桥墩。至此，正西十墩，东面十三墩，共二十三墩。明正修元年，潮州知府谭伦又增建一墩，总共二十四墩，并在两段中间用十八只梭形木船连成浮桥。清雍正二年潮州知府张自谦，在桥两端督铸了两只铁牛。道光二十二年，受洪水冲击，一只铁牛堕落江中。世世代代流传的潮州民谣：

“潮州湘桥好风流，

十八梭船廿四州，

廿四楼台廿四样，

二双铁牛一只溜。”

逼真地给我们再现了昔日湘子桥亭台楼阁、雕龙画栋千姿百态的风貌。

那天下午，撑着阳伞，穿过开元路，访过开元寺，来到广济门城楼，朝东一望；呵，湘子桥什么时候变成现代化的钢铁大桥啦？昔日的二十四桥墩去了哪里？结构多变的二十四楼台

又去了哪里？站在桥头上，望着大铁桥，我不禁嘀咕着。原来湘子桥经过八百余载的战火水灾，已残破不堪，一九五八及七七年，当地政府先后拨款重修，把浮桥建成现在的大铁桥，并且加固桥墩，扩建桥面，增建人行道。而那只仿铸的铁牛，则依然竖立在桥边，朝朝夕夕望着滚滚韩江的流水。

潮州市的街道一般上都相当狭窄，尤其是靠近湘子桥一带的三条“平”字路——西平路、太平路、东平路以及和它们交叉的十几条横街；包围着这三条“平”字路的环城东路、西路、南路及北路就比较宽坦一些，看来这一圈环城路是潮州旧城外的交通要道，所以迂回地包围着这些井字形的“平”字狭道。至于环城路以外的马路，格局就比较宽大，气势也比较雄伟，尤其是西荣及西河两条马路。我所寄宿的潮州宾馆，恰好座落在两路的交汇点，北对车站，右临环城路，从西河路伸手出去，就可以囊括城内外一切山水风光，方便得很。

花了两天的时间，我一路观光，一路探访合意的枫溪瓷塑。环城北路那十几间，摆的尽是观音、花瓶、弥勒、释迦、八仙、关公、财神……；即使几尊洁白透莹的潮州少女，也不能合我心意。开元寺左侧也有几间，却是小卖生意，样品不多。就在焦虑的时候，无意间穿过西平路，正想走进西马门路时，在一间店铺里发现了四尊修长的潮州美女瓷塑，造型高雅，线条优美，通身莹洁细透，好一幅“四美图”呀！

“这是最后一组，别的地方也很难买得到。”店东是个年轻人，用潮州话说。

购得“四美”后，我又想起潮州另一种著名的手工艺品——抽纱。

“西湖虹桥边有一间抽纱专店，各式各样的样品都有！”在

游览葫芦山摩崖石刻时，他们就向我指点了。

立刻，我又直奔西湖去。

九、汕头大学观感

在还没启程赴潮汕旅游之前，有关当局就为我安排了参观汕头大学的节目。

那天清晨六时许，离开潮州宾馆，拦了一部“面包车”，在晨曦刚出、白露尚浓的时刻，赶路南下汕头市。汕头距离潮州只有三十六公里。公路也铺设得蛮不错，所以，“面包车”虽然半路多次载客，约莫一个小时的光景，我已抵达汕头的汽车总站了。

当局在侨联大厦为我订了一个房间，距离总站并不太远。那是一所招待海外华人的大房子，有新、旧两幢十几层的楼房，还有一座大型的双层餐厅以及两座免税购物中心，设备周密完善，是个最理想的宿舍了。看看手表，才不过七点半，早得很呢！在附近小店里吃了两碗潮州稀饭后，就叫了一部三轮车，慢慢地往汕樟公路上的侨联大厦奔去。

汕头是个工商业的城市，有机场、有码头，交通非常发达，除了风景线之外，似乎找不到什么历史古迹。因此，我在这里只打算随便浏览，不计划作历史文物的“寻根”。坐在三轮车上，晨风习习，凉意袭人。汕头虽然刚刚睡醒，不过，跟中国其他城市一样，路上骑单车的人非常多，一群一群地，一队一队的，赶着去上班。这里夏天上班时上午是七点半至十二点，下午从三点至六点半，中间三个小时是“午休”。因此，清晨六点多

钟，路上行人已是熙熙攘攘了。

吃过午饭，当局安排的冷气面包车就驶抵大厦的楼下，秘书长王先生及科长陈先生引导着我，开始了汕头的访问了。

汕头的房子盖得不错，马路也规划得很宽，立体式的平交道几乎到处都是，不愧是座工商业的城市。车子一路奔驰，我一路东张西望，心中也一路在想。

“改革开放以后……”秘书长似乎猜中我的心意，立刻解释道：“十年之间，汕头的面积增加了四倍半！”

四倍半的确不是个儿戏的数字，如果能长此发展下去，中国何愁“制造”不出“多几个香港”？无可否认的，中国用他们那一套制度和政策，的确迅速地解决了全国老百姓的衣食问题，然而，如果大伙儿永远只停留在衣食而已，国家又怎能强盛呢？五十年代“上海”牌的国产汽车，固然可以为国家争回许多面子，甚至于向他国到访者炫耀，但是，九十年代如果还只能生产“上海”牌汽车，恐怕事情就很不妙了！“大家有饭吃有衣穿”，并不是说大家都停止于“吃饭穿衣”，而是应该以此为底线继续往前发展。汕头十年内面积发展了四倍半，“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谁说十年改革开放不应该坚持下去？

“从这里开始”，面包车朝龙湖宾馆的方向驰去时，陈科长说：“这就是汕头的特区了。”

马路宽敞，视野辽阔，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连地下电线都铺设好了，”王秘书长说：“资本一进来，立刻就可以开厂了。”

马路两边都是平原，工厂为什么不盖起来？资金为什么还不流进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不敢问。

“这一块是台湾特区，专门保留给台湾资金的。”陈科长说。

两边[]的平原，偶而有一两户养鸭人家，非常不协调，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汕头大学营建在郊区桑浦山下，在前往庵埠的道路上，距离市区只有六公里，创办于一九八一年，设有文、理、工、医和美术学科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全校有十三个学系，十九个研究室（中心），十五个本科专业和九个专科专业，在校学生三千五百余人，专任教员五百七十八人，其中正副教授有二百六十八人，是潮汕区唯一的一所大学。

“五年后，当树木长大时，将是一所很美丽的大学！”车子在校园奔驰时，我不禁赞赏了一句。

“这所大学的校园，全是香港艺术家和园林家设计的。”王先生接腔说：“所以，校园既符合教育区的标准，也符合风景区的要求。”

“李嘉诚先生真是了不起！”我应了一声。

在香港的时候，早已听说李先生为这所大学捐献了港币五亿七千多万元，也听说汕大的一切设备，包括医学院及理工学院，完全是世界第一流的。摊开《学校概况》手册，几行特别醒目的字说：“全校设有电脑中心、计算中心、管理信息中心和七十多个实验室，引进一批先进仪器设备。计算中心配有ELXSI-6400和MICRO VAX-Ⅱ计算机各一台并带七十四台终端。”这些科学设备虽然都看不懂，不过，《概况》既然如此侃侃介绍，想来一定非常先进了。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汕大的大礼堂了。豪华大方、结实坚固，恐怕所费不貲。

“这里头所用的材料，全是世界上最好的……”秘书长见我在沉思，抢先解说一番：“玻璃是日本进口的，大理石全是意大利的，木材全是韩国的，座位全是美国的……；总而言之，所有

的东西都是世界各国第一流的产品！”

“根据统计”，陈科长也说：“每个座位投注人民币一万元。这还是好多年前的事，人民币还没贬值的时候呢！”

这几次旅游大陆，住了好几间新的大旅店，设备当然是第一流，然而，有第一流的保养吗？有第一流的维修吗？在旅店走廊地毯上，你可以看见一疤一疤的脏痕，你可以看见一条一条的裂缝，这些，是游客搞的吗？在设备第一流的客房里，你会发现一些非常不配称的事情，洗澡的花洒不灵光了，门柄摇摇欲坠了，窗帘布脏得令人窒息了，热水壶的盖不见了……；这些，也是游客搞的吗？唉，第一流的建筑和设备，也得有第一流的保养和维修，才算得上第一流呀！

“十年后我再来参观，看看你们怎么说！”离开汕头大学，我心里这么说着。

十、唐山呵唐山

自小就听闻长辈们提起“唐山”，除了谈说那儿许许多多熟悉的亲友之外，就是叙述那儿淳朴厚实的风土人情，语气中总是带着几分欣羨欢爱的神色，仿佛唐山是人间的乐土。偶尔有些长辈回唐山，总是三几个月才回来，他们除了带回唐山亲友的各种讯息，使长辈们谈上几个月之外，也经常带些好吃好玩的物品回来，令我们这些孩子高兴几个星期。因此，小时候对唐山的印象是美丽有趣的，虽然它似乎遥远得如在梦境里，平板、阒寂及毫无生命。

长大后，从报章上，从期刊里，逐渐了解唐山的情形，慢

慢掌握一些唐山的资料，才知道那美丽有趣的图像比梦境还要遥远，于是，心里头的冷水霍琅霍琅地漫上来，结成一块一块的硬疤了。六十年代的种种运动，七十年代的种种革命，我掌握更多资料，了解更加透彻，才知道现实归现实，梦境归梦境。

从汕头乘面包车向唐山驰奔而去的时候，我带着的是一颗既好奇又爱悯的心。汕头到揭阳的高速公路的确符合国际水准，来回各双线，笔直平坦，真使人兴奋、好奇。在亲友簇拥之下，面包车跑了一个小时，从炮台前转入小道，马路立刻狭窄颠簸，使我有措手不及的感觉；“这是现实里的唐山呵，不必想得太多”，心里头早已准备好的思绪，立刻涌现脑际。

唐山只是个小村落，约莫五、六百户人家，人口不及二千，就在登岗镇的边沿上。像这么样的小村落，当然不会有良好的公路啦；所以，从炮台转入小道后，我就准备接受“到处都是窟窿的红泥小石路”的事实了。果然，情形完全大变——马路要说多窄就有多窄，窟窿要说多密就有多密——我似乎像西部牛仔骑着一匹发了疯的野马，又像西班牙斗士骑着一只大发兽性的公牛，摇得我笑出泪珠，震得我通身发痒；要不是双手紧抓座位，座位是钉子猛锁在车身上，我想，我也许早就被弹出车外了。

前面是窄路，两侧是荒废的土屋矮墙，车后滚滚黄尘，弥天漫地，我的野马、疯牛狂跳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跳到心目中的唐山的门口了。

唐山是个小农村，居民绝大部分都是农夫，农隙时兼养畜牲。

说起畜牲，最使我感到稀奇的，是唐山“人畜合一”的那种畜养方式。鸡可以到处乱飞，鸭可以到处乱走，鹅可以到处乱窜，猪更可以到处乱睡，完全是一种“世外桃源”的境界。泥

渠边固然有鸭鹅，有母猪；小径上也有鸡群、鹅群及猪群；院落里更有小猪吃奶，母鸡带小鸡的情景。所有的畜牲都彻底自由，并且与人相安共处，打成一片。人的客厅是猪的客厅，人的院落是鸡鸭鹅的院落，不分彼此，人畜合一。当然，畜牲的粪便也跟人们的痰涎一样，散满四处，无所不在。

也许，这是唐山的特色之一。

除了“人畜合一”之外，畜牲与畜牲之间也相处得非常融洽。从泥渠里泡得通身黑乎乎的泥巴的母猪，躺在路边、院落里晒干之后，自然就有鸡群跳上它的身上，啄吃泥巴里的昆虫。母猪不但不介意，恐怕也了解生物界互相依赖循环的大道理，所以，即使鸡群在头上、鼻端啄食，它双眼微张，动也不动一下，只尽情享受群鸡给它最上等细致的照顾。

唐山的苍蝇也跟人们相处得很愉快，达到另一种“人蝇合一”的境界。卖肉包甜品早点的摊上，家中饭桌上，市场鱼肉档里，畜牲的排泄及人们的痰涎边，到处都是苍蝇，“蝇量”很多，“蝇类”也很多。对于这成群结队的“非我族类”，人们并不感到厌烦，所以，根本无需防备，更不必有动气驱赶消灭的行动。在汕头及潮州的熟食店、饭店及点心店里，处处都是“人蝇争食”的场面；在中国民航的机舱里，金身苍蝇不但宴享机上美肴，而且乘搭顺风机，周游各大城市，是中国观光事业上的最上等嘉宾了。人蝇相处的融洽和协，恐怕是唐山的另一特色，“人间难得几回闻”。

村落里到处是积水，沟渠当然不通畅，洼地更是无法疏浚；对于四处散游的畜牲来说，积水是它们的天堂。在泥石路上，你可以看到母猪带一群小猪，像人们赶路上街市一样，赶到某个积水的洼地去“过一个愉快的日子”。在狭窄的小弄里，你可以看到一群左右相随的鹅只，挺起胸膛，昂着长颈，一路呱呱——

路举起昂阔的脚步，走向另一个积水的沟渠边，准备洗个快快活活的花澡。

“那不会到处长蚊子吗？”我指着脏兮兮的洼水，问着。

“不会，不会。”亲人说：“夏天的时候，它们都用来晒谷的。”我觉得很奇怪。

唐山有抽水马桶的设备，但是，却无水可抽。厕所及澡房一般上都挤在一起，长廊一小条，矮墙间隔，以布代门。无论你上厕所或洗澡，都得憋着气忍着呼吸，恨不得尽快“脱离苦海”。似此情形，恐怕是大陆许多地方普遍的现象。

在香港早已听人说过，到中国大陆旅游，必须学会“忍功”——忍着不喝水、忍着不上厕所。一直到亲身旅游大陆，才知道这两句话的含义。

大陆许多重点观光区的厕所，除了脏得发黄发味之外，还加上设备的不足——没门，没间隔。第一次在北海公园上厕所，几乎窒息晕倒，将“忍”功发挥淋漓尽致，才“完事”离开。有一次上某地的厕所，一踩进门，“我的天！”我心中暗叫一声——五、六个人蹲在那里，矮间隔，却完全没门，大伙儿一条一条的，排排坐，使人“惨不忍睹”，真是个难得的经验。唐山也有公共厕所，那是村落里最矮小最难看最简陋的一种“建筑物”，我不敢进去，也不想进去。

在梦境里的时候，唐山是平板、阒寂及毫无生命的；然而，当我将唐山灌进声音、生命，使它立体的时候，它却完全不在梦境里了。昔日繁华巍峨的影象，今日漫漶遗脱，成为荒瘠、旷落及阴霾的硬疤痕。唉，唐山呵唐山！

十一、暨大·黄花岗烈士陵园

花城的花事是在冬天揭开序幕的。严冬腊月，北国冰封，市郊罗岗的十里梅林，凌寒怒放，万树银花，皓如雪海，率先冲破寒冷的束缚开放了。春寒料峭，散布各处的细叶紫荆，迫不及待地吐出万点猩红，装点春色。英雄的木棉树也不肯落人之后，随后猛然开出满树红花，宛如万盏红灯，映照得满城通红，仿佛说春天应由我主宰似的。紧接着，红灿灿的凤凰木花接替了木棉花，报告夏季的来临；荷塘玉莲、大叶紫薇，也随伴夏风而至。菊吐黄华、黄槐、木芙蓉同时争艳，又宣告花城跨进金秋……。

因此，在还没抵广州之前，就已经对这座花城爱上三分了。

说是来广州游玩四、五天，消息走漏之后，实际上抵步的第二天，就被“别的节目”强占了——暨南大学作学术交流去。为着交流上的方便，我索性住到暨大门口的天河酒楼去。

暨南大学设在广州市东郊的石牌，是一所以招收港澳生及海外华裔学生为主的高等教育单位。前身是暨南学堂，1906年创办于南京市，次年正式开学，四年后停办。1918年，在黄炎培主持之下，暨南复校；九年后，改名为国立暨南大学，校址迁至上海，实行男女同校，设文、商、理、法及教育等学院，并附设中、小学。1949年，暨大又面临第二次停办的厄运。

1958年九月，当局决定在广州石牌重建暨南大学，由陶铸任校长，并于1963年成立董事会，由廖承志任董事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暨大于1970年被撤销，学校各系及机关等单位分别

拼入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广州外语学院及广东化工学院，遭受第三次停办的厄运。今日的暨大是1978年重新复办，是第四次新生命的开始；全校教职员有二千余名，学生约三千余人。回顾过去的历史，真可谓艰辛备尝了。

除了中文系之外，我还特别注意他们的华侨研究所。该所成立于1981年，以研究海外华人历史、现状、教育、经济等方面为主的综合性学术机构。现设有历史、现状、教育、经济及当代华人四个研究室。

到访的那天早上，研究所正召开“庆祝成立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者近百人，提论文者近二十人，会期两天，其中不乏早已认识的同道。

广州名胜古迹固然很多，然而，我们第一个要看的是慕名很久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

抵达先烈路的左侧，转头一望，立刻看见一座雄伟的牌坊，上书“浩气长存”四个大字，是孙中山先生的手笔；这就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的正门了。走进大门，正中是一条非常宽坦的大道，长约八、九百公尺，宽约三十余公尺，两边种着翠柏、青松、葵树和修竹，高大魁伟，苍郁丰茂，气势雄伟和肃穆。更令人感动的是，整座陵墓从正门就可以远远地望到底，陵墓的最高点、墓前小亭的亭尖及大门的正中点连成一条直线，遥遥相接，整座陵墓就以此三点作为中线，光明正大地坦露在白日青天之下，浩浩磊落，忠诚高贞，象征着七十二位贞忠健儿与日月同光，无愧天地，碧血永照历史，英魂永留人心。黄花岗之役的领导人黄兴事后曾题联说：“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念着这对联子，再看看这陵墓的设计，我不禁潸然泪下。

穿过建在喷水池上的拱桥，继续向前走去，可见墓道两旁

竖有几方碑刻，分别刻着七十二烈士的姓名、籍贯，并建有墓表，详细记载“三·二九”起义的经过。看过墓表，再沿墓道往前走，便是墓地了。墓为正方形，正中建一小亭，亭内有碑，上书“七十二烈士之墓”七字。

“奇怪……”趋近小亭，从铁链往上望，我不禁诧异地对石华说：“亭的顶部，每一面应该是一个党徽的图案才是，怎么现在不见了昵？”

墓四周围有钢筋水泥栏杆，以铁链相连。越过墓地是一座宽几十公尺的硕大雄伟的记功坊。记功坊下部为花岗石砌成的城楼式底座，底座墙基正面，又刻有孙中山先生写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底座上部的牌坊上，刻着章炳麟篆书题字：“缔造民国七十二烈士记功坊。”记功坊的主体是用长方形的花岗石块垒砌组成。这些花岗石块都是国民党海外各支部所献，上面分别用中英文刻着“中国国民党某支部献石”字样。

“走，我们上去看看……”我对石华及竹林说：“我记得马六甲当年曾捐献巨款，记功坊上应该有他们的名字！”

果然不错，最高的两块花岗石块上面，分别写了“美洲三藩市中国国民党总支部献石”及“中国国民党麻六甲支部献石”，可见当日马六甲人士出力之钜了。沈鸿柏老先生当日在马六甲的影响力，与今日他的公子沈慕羽先生不相上下；沈家上下两代，前后相辉映。

“你们看，吉隆坡也献石呢！”石华高兴地喊着。是的，“英属雪兰莪吉隆坡中国青年益赛会阅书报社献石”二十几个大字，就在记功坊右下角的一块花岗石上。

“麻坡也有呢！”竹林高兴地叫道，好像发现新大陆似地。

“为什么新加坡没有呢？还有庇能（檳城之旧译）呢？”我找了大半天，很诧异地自言自语：“应该有的！应该有的！”

“后面也刻了一大堆名字呢！”石华在后面喊着：“看，新加坡的名字不是刻在那里吗？”

记功坊为台阶式设计，下部宽大，逐层收缩，远远看去，犹如一座巍峨博大的金字塔，显示了烈士们英勇坚毅的性格。坊顶部，有一座约莫三公尺的自由神像，右手高擎火炬，左手拿着一本书，双目沉视远方……。

“爸，”竹林说：“自由神像摆在这里很不适合，这是美国的东西，意思又不相同嘛！”

“不对……”我疑惑地说：“原本该是个党徽，这是后人改了。”

在记功坊后面，又有巨形记功碑，详细地记载每一位烈士的姓名、别号、籍贯、年纪、职业、就义经过、地点及日期。除此之外，在烈士陵园的范围内，还建有辛亥革命中一些革命先驱的坟墓。

十二、佛山访陶瓷工艺

到佛山的石湾去寻访陶瓷，是我旅游广州的另一个目的。

享有南国陶都明珠之美誉的石湾美术陶瓷，已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作品在技法上继承了中国制陶的优良传统，其中尤以“仿钧”最富特色，坯体施以厚釉、红白陶土兼用，“窑变”色彩和谐统一，创造出五彩斑斓的釉色。其作品在艺术上精益求精，造型逼真，生动传神，具有很高的欣赏及收藏价值，产品远销欧美及东南亚。因此，甫一抵达广州，我们就和居住佛山的八姨联络，准备由表哥带我们前往参观，甚至买些精品回

来。

那天早上九点正，上班热潮已退，我们七人兴冲冲地从天河酒楼乘小面包车出发。半个多钟头，抵达广州火车站。提起广州火车站，我心里就寒颤畏惧——在香港，早已得知此处盲流汹涌，随时有“暴乱”的可能。因此，我紧挟着腋下的皮包，全身进入高度戒备状态，随着表哥从火车站前穿过。“不得在此睡觉躺卧”之类的大告示，火车站前一连张挂了好几处，底下还写了几行密密麻麻的字，但是，成堆成堆或坐或躺或睡的盲流，衣著褴褛肮旧，精神衰竭疲累，根本不把这些告示放在眼里。

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到处都是口号及标语的天下，七十年代以后逐渐消失了；今天，大陆却仍然非常流行。“我们要用最热情的真诚款待客人，我们要用最文明的礼节招待嘉宾”，在播音机前，在各处的墙上街口，经常可以听到见到诸如此类的“号召”，然而，“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真是奇怪。在饭馆里，经常张贴“接待顾客，主动热情。唱收唱付，交待清楚。介绍芳品，耐心不烦。饭菜食具，保证卫生”之类的“文学作品”，令人欣赏及向往；然而，你相信吗？

约莫走了十五分钟，我们来到公共汽车站。凡是赴佛山、东莞、珠海及蛇口等地的乘客，都得在此购票上车，车就停在站后。中国人口太多，买票上车赴外地也是一件顶麻烦的事。

我们在小得如乡下戏院售票口的售票处等了二十分钟，却不见卖票，真使人诧异。打听一下，原来佛山的车子刚开出，新车还没到站，不能卖票！奇怪，这是什么规矩来着？大概人太多，不得不如此吧？

大陆长短途公车除司机之外，还必须有位检票员，负责开关车门、查票、安排座位等工作。当检票员是一件极不容易的

事，虽然他穿制服，系领带，一幅“高尚”的样子，但是，他得随时和乘客大声吵架，用极高的嗓门喊人、喝人及骂人，甚至声嘶力竭地在车里叫前叫后，嘴手并用地指挥乘客，真是“允文允武”，十项全能。

十点正，车门打开了，五六十名乘客立刻展开“肉搏战”——硬挤。票子其实全是对号的，大家都保证有位坐，但是，中国人好热闹，所以，就挤得叫声四起，喊声到处。原本极容易就上车的，结果你出力我出力，就如横拿竹竿进门一样，你也进不了，我也进不了，大家喊喊叫叫地闹成一团。记得在北京在汕头乘搭中国民航班机时，也是挤得面红耳赤，差一点把门都挤破了。唉，只怪当初车门、飞机门都做得太小，苦了芸芸众生。

经过了一个小时的折腾——检票员和乘客吵了几顿架，双方僵持几十分钟，又声嘶力竭地赶走一些从后门爬进来的非法乘客，闹了好一阵子，车子终于在十一一点正出发了。唉，我总算离开了这个口号的嘈音、音乐的嘈音、人类的嘈音以及黑魔魔的盲流的广州车站。看看检票员，他的领带已松歪一边，头发蓬乱，上衣也乱七八糟；再看看其他乘客，大家都汗流浹背，疲累不堪了。

“诸位旅客，欢迎你们乘搭本公司开往佛山的班车，从广州到佛山有二十六公里……本公司将为诸位提供最热诚的服务……。”车一出站，车内宏亮的喇叭立刻播出刺耳的“欢迎辞”，真令人啼笑皆非；唉，中国人真幽默呵！

来到佛山，才知道佛山原来是个好地方！马路宽敞，房屋整齐雅观，行人并不拥挤，交通也不紊乱，真让我耳目一新，感到有些意外。

“苍蝇是不是很多？”有了潮州的经验，谈虎色变，立刻问

了一句。

“当然有，不过，却非常少。”八姨在后座对我说：“你知道吗？佛山是全中国最干净最清洁的城市，名次排第一呢！”八姨在佛山住了十几年，颇感自豪地说。

姨丈弄了一部冷气面包车，并且找了一位年轻小伙子开车，让我们饱览整个佛山的市容和风光。一圈下来，印象奇佳；不愧是清洁排第一的城市。心里非常高兴，只差一点向八姨说“我爱佛山”而已。

“你看，”八姨往右边一指，说：“佛山大学就在那里；有个校门，可惜这里看不到。”

“佛山还有大学！”我惊讶地叫了一声。

佛山是中国古代名城之一，相传唐贞观二年（628年），山上掘出三尊晋代湮没的铜像，便在原址重建佛寺，改塔坡山为“佛山”，“佛山镇”之名自此始。明、清时期，佛山和河南的朱仙镇、江西的景德镇、湖北的汉口镇被誉为中国的四大名镇，以陶瓷工艺闻名全国。要窥探佛山陶艺工艺，佛山的祖庙更须一游，它不但集中国南方古建筑艺术的精华，而且，庙中屋脊上的陶塑人物，壁上嵌着的砖雕，以及各种灰塑人物，都生动逼真，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因此，抵佛山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参观祖庙。

庙始建于宋朝，明洪武年间重建，面积三千多平方公尺，由万福台、灵应牌楼、锦香池、钟鼓楼、前殿、正殿和后楼七个主要部分组成。整个建筑结构严谨，雄伟壮观。斗拱梁架，全用木头接榫而成，层层托架，不用一枚铁钉。建筑物上装饰着各种精致的工艺品，令人目不暇给。庙里陈列的铜钟、铜鼎，工艺精美。正中供奉的是北帝神，重达五千多斤，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是佛山铸造工艺的历史见证。

“佛山的户口里，百分之一百都跟陶瓷工业有关系，”在开往陶瓷工厂的途中，八姨说：“几乎家家户户都懂得制造陶瓷器。”

从车里向外张望，八姨说得一点也不错，满街都是陶瓷店，实用的，观赏的，收藏的，样样都齐备。

十三、桂林——白先勇故乡

到桂林作学术交流及观光旅游，不得不使人想起白先勇；想起白先勇，立刻就会想起他写的那篇《花桥荣记》——一篇字里行间洋溢着酷爱桂林风土人情的短篇小说。

元月三日从广州乘飞机抵达桂林之后，我和石华就不断地印证着《花桥荣记》里的种种风情和记载。

最先引起我们的兴趣的，是桂林的米粉。白先勇的小说一开始就说：“提起我们花桥荣记，那块招牌是响当当的。当然，我是指从前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我们爷爷开的那家米粉店。黄天荣的米粉，桂林城里，谁人不知？那个不晓？爷爷是靠卖马肉米粉起家的……。”桂林的米粉真的这么著名吗？值得白先勇在小说里夸夸而谈吗？我们只听过江门米粉、兴化米粉，就从没听过桂林米粉！百货公司里根本就找不到“桂林米粉”这种货色！在广西师范大学专家招待所办妥住宿后，我们立刻奔向街市，吃米粉去！

桂林的米粉原来满街都是，无论大店小铺，你都可以吃到米粉。是一种介于面及粉条之间的食品，白中带黄，有圆条及切粉两种，清爽润滑，和上清汤肉片，就可以大快朵颐了。桂

林人爱吃辣椒，辣椒酱制得比我们还要好；要一碗酸辣米粉，保证你吃到吮嘴唇！两碗不嫌多！“我们就天天吃米粉，餐餐吃米粉！”吃了一碗米粉后，我就下了这么一个决心了。

桂林著名的食品非常多——马蹄、金橘、柿饼、桂花茶……然而，米粉却排名第一！《花桥荣记》中所提到的“马肉米粉”，当年是响当当的，现在已经吃不到了。尽管如此，米粉仍然是桂林人最喜爱的风味小吃；早、午、晚、消夜，米粉无处不在！三鲜米粉、酸辣米粉、肉丝米粉，花样非常多！比意大利粉爽滑，比濑粉软糯，比面清香，比粉条弹韧，米香浓郁，即使仅以酱油和葱段伴炒，已觉风味无穷。

其实，桂林可口的食物还多着呢！如果你爱吃荤的，那么，狗肉，兔肉，果子狸肉等等，大部分的店铺都可以吃到，味道非常鲜美，价格也很便宜。如果你爱吃小甜品，那么，桂花汤圆是最值得推荐的；那天晚上九点多我们从桂林百货大楼左提右拎出来之后，在路边吃的那碗桂花汤圆，至今还回味无穷呢！此外，莲子汤，白果汤，烤蕃薯等，都值得你去品尝。

白先勇所说的“水东门外花桥头”，根据我们的“明查暗访”，应该是指漓江东边七星公园的附近。如果你从十字街（十字街即中山路和解放路的交合处，桂林人喜爱将那十字路口称为十字街）朝东边走，穿过漓江的桂林大桥，就可以望见一堆一堆的山岩横肩并排在你眼前，那就是著名的七星公园了。

七星公园的第一景就是花桥，那位以卖马肉米粉起家的“爷爷”，他的店铺荣记早期大概就设在这一带附近了。小说结尾处说：“从前我爷爷开的那间花桥荣记，就在漓江边，花桥桥头，那个路口子上。”我们的推测应该不会错的。

花桥是桂林古建筑之一，它横跨在小东江和灵剑溪会流处，构筑精巧玲珑。原名嘉熙桥，又名天柱桥，创建于宋代，距今

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当时是五孔石桥，桥式、桥亭和现在的水桥部分大致相同。嘉熙桥在一次洪水中被冲塌。明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在原址重建木桥。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又改建为石桥。在花桥的改建中，为了减少洪水对桥身的冲击，在四孔水桥外，又加筑了一段旱桥。这样，若遇山洪爆发，汹涌的江水就可以从旱桥的七孔中分泻出去，有效地保护桥身，使这座古老的桥，经过四百多年风雨沧桑，一直保存到今天。站在月牙山麓的伴月亭北望花桥时，由于拱脚纤细，孔与孔之间，几无接痕，只见桥孔与倒影，通圆明亮，仿佛一轮一轮明月跃江而出，很为壮观。

今天，花桥附近当然没有“荣记”了，白先勇在小说里不是说：“我自己开的这家花桥荣记可没有那些风光了。我是做梦也没想到，跑到台北又开起饭馆来。”这间著名的馆子已随白先勇搬到台北去了。这里，今天所看到的，除了三间米粉店及公车停车场之外，还辟了一个相当大的市场——卖土产的、青菜的、水果的、衣服的……，非常热闹。

到桂林的第二天，我们立刻发现，桂林的男男女女似乎和其他地方的有些分别，尤其是少女，一般上都长得很灵秀。《花桥荣记》说：“讲句老实话，不是我卫护我们桂林人，我们桂林那个地方山明水秀，出的人物也到底不同些。荣县、武宁，那些角落头跑出来的……那里拼得上我们桂林人？一站出来，男男女女，谁个不沾着几分山水的灵气？我对那些老光杆说：你们莫错看了我这个春梦婆，当年在桂林，我还是水东门外有名的美人呢！我替我们爷爷掌柜，桂林行营的军爷们，成群结队，围在我们米粉店门口，像是苍蝇见了血，赶也赶不走，我先生就是那样把我搭上的。也难怪，我们那里，到处青的山，绿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肤也洗得细白了。”桂林男女不但眉

宇间长了些灵秀的山水气，他们平日待人说话也非常温和秀致，语调轻柔，声音低细，听起来非常悦耳，跟其他地方的有很大的区别；这些，恐怕也和“青的山，绿的水”有关系吧！

《花桥荣记》结尾说：“卢先生还穿着一身学生装，清清秀秀，干干净净的，戴着一顶学生鸭嘴帽。我再一看那位罗家姑娘，就不由的暗暗喝起采来。果然是我们桂林小姐！那一身的水秀，一双灵透灵透的凤眼，看着实在叫人疼怜。两个人，肩靠肩，紧紧的依着，笑咪咪的，两个人都不过是十八九岁的模样。”跑过一趟桂林之后，方觉得白先勇的描写，实在一点也不夸张呵！

民风朴素，人情淳厚，似乎又是桂林的另一特色。你说桂林落后吗？即又不见得。这三几年来，桂林托山水之福，到处是高楼大厦，五星级的旅馆就有四家，四星级的更不必说了！在街头上，你可以看到卡拉OK之类的娱乐场所，护城河以南的地区发展得更是惊人，然而，你不会发现桂林“沾染”上类似广州、深圳或汕头的“流行病”！老百姓依然朴素厚实，使人感动。“广东人的脑筋实在太厉害了！”一位东北朋友曾对我们说过这么一句不算恭维的话；然而，桂林人却完全不适用。

如果改革开放再厉行下去，桂林保得住山水之间的灵气吗？我很怀疑。古风难道应该完全淘汰吗？如何维系下去呢？实在值得深思。

十四、江山如此多娇

“桂林是个很小的地方，我们的饭店在市中心，住在我们饭店，就可以跑遍整个桂林了！”

跳上机场巴士，就听到两、三名十八、九岁的桂林小姐像麻雀似的，叽叽喳喳地做宣传。

桂林真的很小吗？张开机场买的旅游图，我们狐疑地望着。

机场巴士的终点站是阳桥的民航售票处，我们跳下巴士，踩进了黄昏的桂林。这个时候正是下班时刻，路上单车多行人多，摆摊子做小买卖的更多，真是好不热闹。我们提着小行李，循着中山路北上。马路还算宽敞，两旁的店屋新旧不十分整齐，一般上都是两层楼，不过，店铺内的货品却十分充足，人们不必担心买不到东西。唉，十几亿的人口，能够做到丰衣足食委实也不容易呀！

“多么像五、六十年代的台北！”石华感喟地说。

桂林的小吃非常多，也很奇特。我们五步一小吃，十步一大吃，穿过几条街口，来到“世界广场”。四周环视一番，十字街口，到处都是双层楼房，这就叫“世界广场”吗？世界就这么大，怪不得那几名小姐说桂林很小。

广西师范大学原来就在王城里。王城，是明代靖江王的府第。宋代，这里盖有一座铁牛寺，元代改称大圆寺。元顺帝还是太子时，曾被贬到这里来。顺帝即位后，就把大圆寺改为万寿殿。明洪武三年，朱元璋封他的侄孙朱守谦为靖江王，洪武二十六年建筑王城，周围约三华里，呈长方形，开四城门。城

内建筑，除宫殿外，亭台阁轩，堂室庙祠，无所不备。清初为定南王孔有德府第。孔有德被明将李定国所败，他放火将府第焚毁，夫妇自杀。一九五四年广西师范学院以王城为院址，发展大专教育，培养地方师资人材，后来升格为大学，并再辟分校，成为桂林一区最具规模的高等学府。

住进大学招待所之后，我们才发现，桂林风景线之一的独秀峰，原来就在大学校园内。

第二天清晨，天下着毛毛的细雨，我们打着雨伞去爬独秀峰。山的西麓，有一条曲折委婉的石阶。拾级而上，初至允升门，经过小谢亭遗址，直上南天门，石阶非常陡，一边是石壁，一边是悬崖，好像在爬天梯一样，一共有三百多级，才到达山顶。

从峰顶俯瞰山城，整个市区都浮现在眼底，东边是伏波山，北面是叠彩山，西边是老人山；漓江就像一条罗带一般，从北面委委婉婉地向南漂流着，穿过象鼻山，向遥远的南方延伸过去。桂林栉比鳞次的大厦，纵横交错的街道，就拥簇在这一堆一堆的山峰之间。

“江山如此多娇！”环视一周之后，我不得不由衷地长叹了一口气。

“怪不得人家说：宁作桂林人，不愿作神仙！”石华吸一口气后，眯着眼睛说。

桂林的地形，是典型的岩溶地形。据地质学家考证，大约在三亿七千万年至三亿二千五百万年前之间，桂林是一片汪洋大海。今日分布桂林的山石，当时是海底沉积的石灰岩。到二亿年至一亿八千万年前，由于地壳运动，海底上升为陆地，经过风雨剥蚀，又经过水的溶蚀和浸蚀，才形成了奇特秀丽的峰林、峰丛、地下河及溶洞。这种特殊的地形，使桂林山水别具

一格，而且很早就声名远播。

“独秀峰原来和颜延之很有关系！”在山脚流览一圈后，我惊讶地叫着。

颜延之是南北朝著名的诗人，文章冠绝当代，与诗人谢灵运齐名，后人并称颜谢。当年他曾在桂林担任太守，府治就在独秀峰的东边，因此，他经常携着书本到山脚下读书。今天，山脚下东边有个大石洞，洞内有平台，四周有天然的石窗和石榻，宛如一巨室，叫做读书岩，就是颜延之读书的地方。

唐德宗建中元年，桂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曾在独秀峰下开办学堂，到了宋代元祐间，桂林知州孙览为了纪念颜延之，在学堂的旧址内建起“五咏堂”，并把颜延之的诗篇《五君咏》刻于堂内。《五君咏》是颜延之的名作，它赞扬晋初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向秀、刘伶、阮籍及阮咸五人，而对后来身世显贵的山涛及王戎则排除在外。这是颜延之被贬为永嘉太守后的怨愤之作。可惜“五咏堂”及《五君咏》的石刻早已毁了，今天在山脚下已不见踪影。

“未若独秀者，峨峨郢邑间。”这是一千五百多年前颜延之歌咏独秀峰的名句，站在山脚下吟哦，更觉其正确恰当。

在桂林的山山水水之间，独秀峰自有其特色。它宛如挺拔刚强的竹笋，从平地里直冲冒出，陡峭高峻，气势雄伟，清代袁枚写的一首《独秀峰》说：“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峰插南斗。桂林山形奇八九，独秀峰尤冠其首。”说得可谓恰当之至了。

拥有一万余名学生的广西师范大学，其校本部就环绕着独秀峰，鳞次栉比的校舍像花丛一般，衬托着这花蕊似的“南天一柱”。广西师大的校舍虽然比较古旧，不过，外貌看起来还不差。进了大门后的几栋大房子，结构及设计几乎是宫殿式，画栋朱帘，丹槛刻桷，虽是陈旧了一点，却颇有古意。

十五、每一片瓦砾都是历史

抵达济南机场，山东社会科学院的专车立刻将我和石华载走，直奔广饶县。山东古国史研究会正在广饶举行第五次学术年会，主题是“孙子与齐文化”，我受邀出席。今天，当我抵步时，会议已进入最后一天，所以，不得不兼程赶路，马不停蹄地直赴会场。

这是我们第一次访问山东，不免带着好奇的眼光，东张西望，恨不得窥见一些奇特的事物。车子穿过拥挤的济南之后，就掉头朝东，往淄博的方向飞驰。车外的温度虽然只有十五、六度，下午的阳光把车内薰得一团温暖，初临三千年前姜太公的封地，就遇上个温煦日丽的下午，内心只觉一片的感激。柏油路铺得非常好，宽、直、平坦，简直和外头的世界没有两样；两旁有计划地种着白杨树，树龄不老，看来这条马路重新铺设是十几年内的事。树外就是一片光光秃秃的黄土平原，或是一丘一丘的濯濯童山，一个波浪后又一个波浪，延伸到苍苍茫茫的天外去，把天幕撑得远远的。

“北方的生活，要比南方的艰苦得多呵！”望着窗外，我心里一直想着。

第二天上午，广饶县县政府为我们俩人安排了几个参观的节目，陪同者尚有淄博博物馆馆长颜先生、孙子研究中心赵主任等人。

首先是参观柏寝台。根据《韩非子》的记载，齐景公和晏婴当年游少海（即今之渤海）之后，曾经登上柏寝之台，并且

在台上发出快意的赞叹说：“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后代人能有这种快乐吗？”当时，富有远见的晏婴立刻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您这个君位，恐怕要被田氏取代了！”齐景公和晏婴所登的台，原来就在广饶县的附近。还没到达地点，我们已经迈进历史了——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代。

广饶县近年来发现油田，胜利油田仅次于大庆油田，是中国第二大油田；所以，在可预期的将来，这一带将会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车子拐离大路走进黄土小径时，举目所见，到处都是油管，真使我们欣喜万分。转了几个弯，车子跨进一座不足二十户人家的村落。当车子遽然停止，车后滚滚黄尘回头向我们倒扑时，我们眼前立刻站着一大片六、七米高的褐土堆，土堆前竖着一块方形石碑——柏寝台。

“这就是齐景公和晏婴当年登临的柏寝台！”我拉着石华的手，下车后，立刻往春秋时代奔过去。

让陪同的摄影师为我们在石碑前照相留念后，我们沿着土坡列队而上。早上的太阳，把我们的身影一条一条倒悬在坡坳里，美丽得令人心醉。

“根据考古学家说……”颜馆长指着四周说：“这座台原本占地四十亩，高三十米。两千多年来，风吹雨打，黄河泛滥的淹蚀，附近农民取土盖房子，现在，只剩下六米高了！东西长度只剩大约一百六十米，南北也只存一百二十米了。”

“在科技完全不发达的当时，要堆积这么大的一座土台，实在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工程！”站在台上，我带着惊讶和向往的心情说。

“是呀！”颜馆长说：“这一带都没有山，最靠近的山也要成百公里以外！要从那儿搬运这么多黄土，的确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工程！”

孟子在齐国的雪宫谒见齐宣王时，曾经提过齐景公很早就有循海南游的计画；根据他的叙述，齐景公曾经向晏婴请教，他想“遵海而南”，登之朐山、召石山，沿海兜个圈后，再转往琅邪（即今日的临沂、诸城一带），不知该做什么准备。看来齐景公是位喜好观海、登高的国君，为了一时的快意，才会花费那么多人力，在这里堆起一座三十米高的土台，“泱泱乎，堂堂乎”的代价可真不小呢。《晏子春秋》内篇记载齐景公登柏寝台，爬得喘不过气，歇在台阶上竟对晏婴忿然作怒：“谁把台堆得这么高！害我爬得这么辛苦！”既已被奴役，还要被责怪；中国老百姓之难做，恐怕自古已然了。

在台上张望和兴叹了一阵子后，大伙儿又列队下来；这一次，是从背面的斜坡滑奔而下。斜坡坳处有几十棵小树，树林内散布着许多残石碎瓦，我好奇地俯身下去，随意捡几块来看一看。麻线纹，一条排着一条，这应该是很古老的纹饰了。

“这是春秋时代的瓦片！”颜馆长端详后说。

“这一块呢？”我拣了一块白色平地砖，图案很美。

“这块……”他仔细检视一阵，然后，很自信地说：“这是西汉的铺地砖。”

“这里……”石华闪着眼光，很高兴地喊着：“每一片瓦砾，都是历史的片段呢！”

“把这些片段拼凑起来，就是完整的历史了！”我应了一声后，就忙着收拾这些瓦砾；把这些历史片段统统拣回去，摆在我的家里，使我有机会日日夜夜观览春秋列国的兴亡存灭；何尝不是人生一大快事！

离开柏寝台，我们又到附近的“草桥遗址”。

广饶北面大约十公里的花官乡草桥村旁，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有残存的土筑古墙及护城河各一段，经考

古专家两度考察鉴定，证明是春秋时代齐国乐安城的残垣废墙。原城据说东西长四百米，南北阔三百八十米，城墙基宽二十五米，城壕宽十八米；分早晚两期筑成。考古队曾在此发掘了属于龙山文化、商代、西周及春秋时期的陶片，不见战国以后的器物，可知此城始建年代不会晚于春秋末期。

抵步的时候，太阳正朝头顶推移。这里，一片瘦小的树林包围着半个天际，一条潺潺的小溪，静静地流过废城。谁会相信，这就是春秋时代齐国繁华的乐安城？这条小溪就是当时船只运输繁忙的济水？“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历史真是无情呀——纵使乐队再雄壮，纵使声威再轰烈，当那有限的铜锣金鼓、铁骑刀枪呼啸簇拥过去之后，剩下的就是一条静静的小溪和一垣残破的废墙，被扔弃在这里，扔弃在历史的记忆废墟死角里，和这片树林，这顶高渺的苍穹共守数千年岁月。要不是我们到访，历史该有多寂寞呵！

“这里，连一片瓦砾也没有！”离开的时候，不知谁狠狠地加上一句。

十六、山东·孙武·泰山

山东是齐、鲁的封地，西周时已开发。齐以国富兵强称雄于两周，鲁以保存宗周文化典籍称著于当世；所以，两周的政治圈虽然在中原，文化学术镇却落在滨海的山东。自那个时候开始，山东就人材辈出，多如摩肩接踵，令人顶礼膜拜。孔子是文圣，孙武是武圣，他们对后代都有很大的影响。孔子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主流，而且还影响了周边其他国家的文化；所以，

无论从那一个角度来考察，文圣的地位永远超越武圣，甚至于遥遥领先。除此之外，孟子、孙臧、王羲之及诸葛亮等家喻户晓的著名人，也都是山东人。用“人杰地灵”四个字来形容山东，一点也没有差错。

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会议会址落在山东，除了孙武是山东人及山东曾出土竹筒兵书等是个重要的原因之外；恐怕也有意提醒与会人士：当今世界局势，惟有文武合一方能济事。

我们抵达济南后数日，这个颇受世界各国关注的国际会议就开始了。

这个会议当然不是在讨论如何出兵去攻打什么国家，当然也不是在计划如何布署军队去对抗什么势力；但是，这个会议和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及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有关关系，甚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有关系。所以，每一届会议，由始至终，都可以见到许多制服穿得很整齐的高级将领“穿梭”其中，积极地参与。或致开幕辞，或大会发言，或主持会议，或热烈讨论，军民一家，文武交融，真是很特别的学术会议了。

此外，每届会议之前，海外参与者都获得特别安排，受中央领导人员接见，拍照留念，成为会议前的“序曲”。由于它获得中央领导的鼎力支持，也获得军方将领的从旁协力，所以，一开始就和政治当局及军方挂钩，成为一个既是民间又是官方的学术会议，它所以甚受世人瞩目的原因恐怕在此了。

山东基本上是个冲积平原，土地并不很肥沃。不过，山东却有一座举世闻名、声播五千年历史的泰山，成为中华文化的峰岭。在历史上，思想家的出现，并不是像平地骤然冒起的一座高山；来无龙头，去无踪影，像桂林的独秀峰；相反的，他

应该是前有所继承，后有所创新，不但有主峰，而且有纵三横四的群峦，蜿蜒蛇行，形成一条千里万里的山脉。从南到北，从几千年前的历史跨进现代，形成一座思想的万里长城。孙武，这位被我们所崇敬的武圣，实际上就是一座思想的万里长城；而他，就是这座长城的主峰。这座主峰，二千六百年前冒起自山东，坐镇泰安市附近，领航着中国的军事思想，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军事家。

八十年代末期，中国军事界及学术界发起组团到这座名山去封禅——举行《孙子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划时代的壮举，值得大力支持。

第一次封禅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底举行，我接到邀请函，但是，却无法出席。我已转来香港中文大学任职，他们把信寄到马来亚大学去，信写得很客气，说：“此次召开的《孙子兵法》国际学术讨论会，共邀请美、英、日、马等国著名学者五人，马来西亚便只邀请先生一人。我们曾拜读过先生的大作《孙子校补》和《竹简帛书论文集》，受益匪浅……。如果先生教务繁忙，来不及准备论文，也企盼先生发表演讲，以便共同交流学术。我们与先生虽然未曾谋面，但悬想先生已届花甲之年。有鉴于此，先生来华时若需一位亲属或者一位随员陪同，也是可以的，会议都将保障食宿，提供方便……。”十五年前写的《孙子校补》及七年前出版的《竹简帛书论文集》，没想中国学者都看见了。承蒙不遗在远，发了两封相似的邀请信，实在愧不敢当。会后出版了《孙子新探——中外学者论孙子》的论文集，作为这次封禅的丰收。同时，也成立了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作为中外学者研究《孙子兵法》的联络交流中心；很惭愧的，我受邀为高级顾问，俾便追随各位前辈及贤达君子。

第二次封禅在一九九〇年十月中旬。那年的九月初，大马

政府和中国开放全面外交关系，允许两国人民自由互访，所以，我和石华立刻飞往北京朝圣，参加仪式隆重的典礼。会后，也出版了第二本论文集。

今年的四月，第三次封禅大典在山东的临沂市举行了，中外与会人士比上一届更多。

孙武不是一座独秀峰，更不是一座飞来峰，平地一声雷响，或天际一声爆炸，就冒出一座孤伶伶的山峰；实际上，它是一座前有蜿蜒千里的峦群，后有蛇行万里的迭嶂，孙武就是这一条军事思想长城的最高山峰。会议在临沂陶然居宾馆举行了数天，我们三百多人就天天望着这座主峰，向它膜拜顶礼，向它朝圣赞颂，废寝忘食，攻苦食淡，永不怠倦。

谁说孙武不是一位传大的军事家？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主导思想的孙武，在他十三篇的著作里，开宗明义就告晓世人：“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他认为，“伐谋”、“伐交”是用兵的上策，主张以这些非战的手段屈服敌人，达到政治目的；等到用兵、攻城，已经是下下策了。所以，孙武认为，百战百胜并不是高明中的高明；能够不战而达到政治目的，才是高明中的高明。孙武虽然是位饶勇善战的军事家，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位好战者；相反的，他的思想饱含着东方“止戈为武”的战争道德，在世界军事历史里闪耀发光。武圣的泰山绵延万里，横亘数千年，从东方到西方，从几千年前到现代，只要你我猛然抬头，就会发现：呵，它的光芒还不断闪烁着亮晶晶的现代意义呢！

那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封禅，不是很适当吗？

临沂的研讨会的确是个盛会，除了一天的大会发言非常踊跃之外，由于提呈论文非常多，大会不得不分为四组来进行，每组人数六、七十人，讨论论文近二十篇。自始至终，从无冷场，

只嫌时间太短促。

陶然居宾馆是座新开张的大饭店，原本要今年七、八月间才能落成营业，但是，为了迎接这第三次的封禅，县省政府立刻加拨额外巨款，使它在极短期间内竣工——直到我们入住的前一晚，装修清洁工作才告完成。当局对这一系列国际会议的重视，以及对这些海外人士的照顾，实在令人感动。

十七、孙武出生地的争论

山东有个学术团体叫“山东古国史研究会”，成立迄今已十年。一九八二年，为了有组织有领导地深入开展东夷、齐、鲁文化的研究，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山东省历史学会和山东省先秦史学界、文物考古学界，联合发起组织一个专门研究东夷文化、齐文化及鲁文化的学术团体。经过多年的酝酿和筹备，山东古国史研究会终于在一九八六年正式宣布成立。

在这十年间，他们共召开了五次学术研讨会；在经费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出版了两辑《东夷古国史研究》，实在难得之至。此趟赴山东，很荣幸地和第五次年会结了缘；年会主题和《孙子兵法》有关系。

晚近几年来，《孙子兵法》在大陆似乎形成一股研究的热潮，或主办研讨会，或出版专书，或发行定期刊物，成为今日的一门“显学”了。以研讨会来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策划之下，已经成功地主办了三届国际性的孙子学术研讨会，参加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多，在中共广饶县以及广饶县县政府的推动下，广饶县也主办了一次的孙子学术讨论会，参与者皆学术

界一时之选，人数一百五十余人；山东古国史研究会现在举办第五次年会，主题是“孙子与齐文化”，《孙子兵法》是主题的一部分。在出版品方面，解放军出版社已出版了两本《中外学者论孙子》，孙子研究中心已出版了《学术讨论会专辑》。至于定期刊物，目前《孙子学刊》的创刊号已出版，近百页，是份季刊。至于其他论文、目录、专书及索引等，为数就更多。从这几方面来观察，《孙子》不但已独立成一科专门的学问，而且还在继续“发热”的阶段。

到广饶的第二天，我们便去参观孙武祠。它就在广饶县城的西北角，恰好就在举行“孙子与齐文化”的广饶宾馆的前面，隔着一条街而已。

抵步时，才发现是个很大的院落，正在大兴土木，要年底才竣工。我们被带到一座古老的旧式宫殿门前，“孙武祠”三个字就亮在我们的眼前。

“这是南宋建炎二年的古老建筑物……”赵先生对我们说：“距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是山东目前惟一存在的南宋建筑物。整座建筑物都是木头盖的，没有一根钉子。八百多年来，经过十几次大大小小的地震，它依然完好如初。”

“这建筑物，一路来是不是都供奉着孙武呢？”只听说关公庙、诸葛武侯祠，就没听说有孙武祠，所以有人好奇地问。

“我们知道的时候，它是关羽祠。你们是知道的，要到明朝清朝的时候，才兴起崇奉关羽为武圣；在此之前，它奉祀的是谁，已经无法追究了。不过，是最近才改为孙武祠，而且是北京张政烺教授提议的。我们认为孙武作为武圣，要比关羽适当得多多了！现在，它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赵先生非常坦白。

建筑物并不大，除了进口的木门外，其他都密不通风，显

得颇为阴暗闭湿。正中横摆了一张十来尺长的方几，几上摊开几片竹简，六尺高的孙武坐在几旁——张着经天纬地的胸膛，抬着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珠，一手举铁笔准备写兵法，一手按雄剑靠几边，威风凛然，文武兼备，好一副慑人心的塑像！我们不禁拍案叫绝。雕塑家炉火纯青手艺，把孙武雄才大略、允文允武的才德完全铸刻在他的神情和一双眼神之上，真是使人佩服和感动。

“孙武的出生地是在广饶，他肯定的是我们广饶人……。”赵先生继续说着。

是的，孙武的诞生地究竟在那里呢？这几年来，随着《孙子》研究的热潮，他的诞生地也成为学术界争论的对象了。

说法有四种，比较可信的只有两种：“广饶说”是其中强有力的一种了。

一九九一年六月上旬，广饶县举办了一个“孙子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一百五十三人，分别来自中国十三个省市，绝大部分都是学术界的专家。在那四天会议近六十篇论文里，讨论孙子诞生地的几乎占了一半，可见它是个热度多么强的课题。主张“广饶说”的学者非常多，这里转录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周维衍先生的一段话：“从历史文献的记载看，今惠民县不可能是孙武故里。政区地理的沿革变化告诉我们，惠民县与‘乐安’这个美名发生联系，为时既晚，经历又短。西汉已有乐安县，治所在今博兴县东南，管辖地面大致有今博兴县东南和广饶县北部大片区域。……广饶地面以‘乐安’命名的历史长达一千多年；惠民县称‘乐安’不过百年。两县相比，差之甚远。从地名渊源因素去观察，很难令人相信惠民县是先秦‘乐安’地面。”欧阳修《新唐书》及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都说孙武的祖父田书有功于齐，齐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

安”；孙家既是乐安人，那么，乐安一地所在处就成为争论的关键了。

和周先生持相同看法的，尚有张政烺、任继愈、陈可畏、安作璋、刘蔚华、唐嘉弘、杨泓等人，他们绝大部分都在学术单位及研究机构担任职务；所以，我将他们称呼为“学派”。

“惠民说”是另外一派。最早提出此说者应该是郭化若将军，他是中国军方的强人；一九七七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孙子今译》，他在《前言》里即提出此观点。往后，继承及发挥郭说的，尚有吴如嵩、陈秉才的《孙武故里考疑》、王丙臣的《孙武故里考析》、刘沛然的《惠民县建置沿革考略》及霍印章的《孙子故里“惠民说”不可动摇》等等。此说提出者的身份是将军，支持者不是军事科学院的人员，就是和军方有关系者，所以，我称之为“军派”。

惠民县已盖起了一座占地颇大的孙武博物馆，馆外又竖起一尊三十几尺高的孙武塑像，提出及坚持此说的军事科学院也推动了三届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所以，“惠民说”目前似乎声势相当浩大，军派大有占上风之势。反观学派，孙武祠尚未落成，过去也只主催了一次国内性质的讨论会，虽然与会者踊跃，然而，和军派相比的话，似乎颇为逊色。学术是讲证据的，但是，古往今来，“形势比人强”有时也未尝不淹没证据，冲昏人们可爱的脑袋。就目前情形而言，各派的观点都建立在间接的证据上，而且材料也非常有限，很难作最后的论断。真理愈辩愈明，相信双方藉着争论而推动孙子的研究，有朝一日，孙武诞生地会大白于世。

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推动国际对孙子思想的研究和运用，决定发动海内外专家学者、企业家及有识之士的支持，在北京兴建一座“孙子国际研究中心”。它将

集文物展示陈列、资料收藏、图书阅读、学术交流、研究进修及行政办公等功能于一身。

中心建成之后，在《孙子兵法》研究继续“发热”的过程中，它应该是任何孙子研究者所共同享有的一个学术机构，是国际性的，也是跨越派系的。

十八、最舍不得小学生和老百姓

“你们不知道，山东人顶老实的，也非常热诚的，来了以后你们就知道……。”还没赴山东之前，小张在长途电话的那一端详细地对我说。

研讨会第一天是报到，第二天是参观孙武的故乡惠民县，并且到孙武博物馆“朝圣”一番。惠民，就在济南的东北部，那是孙武的另一个诞生地。

那天早上，我们这批海外与会者很早就出发，准备在上午十时许抵达一百二十公里以外的惠民县，参加各种仪式。旅游巴士从齐鲁宾馆开出时，我们才发现前面多了四部警察车，车型完全相同，车款也非常新；打听之下，才知专程为我们开道的。有了这四部警车，我们这部躯体庞大的旅游巴士可就自在得多了；它就紧紧地跟着前面叱喝呼叫的警车，长驱直驶，如入无人之境——所有行人单车都闪避，所有汽车货车巴士都停下来，所有十字路口的红灯都失效，所有平交道站岗的交通警察都敬礼，顿时之间，我们这三十几人都成为中国军政界的重要人物了。

我一生从没受过这样热诚的大礼，车上每一名乘客相信也

从没受过这样热情的款待，所以，大伙儿都很惊讶地望着前面的警车，看它们怎样开路，看它们怎样呼喊行人单车，然后，带着不安的心情出神地望着那些停下来的行人、车子、警员。唉，我们是来开学术会议的，不是来担任军政要人呵。

突然，我想起会议前在济南某宾馆的一件事。那天下午，我写好一封信，是要寄给在英国升学的女儿的。走到宾馆服务台的邮电部，我客客气气地问道：“请问，寄一封航空信到英国要多少钱？”

“我们这里从没卖过航空的邮票！”一句斩钉截铁的声音，像一把冰冷的铁斧，从柜台里扔出来，把我吓了一大跳。

“那……这封信要多少钱？”我壮着胆，把信递上台里。

“两块。”非常精简的一句话，只有两个字，再加上一个非常清楚的句号。

“我要一个两块钱的邮票。”我绕道追到答案，心中很高兴。

“我们从没卖过两块钱的邮票！我也没两块钱的邮票！”那把冰冷的铁斧，在台上铿然一声又亮出来，我吓退两步。

“那么……”我垂头丧气，惊心动魄，只好再问一句：“可以给我一张航空的签条吗？”

“没有。”速度非常快的两个字，好像冰山从天倒下，嘭然溅起满天的冰水。

这不是济南非常高级的宾馆吗？一般人住不进的大宾馆，竟是如此吗？山东人顶老实，非常热诚；小张简直是胡闹。

“女士和先生们，我们马上到惠民县了。”小王向我们喊话：“我们先到惠民宾馆歇一会儿，十五分钟后照个团体照，然后吃午饭。饭后，我们到孙武博物馆去参观。”

在四部警车的引路下，我们顺顺当地开进惠民县。惠民全县面积一千三百余平方公里，人口有六十一万，市区内已有

七、八层的建筑物，街道整齐宽敞，非常难得。一匹很大的红布条“热烈欢迎中外学者莅临孙武故乡惠民县观光”十几个大字，非常鲜亮地就横悬在进城的大街上。刚一进市区，我们立刻发现另一种大礼强迫着我们接受：首先是许多欢迎的红布条，横的，直的，写着各式各样的欢迎词，横悬垂挂在必经的路上；接下来是满街的市民，不分男女，不分老少，都站在路边夹道欢迎；接下来是形形色式的文艺表演，古装舞，高跷舞，龙舞，狮舞，锣鼓队，花篮队，旗队，花车队，西游记扮相队等等，站在马路的另一条线上，不停地向我们表演，更不停地向我们挥手展露笑容。最后是两排密密麻麻的中学生，穿着最光鲜的衣服，拿着一束束的彩花，不停地向我们高喊“欢迎欢迎”。

这条欢迎队伍，看来至少有四、五公里长，一直排到惠民宾馆为止。“今天，整个惠民的老百姓全都不用工作了！学生也全不用上学了！”我几乎要喊出来。我们是来开会的，又不是政府首领或高级军人，为什么用这么大的礼节来迎接我们呢？“山东人顶老实的，也非常热诚的”，想起小张的话，我心里感到很难过；就因为老实热诚，我们简直就“侵犯”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凌捣”了他们的社会秩序呵。

用过了午餐，大约下午一点半，我们这三十几名“重要人物”又从惠民宾馆出发，往孙武博物馆参观去。博物馆就在县城的文化区内，距离宾馆很近，在警车的开路下，转几个弯就到了。还未下车，就看见三、四百名小学生穿着很漂亮的制服，举着彩色纸花，很整齐地在馆前列成一个方阵，也很整齐地挥着手中的花束，不停地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们简直被吓坏了，这是什么大礼呢？连小学生也出动了！外头的气温不过十五、六度，没阳光，冷风不停地刮着；而这些天真无邪的小孩子，不知什么时候就列队站

在这里？他们也知道我们是“重要人物”吗？

“你念几年级的？”我很不忍心，不管三七二十一，冲向声浪里，走到前面的那位小学生面前，怜惜地抚摸她的头发，问道。

“三年级。”她敏捷地回答后，又泳向声浪里去：“热烈欢迎！欢迎欢迎！……”

这是一座很新的博物馆，传统园林宫殿式，门外有座三十几尺高的孙武塑像，塑得有点像屈原，高，瘦。门内分三个院落，有正殿、配殿及偏殿，回廊相通。正殿前方立了一个铜质院标，以盾牌和古代兵器组成，象征古代吉祥之鸟。殿内是“孙武圣绩图”的木雕壁画，由赐姓封采、敬献兵书、吴宫教战、经国治军、破楚入郢、飘然高隐六个部分组成，制作精细讲究，人物栩栩如生，场面宏大，气势雄伟，堪称一绝。左边配殿是考古研究、文物收藏、保护和展出的地点。殿内壁上挂满时下军政名人的题词墨宝，其中有的还勒碑置于殿外；既然有意张挂供人收藏欣赏，或者有意显扬传诸永年，似乎应该把字写得好一点，让人看了觉得舒服好过。

盘桓了一个多钟头后，大伙儿很累了，才脚步蹒跚地步出博物馆；这时，已是三点多了。没想那些小学生还站在那里，看见我们踽踽归的样子，立刻很整齐地挥动纸花，又很整齐地喊着：“欢送欢送！热烈欢送！欢送欢送！热烈欢送！……”哎呀呀！这一个多钟头的日子，他们是怎么过的呢！我们不是军政人物，为什么要派这么的大礼呢？“山东人顶……”我又想起小张的话了，心里难过得很：唉，中国老百姓实在太善良了。

十九、到临沂开国际会议

“临沂”这地方的大名，早在一九七二年就如雷贯耳，深深地印在脑海之中。那一年，这城市附近的一座银雀山发现了几座汉墓，其中一号汉墓出土了《孙子兵法》、《孙臆兵法》，部分《尉缭子》以及其他的兵书竹简，轰动了中外学术界，成为千人万人追逐的热门学术课题。临沂这座寂静的城市，一夜之间，就像年初二晚香港维多利亚港的烟花一样，一声雷爆，就烜赫全港，誉驰天下，成为万众触目的“明星城市”了。

因此，将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会议的会场订定在临沂，和当年出土大批兵书竹简相配合，可以说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就在兵书竹简的出土地，讨论兵家学术；谁说不是“天作之合”呢？去年六月在北京和友人见面时，得知此安排后，打从心里就觉得，这次研讨会非参加不可了。

“临沂是山东最贫穷、最落后的山区……。”会议前一个月，小张在电话里如此这般地形容一番，虽然心中颇有畏怯，然而，为了一睹兵书竹简的“风采”，依然壮胆赴会。

临沂位在山东的东南隅，沂河及沭河在这里交汇后，形成一条巨蟒继续往南奔腾翻滚；而这座轰动中外的城市，就座落在沂河的西岸。从地图上观看，横的解放路、银雀山路及金雀山路，纵的是新华路、沂蒙路及沂州路，宽坦笔直地把整座临沂市划成一块一块的方格子，使人觉得这是个规划得很整齐的城市；而沂蒙山区的政治、经济及文化，都以此为辐辏，向四周波射出去。

我们以济南为会合地点，第三天一早，这几十名外国的与会学者要在午餐的时间赶到开会的另一地点——临沂的陶然居宾馆。全程二百七十余公里，一路上虽然警车开道，然而，要穿过几个大城市，要越过几座大桥，路上人多车多骡子也多，哪有那么容易就抵达呀！

我们赶呀赶，赶到了泰安。泰山坐在我们前面，伸长两双肩膀，拦住所有人们仰慕崇敬的视线，也拦住历史上所有帝王的野心，安稳厚重地镇坐在文化的上游和源头；这时候，我们想起了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想起了秦始皇到这里举行封禅之礼，想起了汉武帝、清高宗多次登顶观四海。历史的片段还没完全落幕，旅游车倏忽地就离开了泰安，继续往南赶，真是无情得很。

赶呀赶，有的人还拿起地图盼望呀盼望。两个小时后，“我们到曲阜了！”有人高兴得站起来欢呼一声。曲阜像一蕾圣洁高雅的巨型莲花，慢慢地张开一瓣一瓣的花朵，向我们吐送中华文化的芬芳，我们以视觉听觉触觉作全身性的体会，也闭目以第六感的灵觉作全位性的反思，三千年前的文化电波以这里作辐射中心，推动历史的巨浪，巩固民族的尊严，为什么能够感化其他民族不能感化自己？波澜壮阔的问题还没想通，司机匆促地就将我们拖走，继续往下一站奔驰，真是刻薄。

赶呀赶，赶呀赶，突然我们看见“泗水”的路牌，“刘邦！”美国学者苏德恺第一个喊起来，刘邦微贱时不是担任这里的亭长吗？难道亭址就在这里吗？马路很宽敞，两边的店屋很整齐地排开着，车子缓缓前进，历史悠悠奔驰；不事生产作业，试为亭长，好酒及色，狎侮廷中吏，见其上有龙……，一幕一幕的历史在脑际飘过，就如一条一条街路在眼前幌过一样。走了，泗水赶过了，汉朝走了，汉族耀武扬威的历史走了，我们又往

前方赶路了。多么短促呵，盛汉的历史。

赶呀赶，已经中午一点了，历史总是迟到，历史总是熬煞人心。突然，我们到了费县！怎么倒回去春秋史呢？这里不是古费国吗？鲁国季氏的采邑不是在此吗？他还邀请孔子的学生闵子騫来担任县长，吃了一鼻子灰，“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东张西望，我们倒回头观读春秋史，倒回头浏览这封建时代，一个片段又一个片段，一个感喟又一个感喟。历史的纵横交错，有时令人惊心的；历史的重叠倒折，有时使人感叹的。仅仅十分钟，我们就离开了闵子騫、季氏、古国的春秋史。

赶到临沂的陶然居，已经下午两点多。我们感觉很累；在这条“历史甬道”里，我们马不停蹄地奔驰了六个多小时，目不转睛地张望了六个多小时，赞美，感叹，惊讶，惋惜，情随景而动，意随物而移，怎能不累呢！

研讨会第二天上午揭幕，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刘华清将军主持开幕典礼。与会人士除内地学者二、三百人之外，还有我们这批从美国、英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希腊、台湾、香港及日本等地区赶来的人士，共四百余人。会场肃穆庄严，仪式简单隆重。开幕典礼两个钟头就结束，接下来是大会发言的时间了。大会安排了十五名发言人，他们分别来自美国、日本、意大利、香港及中国；也许人数太多了，有些人无法“畅所欲言”，仅“点到为止”。为了让外籍学者能和中国学者沟通，大会安排了即席传译的工作。无论用汉语、英语或日语发言，大会通过传译员的现场翻译，立刻用另外两种语言在传送波带里播放出去，使与会的各国人士都能积极参与。这是大会最成功的地方，值得在此表示赞赏。

研讨会分成四组：第一组是《孙子兵法》的文献研究，分三场，分别由中国杨丙安、美国基德尔·史密斯及希腊斯摩科

维蒂斯主持；第二组是《孙子兵法》和现代战争，亦分三场，分别由中国张德成、美国希鲁斯·麦克拉仑及罗马尼亚亚康斯坦丁·安蒂普主持；第三组是《孙子兵法》与现代社会，分别由中国陈炳富、日本阿竹仙之助及香港司徒伯兰主持；第四组是《孙子兵法》的东传西渐，由中国杨少俊、香港笔者及台北李子弋分别主持。在这数百名与会者之中，有大学校长、中心主任、教授、院长、将军、主编、大使、顾问、参谋长、研究员、武官、厂长、经理、处长、董事长等不同身份，可谓震天动地、声势浩大了。

参观竹筒兵书当然是在临沂开会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所以，大会在第二天上午就安排我们参观云雀山汉墓竹筒博物馆，满足大家的心愿。

博物馆就在城里，车子兜两圈就到了。

一跨进门口，即发现是个很美丽的庭院，垂柳，池塘，八角亭，假山，花草，一座一座的宫殿楼宇，简直是一座花园。对我们这批观光客来说，面对此良辰美景，照相留念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了。顷刻之间，大伙儿忙忙乱乱，争地盘抢镜头，恨不得把整座博物馆带回去。

馆分三进，每进都站着一座双层宫殿楼宇。楼内灯光设计、景物布置、图片说明、实物摆设、馆员讲解、竹筒典藏保管等，堪称第一流，令人欣慰无比。谁说临沂最贫穷？谁说临沂最落后？只要给予自由发展的机会，再加五分的奖励，即使最贫穷最落后，他们也肯定可以干出十分的成绩。看了这座博物馆，我对他们充满了信心。

二十、孙臆及兵法重见天日

研讨会在即将结束的下午，曾经安排了一场很有意义的“简报”——孙臆的后裔向各组学者报告《孙氏族谱》、《孙臆传影》以及《孙臆墓碑》的发现经过。

司马迁在《史记》里，明明说得很清楚，“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臆。臆生阿、鄆之间，臆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这位孙臆，不但是孙武的后代，而且“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以司马迁的谨慎和博览，这段记载应该是靠得住的。

宋代以后，有些学者提出了异议，认为《孙子兵法》不是孙武的著作，而是后人所伪托的；更有些学者不但认为《孙子兵法》是伪托，连孙武其人的存在也否定；甚至有些学者更认为，《孙子兵法》是孙臆完成的，《史记》所说的《孙臆兵法》，实际上就是《孙子兵法》的同一部书。疑古学风发展到这个地步，不但无益于学术，也无益于中华文化了。

七十年代初期，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对这个千余年来悬而未决的疑案，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从这次出土之中，我们可以判定，《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正如太史公所说的，不但分别是不同的两部书，并且很早就已经分别流传于世了。今天，根据地下出土的实物，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孙子兵法》是孙武的著作，《孙臆兵法》的作者是孙臆，他们有着先人及后代的关系。至于那些否定孙武其人以及否定《孙臆兵法》的学者，在证据面前，也只好低下了。

孙臆其人及其书重新被肯定，对学术界而言，真是“大快人心”！

现在，孙臆的后代，也可以说是孙武的后代，来向我们报告《孙氏族谱》、《孙臆传影》以及《孙臆墓碑》的发现经过及其情况，使文献记载、地下出土以及现时材料能够三结合，更是“大快人心”了！

原来在一九九一年的夏天，山东省鄄城县红船镇孙老家村发现了两种重要材料——《孙氏族谱》和《孙氏家祠序》，当时即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兴趣和关注。经过几十位历史学家及文物考古学家的鉴定、分析和论证，一致认为《族谱》所载完全翔实可靠，孙老家所处的地理方位与《史记》记载的“臆生阿、鄄之间”是完全相符合的，《族谱》内碑文的记载符合客观情况和历史事实。这一新发现，不但使《史记》的记载落实，也使现时实况和历史挂上钩，历史得以绵延不绝；而历史上著名军事家孙武及孙臆，他们的血液并没有断绝停顿过，就在主席台上报告人孙世民先生的身体内依然不断地运行着。

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消息，也是一件多么有价值、有意义的发现。

今年二月，孙老家村又有新发现了——《始祖臆公传影》及另一部《孙氏族谱》。

《始祖臆公传影》是清代摹本，原绘于明代万历年间，所用材料是清时粗棉布。传影长二·二米，宽〇·九三米，影高〇·七二米，为孙臆坐像。图中孙臆端坐四轮车上，神采奕奕，长髯飘拂，掐指运算，气度不凡。背景绘有远山近树，小溪茅舍，浓淡相宜，意境幽雅，空旷深远。右上端有篆书“始祖臆公传影”六字，左端有篆文“大明万历年岁次乙卯端月”十一字。

《孙氏族谱》为清顺治年间修，古式线装体。前面几页序言

已残破，但拼凑在一起后内容完整清晰，与去年发现的完全一致。《序言》说：“闻吾族姓，实孙武之裔，膺祖之后，膺祖之子胜，胜子盖，盖子智，智子念，念子长丰、次益，益子卿，卿子赁。以上无传，只知四十八世岳祖，四十九世祜宋末复涉山左，右鄆祜右，红船之阴，其地古路深沟，因名孙古路沟。明末遭李闯兵灾，族谱损失数页，祜祖下四世不知，只知孙孚为五十四世……。”根据《序言》，可知孙武、孙膑后代子孙的大略情况和世代传人，也可知他们的后裔在历史动乱中几经迁徙往返重建家园的情况。

当时，大约有六十几位史学家、文物考古学家及古建筑设计家正在菏泽参加孙膑故里建设的规划论证会，听到这个发现后，立刻驱车专程赶到孙老家村。经过他们认真的鉴别、分析和研究后，一致认为：传影和族谱都是真品而非伪造；它们历经数百年沧桑变化，依然保存完整，价值甚大，弥足珍贵；他们更认为，鄆城县孙老家村就是孙膑的故里。

孙世民先生的简报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分钟，然而，我们却深深地感觉到，中国的历史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她无时无刻地包围着我们的四周，活生生地展露在我们的眼前，无论是地下出土的文物，或是文献记载的事迹，她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和现今的材料，甚至于活着的人物，结合为一条“立体的历史”——有地下的、有过去的、有现在的。历代有一些学者，在创立自己的学说时，有时蓄意破坏“历史”，推翻“历史”，以达耸动人心的目的；似此作为，不但支离破碎了一些史迹，而且造成一股“否定”的学风，危害社会及人心。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孙武、孙膑以及他们的著作，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了。

短短二十分钟的简报，等于上了一堂课，所以，当孙先生下台时，大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为孙武孙膑的后人鼓掌！为历史鼓掌！

二十一、爱山——中华民族的精神

你可以登万里长城，你可以游长江三峡，你可以赏月西湖，你可以浮船松花江；但是，作为一名知识份子，你不可以不登山。

山，是中华文化的象征；而泰山，更是象征中的象征。泰山，和中华文化等寿，是中华文化的最高转播站。远古时代的无怀氏、伏羲氏及神农氏，据说都和泰山有关系；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据说也都曾经封禅过泰山，所以，中华文化的历史有多远，泰山的寿命就有多长。《白虎通·封禅》说：“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报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日，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封泰山，是一个新朝代的开始，是一个新局面的更张，中华文化通过这新局面向另一阶段延伸拓展，所以，泰山是中华文化的无形转播站，不断向这片风采多姿的神州传播最新的讯息和光芒。

泰安是登游泰山的起站，这里有许多设备理想的宾馆和饭店。

泰安城里有岱庙，是游览泰山的重点节目之一。在游览岱庙之前，我们乘搭一路公车先在市区内兜个大圈，走马看花式地浏览一些民情。这是个很古老的城市，虽然房屋大部分是二、三层，不过，街道规画得还相当不错。滦河自黑龙潭南下，带来了一条几十尺宽的清碧宁静的小河，蜿蜒地穿过市区，然后循南而行，长可数公里。无数摇曳生姿的垂柳，蒙着丽日，迎着清风，甩着青丝绿叶的长袖子，排排地闲立在滦河的两岸，痴痴

地望着悠悠的河水，览视着匆忙来往的过客。没想小小的泰安市，腰间竟围着一条如此旖旎清雅的带形公园，真是令人惊喜。

“到处都在拆房子！到处都在盖房子！”车子走了半圈，我打从心里叹了一口气。是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政策，泰安百姓似乎富庶起来了。不但处处新房新屋，大半个泰安都在拆旧盖新，为泰安换上新面貌。“五年后，泰安肯定和今天判若两样！”下车时，我肯定地想着。

岱庙位于原泰安城的西北角，规模很大，占旧城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水经·汶水注》引《从征记》说：“泰山有下、中、上三庙。墙阙严整。庙中柏树夹两阶，大二十余围，盖汉武所植也，中庙去下庙五里，屋宇又崇丽于下庙，庙东西夹涧。上庙在山顶，即封禅处也。”根据这段记载，岱庙属于下庙，至迟在汉代已经建成，而且是登泰山必到之处。它是仿照古代帝王宫殿式样建成的一座巨型庙堂，除中轴线四组巨大建筑物为主殿之外，东西两则各配以殿、回廊、亭台，四面围筑城堞，各角配上耸高的了望台。主殿“天贶殿”设在中间偏后处，是古代帝王祭祀东岳泰山神的地方，檐间悬有“宋天贶殿”的匾额，檐下是八根大红明柱，它和北京太和殿、曲阜孔庙大成殿，合称古代三大宫殿式建筑，可见其富丽雄伟了。

其他值得赏玩的地方尚有汉柏院、唐槐院、仁安门、铜亭等等，多不枚举。“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养一人”，这是清代皇帝留在岱庙东御座内的一副对子，上联充份反映了一人治国的尊严和神圣不可侵犯，下联却也颇能表达皇者的谦冲负责，可谓善制了。

出了岱宗坊后，就是登山的路子，这是中国人最喜爱的路子。

从这里到最高的玉皇顶，一共有六千五百余石级，路是越

走越急，阶是越高越陡。等到你踏上十八盘的时候，那真是一步一喘、一举脚一颤抖的境地了。据说，上山得四个小时，下山也得四个小时，真是“艰苦备尝”了。

自古以来，到泰山封禅的皇帝不可谓少。夏禹、商汤、周成王、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汉光武、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以及清高宗等等，他们都不辞千里跋涉，东来临海之地，封泰山禅梁父，难道他们都徒步登山吗？我真怀疑。至于诗人骚客登临的，那就更多了；难道他们也都是自己登上去的吗？我不相信。《老残游记续集》在第二回里，记载了德夫人、环翠、慧生及老残四人上泰山，说：“又往前行，见面前有‘回马岭’三个字，山从此就险峻起来了。再前，过二天门，过五大夫松，过百丈崖，到十八盘。在十八盘下，仰看南天门，就如直上直下似的，又像从天上挂下一架石梯子似的。”这条惊险万状的山路，原来都是乘着轿子的！那用得着他们四人花费半点脚力！你看，老残接下说：“大家看了都有些害怕，轿夫到此也都要吃袋烟歇歇脚力。”吃力的原来都是轿夫！那么，文人和皇帝，都是自己徒步上山的吗？

今天，轿子已经完全看不见了，然而，登山的人依然多如过江之鲫。尤其是老年人，似乎比年轻人多上几倍，真使我们感到惊奇！中国人依然热爱着山。

“年轻人要上班做工，那有时间登山游览！”一路上，我都这么想。

“不是，不是，”小张说：“这些老年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每年都要来一次！带着自己编制的一双最漂亮的绣花鞋，一路上有庙就祭拜，有阁就礼敬，要自己一步一步爬到最高的玉皇顶；然后，在那里祭拜祷告，再把绣花鞋留下来。然后，才一步一步走下来。每年走一趟，就可保佑全家今年过好日子了

……。”

“五大夫松！”走进十八盘，石华看见一座牌阙，高兴地向我喊着。

《史记》说秦始皇封禅下山时，风雨骤然暴至，无处可避，只好躲在松树下。所以，就封这几棵树为五大夫；原来就是这地方！数了几遍，似乎少了两棵。其实，何必那么认真呢？逸云不是在老残面前唏哩哗拉地说：“我们山东人性拙，古人留下来的名迹，都要点缀。譬如这泰山的五大夫松，难道当真是秦始皇封的那五棵松吗？不过既有这个名迹，总得种五棵松在那地方，好让那游玩的人看了，也可以助点诗兴；乡下人看了，也多知道一件故事。”这是多有趣的事！谁说山东人性拙？只可惜已不足五棵，合该早日补种。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是一个爱山的民族。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对于山和水，似乎没有偏颇；然而，中国人怕水，怕河、怕海，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中国所有名山名岭，无论多么险峻耸高，几乎都盖了庙庙观观，供人上山顶礼膜拜，让人登临游览。然而，碰到什么水，什么河，尤其是东边的汪洋大海，不但束手无策，而且心存畏惧。所以，有人说中华文化基本上是大陆文化，是农业文化，而不是海洋文化、商业文化，确是有几分道理。你看，踏入十八盘后，登山之路简直如天梯，直上直下，高不可攀，危不可望。然而，一条一条花岗石阶却牢固坚实地铺上去！似此克服高山峻岭的毅力，不但令人钦佩不已，也让人对中华文化深层结构的内涵击起无限的深思。在整个石岗斜坡上刻上一部金刚经，在岱顶留下无数的字碑，在十八盘的山腰刻下悬空的万丈碑；这些，谁说不是爱山的表现？

下山时，一串一串的问题不断在我脑际萦回着。

二十二、老残逛过后的大明湖

到山东，没有人不到济南，到济南，没有人不到大明湖；到大明湖，没有人不想起《老残游记》。

刘铁云在《老残游记》的前几回里，把大明湖及济南描写得简直天上人间，任何人读了这段美妙文字，无不遐想神往，恨不得能到这“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名城住上一阵子，分享这座别号“泉城”的济南的垂杨流水的乐趣。

济南，应该是中国很早的名城之一。

根据古籍的记载，虞舜尚是普通百姓身份的时候，曾经在历山耕田，由于虞舜崇高道德的感召，只是一年的光景，那里的农民都受到感化，纷纷将原来互相侵占争夺的土地退让出来，大家过着廉逊礼让的平和日子。这个历山，相传就是今天的济南了。这个说法如果可靠的话，那么，四千年前这地方已经列名于历史金榜上了。打开济南的地图，还看到街名有“舜井”的，就在黑虎泉之旁，想来虞舜曾经在那里凿过井汲过水；南郊还有路名叫“舜耕”的，虞舜当年感化老百姓的耕地大概就在这里附近了。此外，舜耕路东边的千佛山，据说本名就是“历山”，后来易名为“舜耕山”，隋朝开皇年间建千佛寺后，才改今名；那么，它的名字几乎可以和虞舜等寿了。试问，历史上有多少个地名寿高如此呢？

其实，千佛山又叫靡笄山。春秋中期，齐、晋曾在山脚下发生过一场争霸战。在这场著名的“鞌之战”中，齐顷公骄恣专断，临战之际，竟夸下海口说：“姑且先打过这场战争、消灭

敌人后，我才回来吃早饭！”结果被晋师追杀得非常危急，绕着华不注山三圈，差点赔了性命。所谓“鞞”，据说就是历下；所谓华不注山，据说就在今日济南东北十五里处。今天，地图上依然能找到这些“寿比南山”的地名，真使人惊讶珍惜。《读史方輿纪要》还说，华不注山之下有华泉，就是当年逢丑父使齐顷公取饮的地方；想来这地方还有泉水吧？

去年年底，当我知道山东古国史研究会及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主催的学术研讨会以济南为聚散地时，就雀跃万分。可以看老城，可以逛名湖，可以追寻老残的游踪，还可以重返几千年前的历史；一举数得，何乐不为？

抵达济南的第三天。我们就逛湖去了。

我们乘十一路公交车抵达西南门，提早用过午餐后，就向大明湖迈开脚步。这阵子，大明湖正举办“泉城第十三届花灯会”，西南门的门阙上除了悬挂红底白字的塑胶标语之外，还站着两只五、六尺高的塑胶猴子，以浓艳七彩的色调展露在你的眼前，告诉你今年是猴年。看见这副配搭，我们连照相留念的兴趣也索然了，心中嘀嘀咕咕地背着相机穿门而入。进得门来，眼前亮着一座很别致的假山，然而，假山上又站着几只塑胶猴子，造型色彩与门口的完全相同，非常刺眼。花灯会本来是一件雅事，然而，为什么弄成这么一种调调呢？如果老残看到假山、古阙是这样的装扮的话，肯定会像他在历下亭旁那几间房子一样，叹息地说：“没有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和老残一样，先至鹊华桥，循正面的南门进场，然后乘小船到历下亭，那么，就避开了这些嘀嘀咕咕了。

这时候正是午膳时间，亭下、回廊间、树荫旁、旷地上，到处都是游客，他们不是张开饭盒吃饭，就是打开饮料喝水，一时之间，纸屑、果皮、塑胶盒、玻璃瓶及残饭弃骨，随着清凉

的湖风到处翻滚飞扬，像枯花败叶一样，撒满了整个地上，几无清洁之地。我们慌慌张张地奔向前方，那是一个游艺场，摩天轮，碰碰车，登月箭，碰碰船，人的喧闹声，机器的滚动声，汹汹隆隆，没有片刻的安静。瞄了一眼后，我们马不停蹄地立刻向前奔走。

到了铁公祠，骤然想起《老残游记》的一段文字。老残说，到了铁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见对面千佛山山上，梵宇僧楼，与那苍松翠柏，高下相间，完全倒影映在湖里，显得明明白白。老残还说，映在湖面上的楼台树下，格外光采，比上头的那一个千佛山还要好看，还要清楚。据老残的描写，千佛山应该在湖畔，至少不可相距太远，才可倒影在湖面上。然而，千佛山主峰不过二百八十几公尺，站在济南市的东南郊，和济南市偏北的大明湖相距至少三、四公里，怎么倒影在湖面上呢？从大明湖南望，千佛山既矮小又邈不可及，怎么看得到山上的梵宇僧楼呢？又怎么说湖面上的楼台树下比上头的更光采好看呢？我们站在那里张望了好一阵子，一点也看不到千佛山的倒影，更看不到山上的梵宇僧楼，想来文人雅士，笔中生花，纸上创意，藉以逗引读者的遐思神往吧。

奔进铁公祠，没想那里有个贩卖部，许多人争着买东西，争着站个小位子吃东西，更加吵杂。穿过沧浪亭，我们沿着湖边小径奔向明湖饭店。

还没到饭店，远远就望见一个七、八丈高的三夹板瓶子，大大方方地站在群树中，好像一个粗大的壮汉袒胸露肚地站在一群乖顺的女学生里一样，仔细一看，“趵突泉啤酒”，原来是个商业广告。广告底下四周的树旁，到处钉着“明湖饭店”的红色牌子，像补丁钉在西装上。唉，济南人做生意做到这个地步，实在也没话说了。往前再走几步，就看见一个带形的小岛，岛

上种着一排柳枝，柳叶飘摇，临风招展，煞是迷人。然而，就在这一排柳枝的身上，被钉上一条二、三十尺的白色塑胶板，上面“济南卷烟厂职工向朋友们问好”十几个字，红色，每字一尺见方，像一支一支尖针一般，钉住人们的眼珠，使人难受，使人发怒。

“噢，那有荷花呀？”大明湖逛了大半圈，突然觉得若有所失，忙问着石华：“铁公祠的那对门联不是说：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荷花躲到那儿去呢？”

“老残是看到荷花的……”石华指着铁公祠说：“在那里，老残看到荷池；在历下亭的两边，老残看到更多的荷花。”

“铁公祠门前不是有副对联吗？”我说：“一盞寒泉荐秋菊，三更画船穿藕花。为什么我们没看到莲藕荷花呢？真奇怪！”也许，那又是文人雅士兴来之笔，想当然地造景创言呢。什么“两边荷叶荷花将船夹住，那荷叶初枯，擦的船嗤嗤作响；那水鸟被人惊起，格价飞；那已老的莲蓬，不断的绷到船窗里面来”，全是老残胡诌，还说“随手摘了几个莲蓬，一面吃着，一面船已到了鹊华桥畔”，真是天晓得。

经过花卉馆，就在北极阁之前，我们看见一个很大的方池，方池中央树着一块牌子“王莲”，底下还有“王莲属睡莲科，原产于……”几行说明文字。我们非常高兴地终于看到蓄养莲花的池塘了，而且养的还是莲中之王！拿起相机摄影为念，镜头瞄了大半天，我们找不到半株莲花，原来那只是一塘供人扔饭盒、纸包、果皮、碎骨的池水！“王莲”及一大堆说明文字不过是臆想之词，不过是文人雅士兴来之笔而已；唉，济南人真是幽默风趣哟。

“济南有这么一个湖，已经很难得了！”离开时，石华说。

也许，老残就是抱着这样的心境来描写大明湖呵。

二十三、当济南不再是济南时

“济南市的四周，有十万口井，每天不停地抽！”抵达济南后的第二晚，有位济南朋友到宾馆来和我们聊天，他含义深远地说。

第三天，我们逛过了大明湖后，依然乘十一路车，到趵突泉去。

趵突泉位在济南市中心，在大明湖之南，是济南七十二泉之首，更是中国五十名泉之冠，被誉为“天下第一泉”。《集韵》说：“趵，跳跃也。”突，喷突。然则，趵突之泉，就是跳跃而往上喷突的泉水了。《清一统志》说：“自崖以北，至于历城之西，而有泉涌出，高或至数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泉水能往上喷突数尺高，那么，取名为“趵突泉”是最适当不过了。

实际上，济南大小泉水岂止七十二处。《泗水县志》说：“境数十里内，泉如星列……名泉七十二，大泉数十，小泉多如牛毛。”如果这条记载确实的话，那么，这附近的大小泉眼应该多不胜数了。而在这“多如牛毛”的无数泉眼中，趵突泉却“冠绝群泉”，可见其卓尔不同，以及声名远播了。

我们从东门进去，穿过枫溪，迎头就看见远方露出一只龙头，五颜六色，张牙露爪，用光亮的塑胶片敷制而成，蹣跚在古拙有趣的假山上。假山下有一条五颜六色的小龙舟，用塑胶敷制的，两排坐着几十个划手，也是七彩艳丽的塑胶制成的，也许摆设得太久，破破烂烂，东歪西倒。“大概又是什么花灯会之

类的游戏了！”我心里一面想，一面迈步前奔。

只不过几步路，就看到了李清照纪念堂，那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宫殿庭院，非常清雅新丽，顿时耳目焕然一新，高兴得直奔过去。

在门口“一代词人”的匾额下高高兴兴地照了几张相后，我们带着喜悦的心境往内庭走去。庭内种了许多桃花，这里正盛开，满院的桃花披着粉红色的罩纱英姿焕发，落落大方地迎接着我们，“甚佳！甚佳！”我们迭口不绝地赞赏着。殿里中央陈列着李清照的一座白色塑像，高约十尺，闲雅高贵，潇洒秀逸；两旁悬着一幅隶书对子，“华光月影回相照，玉骨冰肌未肯枯”，对得好，字也写得好。除此之外，壁上还悬着许多李清照的不同造像，都是名家画的；四周又陈列着《漱玉词》及《易安文集》的各种不同版本、注释本和研究专书；这些，都无不显示出布置者的用心。我们在那里盘桓了很久，左留连右忘返，最后才狠着心离开。

纪念堂的附近原本有许多泉眼的，如假山后面的马跑泉，鱼馆前面的卧牛泉，柳絮泉，黄华泉，漱玉泉，以及著名的金线泉，老金线泉，然而，我们兜了两圈，根本什么也看不到。老残当年游到这里，曾经请教了一名士子如何观赏这金线泉，士子教他趑到池子西面，弯身侧头向水面看，老残如法泡制，果然水面上有一条线，仿佛游丝一样，在水面上摇动，老残不禁高声喊叫：“看见了！看见了！”老残到底看见什么呢？原来这泉眼里有两股泉水，力量差不多匹敌，喷涌出水面时，经阳光照射，中间泾渭分界处就露出一条金线，有时，还会随着左右两股泉水的强弱而左右摆动，成为一大奇观。今天，卧牛泉、柳絮泉等已不知去向，更不要说活跃了几百年的金线泉及老金线泉了。

“为什么喷泉不见了呢？”我又奇怪又焦虑地问着自己；忽然，想起昨晚朋友的话：“济南市的四周，有十万口井……”莫非泉水都被抽光了？我真不相信。

在我的想像中，纪念堂前面这六、七处泉眼，再加上泺源堂后面的北煮糠泉，应该是交织成一幅美妙的天然景观呵。有的泉眼欢涌喷跳，有的夺路而奔，有的姗姗而游，有的激荡飞驰，有的爆裂四散；夺路激涌者，跃起如盆的蘑菇水花，使人心旌摇荡；散漫游步者，如串串珍珠滚动在清澈的水中，晶莹剔透，令人目不暇给；爆裂激飞者，如火星飞弹横闯四溅，触处开花，翻身乌有，令人心惊胆跳，赏叹不已。更有泉眼涌动着团团细纱，如烟如雾，袅袅腾腾，给人以飘飘欲仙的感觉；再看看泉底，石子五颜六色，清晰闪烁；水藻随波摇荡，如绘如织……。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天然景观呵。

再看看老残，他是怎么写趵突泉的。“在大池之中，有四、五亩地宽阔，两头均通溪河。池中流水，汨汨有声。池子正中间有三股大泉，从池底冒出，翻上水面有二、三尺高。据士人云：当年冒起有五、六尺高，后来修池，不知怎样就矮下去了。这三股水，均比吊桶还粗。池子北面是吕祖殿，殿前搭着凉篷，摆设着四、五张桌子，十几条板凳卖茶，以便游人歇息。”这又是多么美妙的一个世界呵！坐在殿前凉篷下喝茶，应该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了！来济南，谁说最大的目的不是来看这美妙的景观？谁说不是来喝一碗趵突泉的茶？

想到这里，我们立刻往西边走，沿着指示牌找趵突泉去，循着小径喝趵突泉茶去。看到了，我们看到“第一泉”三个大字牢牢地嵌在背面的墙壁上；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刻着“趵突泉”的石碑高高地竖在水中央，碑后还站着一座小亭——观澜亭；亭的这一边就是泺源堂和望鹤亭茶社；然后，在堂和亭、亭和社、

社和堂之间，就是一塘面积相当大的池水，池面上浮着碎纸、食盒、残羹、废瓶、烟匣及污物等等，到处都是，满眼都是。

“喷泉在那里？喷泉在那里？”石华最先发问。

“找罗！”我兴致勃勃地绕着那一塘沉寂的脏水，眼睛不停地扫描；当年跳越出水面五、六尺高，修池后也有二、三尺，粗如吊桶；如今难道连一、二尺也消失了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绕了两圈后，我才恍然大悟“十万口井”的含义：济南市发展工业，每天消耗大量地下水；郊区发展农业，耗水量更是惊人；那么，地底下还有水吗？还会喷泉吗？“一池碧波，清如明镜，浪花飞溅，声若隐雷”，看来只有在历史的回忆中了。

突然，想起古书上一则故事：在某深山里，住着一名善恶交战的异人。白天，他的肌肉丰满三时，脸色红嫩，面露吉祥之色；晚上，他消瘦三时，青面獠牙，有殺伐之相。山外一位老者见了觉得很奇怪，就关怀地问他，异人说：白天他心房朝上，精神升腾，所以四处做善事，给施舍，因此也就丰满三时；夜里心房翻下，精神颓降，所以到处干坏事，逞凶恶，因此也就削肉三时。他每天就这样善恶交替地过日子，自我相斗，日夜交战，永无竟时。

谁说工业化不好？高楼大厦的大都市，快捷迅速的交通工具，无远弗届的通讯网络，五洋六州汇聚一处的卫星电视节目；这一切，有那一件不是拜工业化之赐？在工业的催生胚造之下，人类极尽视听的享受，古人誉为高度娱乐的“弋猎狗马驰骋”、“声色滋味饮酒”完全无法和我们相较；在工业的胎育塑形之下，人类像乘坐太空飞碟一样，以愈来愈急的速度向前发展，以愈来愈密的脉搏向时空推进，古人赞为“山中一日，世外千年”，我们现在享有的，何尝不是“今人一日，古人千年”？然而，如

果我们忽视环保，作贱传统文化，工业化将只是一场瘟疫而已呵！济南如果到处是高楼大厦，工厂林立，那也不过是个二、三流的现代城市而已；然而，济南如果丧失了“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济南如果丧失了大明湖及四大名泉，济南就不再是济南了！

济南当局的领导人，怎么可以不用一点心思呢！离开趵突泉时，我一直在想着。

二十四、珠江河畔

十二月中旬，当我和石华拎着两件小行李自广州火车站步出来后，代表研究会的小吴立刻把我们接住了。我们来广州已经好几次，虽然车多人杂，倒也勉强还能适应。车子爬上人民路后，朝南直奔，拐过沿江路来到海珠广场；呵，这是广州最繁华的地区之一了。华夏大酒店像椰树般地，伸着长长的身躯站在广场边欢迎我们。

我们被安排在三十二楼，朝南，面向珠江，把行李摆妥后，立刻拉开阔窗帘——哗，整条珠江竟横躺在我们的身旁！花拉花拉的江水，一顷一顷的波浪，永不停息的向我们擦身而过，往东边顺流而下，穿山越岭，过壁经岩，然后，从虎门镇那儿奔向大海。

珠江的上游其实可分为几条河流——以最西边的三水来说，北有北江，西有西江，二水相汇后，分成数小支流入番禺附近的珠江。再以北部的花县来说，流溪河从以温泉著名于世的从化开始发端，然后向西南委婉而下，到了广州北部，以千

波万顷的姿态注入珠江。再以东部的惠州及东莞来说，东江的流水从博罗的东部开始西奔，张着铁臂伸向惠州，又张着铁臂泳向东莞，到了石龙镇，化作三头六臂，在冲积平原上拨开了几条水道，向珠江口吼泳而去。此外，在从化与东莞之间的增城，也打锣打鼓地派出一条东拐西弯的增河，像赶市集般地赶到石龙镇的附近，然后卜通地跳进珠江。这些江江河河，万缕千丝，千头万绪，把整个广东及华南带进来，然后，汇成一条滚滚的珠江，从虎门镇冲口而出，吐向世界。

“下午是自由活动。”小吴摊开节目表，打断我的思绪说。

“我们到北京路逛书店买东西。”望着石华，我征求她的同意。

从北京路回来，随使用个晚餐后，我们就坐在敞阔的窗边，望着珠江，望着中国的近代史。

这个时候，整条珠江由东到西，都尽在眼里。

人民大桥架在最西边，渺渺茫茫在暮色中，像一条白链似的。海珠桥就在华夏大酒店的脚边，几道拱形大铁架实实在在地跨在珠江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二十几个挂在桥上的红字，在昏黄的暮色里依然耀眼夺目。再望过去，就是海印大桥了；高可顶天的石柱像巨人般地直立江中，张开两臂，抓着几十条巨缆，钩着大桥的桥面，好大的气魄呀！三条大桥就像三串银珠，围兜着珠江，使她更具魅力。

沿着珠江两岸，整齐地种着两排老树，葱葱郁郁地护着盈满的江水，两排橙红色的路灯，异常整齐地站在岸边，从人民大桥这一头沿江排队而来，穿过海珠桥，又从海珠桥排过去，排过海印，排向远远的天外。

黄河是中华文化的摇篮。在中古以前，黄河流域孕育着这

古老的东方文化，她像一条黄色的巨龙，从青海的高原盆地泻将下来，翻过北方的河套，向南直奔，然后折东奔北，流入渤海。她带来无数的黄沙黄土，也带来北方刚强坚毅的文化，从黄帝开始，逐渐形成中华文化的主流。中古以后，这条巨龙奔向南方，在长江流域落地生根，苍苍翠翠，郁郁葱葱，中华文化成为一条青色的苍龙，翻腾滚跃，为历史谱写许多可歌可泣的诗篇。

清代末年，这条巨龙奔到珠江，她豪饮东江、西江、增江及北江等的流水，她牵动整个华南地区的千千万万条神经和血脉，然后，从林则徐焚鸦片烟的虎门镇舞起，时而张牙怒爪，时而横眉瞪眼，时而翻跃绞滚，时而漫舞腾飞；呵，你说，中国的近代史，不是珠江这条巨龙舞出来的吗？

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汇流——法家极端专制的文化统治整片土地，儒家文化的阴暗面不断腐蚀整个社会，教育失去目标，以及教育完全疏忽，长期积累下来的恶果，永远停滞不前的农村经济等等，就像东江、西江、增江及北江汇聚于珠江一样，一时之间全汇流到近代史狭窄的河流里来。于是，义和团、八国联军、维新、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帝国主义侵略剥削、日本军阀入侵、国共交战……，象山洪爆发，天崩地裂，全在近代史里冲破堤防，泛滥成灾，淹死亿万无辜子民，淹沉亿万良田美园。

淌血成江河，积骨成丘山，付出无尽的代价后，近代史差强可以打个句号；这个民族可以勉强站起来吧！然而，历史不是断流，旧文化旧传统依然不断灌进近代史，强烈地污染近代史！谁说这个民族已经站起来了？

坐在三十二楼十八号房的窗边，我们看到历史擦身流过，我们听到历史的波涛一声一声在奏响。

“现在是香港了！这条巨龙的龙珠！”突然，我有所感悟地在内心叫了一声。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彩珠是女娲补天时遗留下来的五彩石，来自昆仑山的深谷，五彩光辉，自圆自滚，可行可飞，白天露五彩，夜晚散光芒，通体透亮。据说，蟒蛇如果觅获彩珠，供在唇前吐纳把玩，不消一个时辰，立刻化为巨龙，并且通体发光莹透，神力无边，法术无尽。

你说，这样的一颗彩珠，谁人舍得璧还？谁不坚持掌握在自己手中？

彩珠本来就是神州自家物，是近代史跨上第一步时失落在路旁，当历史老人回头拣回时，为什么竟是这么多曲折呢？让珠江这条巨龙舞起来吧！通过这颗彩珠，通过彩珠高效率的现代精神和文明，让珠江通体透红华润，让古老的中国洗尽历史的污染、淤积，然后，上天行云布雨，下地布恩施泽，继续为未来的历史领风骚！

望着珠江滚滚的涛水，我们不禁簌簌泪下。

二十五、广东名山走马看

广东有四大名山：西樵山、鼎湖山、丹霞山及罗浮山。

那天上午从佛山赶到西樵山，除了想一睹广东名山的风采外，也想探望当年保皇党大旗手康有为读书之所。

专车将我们带到奎光楼前面的小停车场，使我们一下车就看见西樵山的胜景。西樵山位于南海县的西南面，距离广州不过四十几公里，距离佛山就只有二、三十公里了。全山方圆四

十里，共有七十二峰，主峰海拔三百四十多公尺，并不怎么高，不过，山上有个天湖，山腰又有康有为读书处，所以，也值得一游，穿过奎光楼走了不远，就看见葫芦湖，湖的对面就是白塔，塔的后面有座三合院的老房子。

“那就是三湖书院了。”小张指着那三合院说：“康有为年纪小时在这里读过书；维新失败后，就隐居在这里读书和教书了。”

康有为是丹灶人，在西樵山北十几公里处，怪不得他常常到西樵山来读书、著书和教书了。

这是座小型的三合院，正中横摆了许多线装书，也许和康有为有些关系，右边悬了一幅康有为的相片，左边挂了一幅康有为的字；整个正堂的设备就如此而已——清雅倒是清雅，只是简单了一些。以康有为帝师的身份和地位，不应如此简单而已。

站在三湖书院的门口往下俯视，葫芦湖就在二十尺外的脚下，奎光楼在百尺之外的眼际。这里只有世外的小桃源，望不见气势磅礴、宇度浩昂的大山大水。康有为是百日维新的主将，贵为帝师，底下有一批如梁启超等精英份子，但是，如果和孙中山、黄兴等人对比起来，就缺少了顶天立地、大开大阖的气度和魄力了。

临大事采厉烈冒进的手法容易被激赏，采隐进的方式容易被目为保守，辛亥革命是大势所向、天地所趋，不得不如此，但是，辛亥以后中国政局无日安宁，主要原因还是“逐鹿中原”的旧包袱无法当即切断，旧传统旧意识形态依然污染辛亥以后的历史。似此现象，过当然不在革命，然而，保守份子就完全一无是处吗？西樵山小桃源小洞天，也许缺少气魄和宇度，却也清静高雅，而且还简单直接。然则康有为在历史里留下的山山水水，就如西樵山的三湖书院，谁人懂得观赏呢？

登上第三洞天，我们看到一个小湖，湖水污染，像一池止水；然而，“应潮湖”三个红字却很吸引人。

“据说，这个湖和西江是相通的。”小张回答石华的疑问：“当西江涨潮时，这里的湖水就盈满；当西江退潮时，这里的湖水就下降。”

真有其事吗？我狐疑地问着自己。

西樵山以政坛名将称著，鼎湖山却以名刹饮誉人间。风景不同，品格气韵也不一样。

鼎湖山是广东四大名山之一，鼎湖山内的庆云寺又是广东四大名寺之一；名山加上名刹，所以，游罢西樵山，怎么可以放弃鼎湖山呢？

山在肇庆市东北十八公里处，还未抵达之前，但见北岭山层层叠嶂，从天际飞奔而来，双臂向我们诉说种种历史和人文美景。小面包车在笔直大道上滑翔，和铁轨上飞驰的火车并肩前进，我们深深地感觉到天地之间自有一种动力存在，贯彻在种种生物的身躯内，使我们生生不息地调整、运作以及顺化，此即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化；人类的历史和文明，那一段不是在叙述这个故事呢？就像这一岭一岭的山脉，可高可低，时直时曲，或分张或合一，那一段不是自我转化自我调整呢？青山不语，就看你怎么读吧了。

鼎湖开山于唐代，据说唐僧智常禅师归隐白云，在那里建白云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老鼎（湖）了。明万历年间，憨山禅师路过鼎湖，认为凤来岭是佛地，乃改命为莲花峰。明崇祯九年梁小川在这里建莲花庵，栖壑禅师来到鼎湖之后，改莲花庵为庆云寺。我们所要探访的，就是这座拥有几百年历史的名寺了。

我们从鼎湖派出所进山，但见林木繁荫，古树参天，群峰

竞秀，翠绿葱茏，绝无半点世间尘俗。一路峰回路转，烟雾弥漫，泉音如琴，树声如涛，清幽得如仙境，走了二十来分钟，庆云寺就露出飞檐，向我们招手。

庆云寺建在鼎湖山肩上，共有大小房殿一百间，建筑面积达一万两千多平方公尺，建寺时把山肩缓坡削为七级，建筑群就按级分五层兴建，最高一层是明代莲花庵，建为塔殿，左为静室，右为法堂，庭前有花园。

“庆云寺有镇山三宝……”小张很细心地向我们解释：“第一宝是白茶花树，那是第二开山祖在掺禅师在建莲花庵时亲手种的，如今体态苍劲，花朵也较大，已有四个世纪了。第二宝是舍利子，第三宝是大藏经……。”

绕过回廊，我们就看到那株白茶花树；非常巧，正是盛开的时候！但见几十朵白花，散发出缕缕青香，好不令人珍惜。物换星移，人来人去，惟独此花长生不老，数百年如一日。

鼎湖山最大的特色是潭多亭也多。打从双脚入山开始，就听到各种各样的水声，有淙淙如钟声，有潺潺如慢曲，有沙沙如松涛，有叮叮如琴音，有当当如摇铃，有花拉花拉如疾雨，有希里希里如吟诗，美妙如天籁。到处都是飞水飞瀑，四处都是小泉小涧小溪，有的高唱，有的低吟，有的中和，变化神奇，疾缓不一。

满山是清吟雅唱的天籁，一路穿山走谷，一路高唱低吟；你听过水的演奏会吗？呵，鼎湖山走一趟，就是走一趟水的演奏会呀。

二十六、奇峰尽衔千年秀

在暨南大学及中山大学作过学术交流后的第二天，接待单位就护送我们西奔肇庆。大马有好多间肇庆会馆，更有不少肇庆人，我们在香港也早闻肇庆风光明媚旖旎，所以，余兴的第一个节目就是到肇庆去寻幽，看看肇庆的风土人情和地方礼俗。

肇庆，古称端州，西距广州一百一十公里，人口近二十万，是广东西部的重要城市，素有“西江明珠”的美誉。远在隋朝之时，文帝已在这里设置端州府；到了宋徽宗，才改名为肇庆，而且一直沿用到今日。像这么一个历史悠久的名城，其实不过建立在一条带形的地段上，真是令人惊讶得很。

“肇庆市分两区，东边是鼎湖区，属于半郊区；市中心叫端州区，是人口密集的地方。”带领我们四处游览的小罗认真地说：“南边是西江，是肇庆的生命线，那里正兴建十几个码头，可直通香港和澳门。北边就是七星岩了，是国家一级的风景点。”

打开市区图一看，果然不错，这是个长带形的城市。端州路、建设路及江滨路三条马路从西穿到东，像三根筷子般地把整个肇庆穿起来，然后，连接这三根筷子的南北线，尽是一些等距离的短路，什么古塔路、工农路、文明路、天宁路、人民路、康乐路及西江路等等，都是南起西江，北止七星岩，没有一条超过四公里。

像这么不起眼的带形城市，却隐藏着非常惊人的风景点！怪不得港澳人士喜爱到这里来旅游。

第二天一清早，当七星岩还弥漫着蒙蒙的雾气时，我们就

赶到湖边来了。叶剑英有首七绝说：“借得西湖水一圜，更移阳朔七堆山。堤边添上丝丝柳，画幅长留天地间。”抵达湖边，张眼一瞧，这里何止于西湖水加上阳朔山，简直是人间仙景！西湖湖面是六千余亩，这里却七千九百余亩。阳朔固然山峦起伏如波澜，一弯就是一景；这里却水面上七座岩峰比肩并排，水面下也七座岩峰手携手并列，景致何等奇妙。西湖佳处在湖面一览无余，水波滟潏如春风；这里绝处在六个湖面如六面镜子，水上和水下的花草山石相互辉映，使人幻幻真真，疑是水仙姑娘临镜施粉妆。

“七星岩就是七座山，它们是阆风岩、玉屏岩、石室岩、天柱岩、蟾蜍岩、仙掌岩及阿坡岩。”在阆风岩前，小罗指着路旁的导游图说。

说起七星岩，自然令人想起它优美的神话了。在远古的时代，有一天，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里，玉皇大帝派了六丁及六甲两个天神背上七块大石，规定他们在鸡啼之前投到波涛汹涌的南海中。天神肩负大石，腾云驾雾，披星戴月，来到北岭山下聚星桥旁，感到精疲力竭，就按下云头，落到人间，就地歇息。坐下来后，发现这里绿波荡漾，加上他们又饥又累，其中六丁就昏头昏脑说：“这里大概就是南海了！待会把七块宝石丢下去，回天宫交差吧！”六甲也附和说：“老弟眼力不错，这里不就是南海吗？”他俩的话被一位准备起床捕鱼的渔翁听见了。他想，如果把这七块宝石留下来，那不是老百姓的福气吗？于是，就学鸡啼叫了几声，附近的鸡也应声而啼。天神听到鸡啼，立刻将宝石投到湖里，回宫去了。不久，湖面上就长出七座形态各异、高低不一、美不胜收的石山来。这是多么动人的故事呀！

这近八千亩的大湖，被彩带般的湖堤分隔成六个小湖，它

们是波海湖、中心湖、东湖、湖光湖、青莲湖和里湖。它们各自独立，而又互相贯通，各有佳胜和优雅。至于湖与湖间的湖堤，绿柳成荫，疏影暗香，横斜馥郁，丝丝垂柳，随风飘拂，真是令人流连遐想。

除了岩美、湖美、堤美及树美之外，七星湖还有一美——亭美。七星湖的亭榭盖得很美，尤其是中心湖的那座湖心亭——五座水亭围拢在一起，站在玉屏岩和石室岩之间的水中，宛如在水中唱歌曼舞的五名仙女，手携手，裙连裙，后面是七星桥，左边是水月宫；试想，当圆月高升的夜晚，或是白雾萦绕的清晨，这里会是怎么样的景致呀！

兜过了水月宫，我们来到石室岩。这里，唐代以来的摩崖石刻，琳琅满目。除李邕外，还有许多名家在此题字作诗，如初唐的魏元忠，晚唐的李绅，宋代的包拯、郭正祥、祖无择，明代俞大猷、陈子升，清代黎简、冯敏昌等都留下珍贵的历史文物。据初步估计，洞内有石刻二百七十一题。就书法而言，包括楷行草篆隶；就文学体裁来看，有诗词歌赋、纪游、记事等，美不胜收。

走不上一箭之地，才知道此处洞中有洞，岩内有岩。暖岩在东壁入口处，像鲸鱼张口，弯腰进去，岩内气蒸石润，终年温暖。黑岩在东北角，洞穴幽深，我们乘舟深入，方知内里怪石嶙峋，很可一游。黑岩洞口有一面石鼓、一个石角，这时候，一名年轻人用草席击石鼓，鼓声隆隆，威震洞穴；石角吹之，呜呜作响，令人有进入洪荒太古的感觉。

转过了天柱岩，又经过铁索桥，我们来到玉带桥。一路上，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柳荫水影，鸟语花香，好不令人陶醉。这里虽然是众人游览的风景区，却修治得非常整齐，而且打扫得非常干净，连一片纸屑果皮都见不到，肇庆市政府的认真态度

实在令人激赏。

“我要再来！”望着玉带桥，我一面走一面起誓。海外肇庆的朋友们，你们怎么不回来一睹这迷人的风采呢！

二十七、珠江三角洲四小虎

亚洲有四小龙，珠江三角洲有四小虎；在香港时，东莞、顺德、中山及南海这四条小虎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了。此趟作学术交流，接待单位还刻意安排我们到珠江三角洲“去看看”。

说珠江三角洲有四只小虎，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番禺呢？佛山呢？惠州呢？……这一大堆新兴的“明星”城市，难道就不是小虎吗？据我们了解，珠江三角洲农村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预计二十年后，这地区可成为亚洲最大的城市群体。广东一项调查研究表明，二十年后，珠江三角洲的城市数量将增加至二十余个。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除广州外，可能增加深圳、珠海、惠州及大亚湾；五十万至一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有佛山、江门及东莞等；二十五万至五十万的中等城市，有中山、肇庆、清远、顺德、番禺、台山、南海、开平、新会及惠东等；二十五万以下的小城市有三水、增城、恩平等。各城市人口、面积迅速增加，加上周围发展出来的卫星市，使这地区成为一个群体城市。因此，正确的提法应该是：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珠江三角洲已形成一群充满活力干劲的经济小虎了。

首先，我们去番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继佛山之后发展得最快的一个市镇。车子开过广东最长的洛溪大桥，桥的这边

就是番禺了。从大石南下，沿途所见都是工厂和高级住宅，“简直是个工业区！”我惊讶地叫一声。

“番禺共有一百三十五座大大小小的桥梁。”在前座的小吴撇过头来说：“番禺的桥占广州四分之一，广州的桥又占广东四分之一；所以，番禺是广东最多桥梁的市镇！”

“除了工厂林立之外，”小杨也帮腔：“番禺是最早发展房地产的一个市镇，广州很多人都喜爱到这里来置产，住在番禺，干活在广州，目前的房地产还是很热！”

在香港，最容易感受到这种“热气”了。

中文大学宿舍前面那条通往广州的高速公路，日夜飞驰的，绝大部分是货柜车和货车，它们繁忙和密集的程度，使你深深地感受到，北方那个地方一定在动员庞大的人力和物力，通宵达旦地从事一项非常迅速庞大的建设，使到堆积如山的货物必须不分昼夜地运入和输出。站在阳台上望着那些穿梭不息的货柜车，你一定联想到密密麻麻的工蚁在大雨来临之前，焦急地搬运食物的繁忙情形。谁不相信这一群小虎正在茁壮？

自从香港房地产攀升到市民难以购买以后，香港报章就多了一类生意——中国各地房地产的展销广告。广州的、番禺的、中山的、惠州的……；我敢说，几乎珠江三角洲所有的城镇都刊登过房地产的广告，绝大部分是彩色全版，气势之大，令你觉得买起来非常值得。此外，潮州、汕头、福州、厦门、上海、北京、长沙、苏州……到处都在发展房地产，随时欢迎你莅临选购。谁不相信中国正在全面开放，欢迎外资？

目前，珠江三角洲平均每七十平方公里就有一个城镇，居住其间的非农业人口达六百多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强，小城镇正从过去的农副产品集散地，逐渐向农村工业、商贸、金融、信息、文化、娱乐中心转化。所以，我们沿途所见的，都

是一片极度繁忙紧张的新兴气象，都是赶着“撤旧房，建新厂”。

“容奇是顺德最小的乡镇，”当我们赶到顺德容奇镇参观时，市政府侨办主任黄锦文先生告诉我们说：“人口有五万余人，外来劳工有二万多！高中入学率达百分之八十五，凡考入大学的，颁发奖金港币一万元，他的老师也奖赏五千元。全镇推行九年义务教育，没有高中文凭的不准做工……”

到容奇，当然必须去参观珠江冰箱厂；邓小平去年年初南巡时，便曾到过这间被评为国家一级企业的冰箱厂参观，足见其骄人的成就了。

“广珠冰箱厂自八五年开始创立……”黄先生带我们一路参观一路解说。

这间被誉为“南国明珠”的乡镇企业，八五年创立时，只有九万块人民币作资本；这九万元，只足以作为制造三台电冰箱的人工费用。如今，七年后的今天，它年产六十万台，而且以“一流的企业，一流的管理，一流的产品，一流的服务”饮誉整个中国。

广珠冰箱厂的开拓和拼搏精神，正是珠江三角洲其他乡镇企业的最佳写照，也是改革开放中发展大企业的最好榜样了。且听听他们的厂歌：“我们是珠江冰箱厂的主人，无尚自豪，无尚光荣。我们用勤劳的双手，谱写乡镇企业的新章！……开拓拼搏，求实创新，是我们的精神，是我们的阳光！……质量取胜，用户至上，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方向！”听了这首歌，你还对乡镇企业没有信心吗？

根据统计，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近三百万，乡镇企业总收入占农村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部分县、市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力占百分之七十。从这些数字，你就可以了解

珠江三角洲在经济建设方面忙到怎么样的程度了！当你在这些乡镇的公路上奔驰时，就会了解到为什么到处堵满货柜车、货车！

二十八、相邀共醉杯中绿

去年八月下旬，在秋意正浓、蝉声高唱的季节里，我翩然来到了汉城。我对韩国向往已久，韩国人喝酒的豪情和待人的憨直，是我当研究生时已经赏识的了。七十年代下半期，坛国大学系主任邀我到汉城讲课一年，可惜我的假期刚刚过去，无法成行。转来香港任教以后，中国学会会长立刻来信邀我出席会议，我立刻答应了。

一九七一年到马大中文系任教以后，我就失去了许多放情豪饮的机会。医生早就说过，酒喝得太多，对身体有害；尤其是烈酒，如果老是猛灌猛灌地喝下去，不但胃受戕害，甚至于肝脏也会烧成焦炭一块。因此，在台北“大战”几年之后，趁着到马大教书之便，“偃旗息鼓”，“韬光养晦”，未始不是一件好事。然而，酒不常喝，酒量就会退步；几个朋友在一起，不喝酒不闹酒，似乎就无法玩得痛快。所以，十七年来，我的酒量退步，在吉隆坡的日子也过得平淡。

我们被安顿在梨花女子大学的学人宿舍，楼下一坪旷地，四周一片苍郁郁的林木，环境非常优雅。这是一栋古老的建筑物，楼板苍老得通身关节炎，踩起来戛戛作响，使人想起剑桥大学的一些宿舍。“湖上风来波浩渺，秋已暮，红稀香少。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梨花虽无湖无泊，看不到浩渺的湮

波，不过，举目四顾，一切是那么亲切感人，确实是说不尽，无穷好。

我们开了几天会，也喝了几天酒，真是痛快得很。“如果不会喝酒，就不是男人！”韩国流行的酒话，真是壮烈气吞河山。

最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莫过于韩国人个个都会喝酒，韩国却没有好酒！

“为什么你们韩国没有好酒？”每次喝到半醉，我总是问这句话：“真是丢脸呀！”

“中国人喝酒的历史久，当然有好酒；我们韩国喝酒的历史太短了，所以……。”这根本就不是答案，怎能令人满意。

“我们就喝这种酒吗？”第一天晚上，我们被邀到郊区去吃韩国烤肉，就在一座大山的山麓边，一片大平野，满眼灌木林，苍苍茫茫，使人想高歌狂舞；在华灯盛筵之下，我喝了一口，立刻皱起眉头说：“这就是你们韩国人喝的好酒吗？”

“甜甜的，这不是女人、小孩子喝的吗？”心里一直嘀咕着，一面望着不起眼的矮酒瓶，“红露酒”三个字真难看。

一杯接一杯，一轮接一轮，二十几个韩国人，加上十几个从台北及香港等地赶来的书呆子，“金尊倒，拼了尽烛，不管黄昏”，真是痛快得很。台大来的几位朋友量比较大，再加上我，喝不上几杯，我们就结盟成为联合阵线，向韩国朋友猛开炮，对峙斗酒。虽然还谈不上杯盘狼藉，不过，有的人说英语，有的人开始唱歌，说者自说没人听得懂，唱者自唱不知是韩国歌还是中国歌，笑声，叫声，闹声，斗酒声，从魏晋南北朝蜿蜒到汉城的郊野来；这一群白天开魏晋南北朝学术会议的书呆子，晚上就浸淫在嵇康、阮籍的酒狂中，真情流露，废却你我的隔阂。

虽然酒量已退，不过，我还是喝得很多。吉隆坡十七年，我简直是住到荒山僻野去了！想起来真是可怜。八二年曾到台大

客座一年，“大战”了几场，聊解十年来的寂寞，不过，实在不能满足肚中的酒虫。此趟转来香港，地临台北、日本及韩国，从此不再寂寞了。

“为我们的友谊干杯！”有人开始疯了。

“为韩国万岁干杯！”

“中国学会万岁！”

“我们的会长万岁！”喊声和碰杯声交织着，是情感的升华。

七分醉意的我，在归程中被会长李炳汉兄拉着陪在他身旁。李兄一直说话，我也一直说话，不时拍着肩膀、握着热烫烫的手，窗外的山岚和夜籁，一闪一闪地在我身边擦过，快如流莺，恍如急电；小巴士后座还有七、八排位子，坐些什么人，我们完全不知道，只听得一片喧哗声和一片笑海，一波一浪地澎湃着，在翻腾，在膨胀。唉，“无穷身外事，百年能几，一醉都休”！

“西崦斜阳，东江流水，物华不为人留”！怪不得青莲居士说：“惟有饮者留其名。”

十七年来，我在故乡干了多少事，如今安在？转战了几个不同的领域，所为何事？今天，山河依旧，只可惜面目堪忧。“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一面望着窗外的流莺急电，一面将车门当栏杆，击节地吟着：“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只可惜今晚没有烂醉，没有烂醉呵！

汉城回来后的第四个月，我又到台北开酒会去了。

四月间在港大出席一个研讨会，会后主办单位安排我们到澳门作两天一夜的古迹游。响导是年轻学人李德超先生，他是与会者，又是澳门史学家，那一趟澳门行，饱览了澳门所有的古迹，获益良多。就在惜别晚上，台大历史系教授陈捷先兄邀

我十二月到台北开会。

“不行，”我婉转地说：“我在这方面没什么研究，怎敢去开会？”

“喝酒嘛！”他直截地说：“提篇小论文，主要是来喝酒。”就这样，十二月中旬我又飞到台北喝酒去了。

“诸位！”开幕典礼晚上，主持人陈兄在晚宴上宣布：“上面那一席是喝酒的，下面三席是不喝酒的。”

一片欢呼声，一群酒虫蜂涌而上，高兴得如临甘露。刚坐下，故宫副院长昌彼得教授立刻从座位下掏出两樽金门高粱，陈兄又从旁边奉上几瓶花雕、“要红、要白，任君选择！”

“我不喝白酒！”身边赵令扬兄第一位站起来，为自己倒了一大杯花雕。“我和昌公一样，喝白酒的！”我也站起来，为自己倒了高粱。

“干了吧！”菜还没上，陈兄发号施令了：“先暖暖身吧！”

那晚酒会，开得真高兴！首先，是韩国朋友喝不上两杯，就站起来用英语发表演讲，高兴得全席鼓掌应和。他看我们大家都听得懂，而且又乐得拍手拍桌，演讲越说越起劲，英语越快，最后，他甚至于说自己以大学教务长的身份，邀请我们全席的人到他的大学去讲学，“一切包在我身上，全部就住在我家！”我们大家哄然鼓掌，掌声中，他有礼貌地三鞠躬，高高兴兴地坐下。一波未平又接一波，没想六十七岁的昌公不甘寂寞，站起来就开腔说话；又是英语！真是苦了我们这些听众。他比手划脚，一字一字、一句一句地说……。

“昌公的英语是第一流的！”陈兄翘起大拇指，插嘴说。

“好得很！好得很！”赵兄扬声附和。

“昌公喝酒的最高境界不是说英语，”我向陈兄抛了一个眼色，说：“是说日本话！”

顿时，满席哄然爆笑。

“对！郑兄说得对！”没想昌公竟拍着桌子，说：“现在我是说英语，等一下我就说日语！”

“哈哈……。”全席哗然，闹成一片。

李白说“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其实只说对一半，应该是“醉时同交欢，醒后各分散”才正确的。记得陆放翁有首诗说：“我饮江楼上，阑干四面空。手把白玉船，身游水精宫。方我吸酒时，江山入胸中。肺肝生崔嵬，吐出为长虹。欲吐辄复吞，颇畏惊儿童。乾坤不如许，无处著此翁。阿当呼青鸾，更驾万里风。”我们虽然还没达到“更驾万里风”的境界，不过，我们这样放怀交欢，尽情痛饮，和“方我吸酒时，江山入胸中”多么相似呢！

悦宾楼十点半打烊，我们的酒兴还没尽！“走，你们这几个人跟我走！”昌公提着半瓶高粱，指指点点说。

在昌公的率领之下，陈、赵二兄及我四个人，乘了一部计程车，长驱到天母去！原来到“天下第一”，那是林绿、赵晓君主持的小吃店。几样小菜上来后，主人陪我们再喝下去，一直闹到兴尽意阑珊为止，到底是午夜几点，已经没人知道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发现自己穿着大衣皮鞋好端端地躺在床上，灯也没熄；真是诧异得很！不是在天母喝酒吗？怎会腾空回到中山北路饭店内呢？洗了个脸，匆匆又赶到国立中央图书馆开会，无暇思索了。

二十九、锦峰绣岭富春江

富春江的清美奇绝，很早以前在拜读黄公望不朽的《富春山居图》长卷时，就已经欣羨不已了。这位元代山水大画家在倦游全国名山胜水之后，晚年竟痴恋起富春江的山山水水，在临江的庙山坞笕箕泉结庐垂钓，并且穷十年的精力，把这里的青山美水画成一幅长七米、宽三十多厘米的《富春山居图》长卷，成为绝世的瑰宝。富春江清美奇绝的声名，自此就远播海内外了。

从杭州到富阳县，不过一个小时的车程，县政府的车子将我们送达富阳宾馆时，虽说已夜晚八时许，富阳的真面貌已罩进黑夜的纱巾里，不过，车子驶入县境时，我们一路上总感觉路面不但坎坷不平，两旁的房子店屋似乎也多数在重建，“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第二天一大早六点还没到，我和石华立刻冲出宾馆，到街上观望一番，这才发现：虽然是个小县城，不过，改革开放的浪潮早已波涛汹涌而来——到处都在拓宽马路、改建高楼、发展新兴企业，一股拼搏苦干的精神，从上海浦东南下苏、杭，直奔这里而来！好感人的新气象呀！谁说富阳不是富春江一颗闪烁的明珠？

研讨会期间，县政府安排我们游览富春江。

从中游出发游江时，汽船甫一离开码头，立刻感觉到我们已经进入黄公望诗情画意的山水里了。那一峦一峦蜿蜒起伏的山岭，不就是黄公望勾勒过的轮廓吗？笔笔中锋，轻重有致，急缓有味，而且远山含近峦，近峦抱小山，三五成群，高矮相错。

再看那一坡一坡的山坳和幽壑，那不是黄公望最喜爱用的披麻皴吗？山间的小丛树，一簇一簇的，绵亘不绝，浓淡有致，那不是黄公望画中的点苔吗？左边是蜿蜒曲折的山脚，右边也是蜿蜒曲折的山脚，中间这条江水不就是黄公望画中的留白吗？清莹可照脸，碧蓝如青天。我们仰泳在这幅被赞誉为“画中之兰亭”的山水画里，从这一弯游到另一弯，从这一水飘到另一水，一路循江而下。

“如果是杜鹃花盛开的四月间，你可以看到两岸尽是姹紫嫣红的胜景，你也可以看到满山满野的粉红赤红，此外，你也可以看到满江满水的粉红赤红！”导游这么说，使我们如痴如醉，恨不得时光倒流回去四月天。

我们就浴着风、滑着水，在这空灵秀逸的山水画里游了一个多小时。

第二天，我们又到桐庐镇去，游览严子陵钓台，那是富春江主要的风景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点正好在富春江的上游。还没抵达之前，突然我想起郁达夫的《钓台的春画》来——郁达夫一九三一年游过严子陵钓台，写过这么一篇游记。

郁达夫是富阳人，家就在县城里。本名文，抗战时在印尼殉难。傍晚，我们还特地到他的故居去参观呢！那是一座两层楼的砖屋，楼下有个小客厅，两壁悬挂着郁达夫及其元配、长子的巨像，也悬挂着鲁迅及他自己的诗作，都非常古旧；两边是厢房，楼上是寝房。

“这些高楼洋房是后来才盖的……”引路者指着门前的高楼说：“从前，这里一打开门，就望见富春江！”

“那多美呀！”我们大家不禁赞赏道。

出来迎接我们的是郁达夫的大媳妇，一位朴实善良的老妇

人：“母亲对父亲的情感非常深……”她指着郁达夫元配的挂像说：“在她临终时，我们问她，是不是还怨恨父亲？她说，她一点也没有怨恨；而且还说，那个男人见到漂亮的女人不会心动的？可见她心里头一点怨恨也没有。”

陪伴老妇人住的，是她的女儿郁力，也即郁达夫的孙女。约二十六、七岁，原本在大学里教现代文学，现调回自己的故乡，担任文联会的工作。

严子陵钓台其实分东、西两台；从山脚下“严子陵钓台”的牌坊望上去，两台高耸如在云端，中间就是供攀登的深壑了。严子陵名光，年轻时与刘秀同窗好友，刘秀即位为东汉光武帝后，他改名易姓，隐居于此。后人追慕其贤，将他垂钓的东台称为“严子陵钓台”。台很高，离地至少在百公尺左右，从岸边望上去，钓台简直在云边；跑到这么高的地方去钓鱼，有此可能吗？郭沫若当年游此，曾写下一首七言诗，其中有两句“由来胜迹流传久，半是存真半是猜”，恐怕就是指此而言。

西台是宋代爱国志士谢翱恸哭野祭文天祥处。至元二十年，文天祥慷慨就义，谢翱闻知悲恸欲绝，流置民间。至元二十七年至七里滩，登上钓台，面对锦峦绣岭，想到国破家亡，十分痛苦，乃在西台设文天祥灵位，面北礼拜恸哭，并用竹如意击石而歌，竹石俱碎，昏倒三次。有名作《登西台恸哭记》，流传甚广。

西台位置更突出江滨，从这里远眺上下游，整幅山水画长卷尽收眼里，蜿蜒无尽，绵亘万里。黄公望如果没有磅礴的气魄，怎么留得下这条处处是锦峰、山山是绣岭的富春江呢？

昨天，承县政府的安排，将我和石华带到大源镇的山坳边去——“我们手工的造纸业已经近两千年的历史了！他们大部分在山脚边。”山东省籍县委副书记傅进军指着远山说；就这样，

在他们的盛情下，我们到大源镇去参观手工造宣纸的传统工业了。

大源镇的山腰，到处都是毛竹，满山满野，别是一番景致。李可染写山水，于幽壑群树间，用反衬的笔法写出树枝树叶，大概就是这样的情景了。我们东钻西钻，参观了好几家，有的在荡料入帘，有的在透火焙乾，“这里家家户户都会造纸，而且也家家户户在造纸！”走了一圈后，我们完全同意这种说法。古人说：“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江、浙一带的竹宣纸，早就名播遐迩了。

这里有黄公望的画，有郁达夫的文采，有大源镇的竹宣纸，还有富春江的锦峰绣岭；再出现一位大画家似乎是可以肯定的。

三十、《三国》热的新浪头

在西方社会里，流传最广的一部书是《圣经》，在阿拉伯世界里，流传最广的是《可兰经》；而在亚洲，在东方，流传最广的不是《诗经》、《楚辞》，也不是《红楼梦》、《西游记》，而是亦历史亦小说的《三国演义》了。

这部历史小说，不但在中国本土内上至知识分子、领导阶层，下至井市小民、贩夫走卒，无不读过听过书中的故事，也无不仰慕过、礼敬过书中的一些人物。至于海外受其影响的，那就更是惊人了一——在日本，《三国演义》各种译本加起来，发行量至少有几百万套；他们出版的《漫画三国志》，印数已超过三千万册，几乎等于每个家庭购买一套。在韩国，《三国演义》不但家传户晓，而且民间还流传着一些不同的三国故事。越南有

多种三国戏，三国人物为广大越南人民所熟知，甚至于日常生活中以三国故事为形容词。泰国早在一八〇二年就有译本，并且被规定为中学生作文的范本。

怀着这样的认知，我接受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及浙江富阳县人民政府的邀请，于五月中旬抵达富阳县，参加“孙吴与三国文化研讨会”，向与会者学习。

研讨会一共举行了六天，除了主题发言、学术报告及讨论之外，也观赏了一些纪录片、连续剧，并且作一些实地的考察，节目丰富紧凑，内容充实有意义，完全体现了富阳县政府的精心安排和周密策划。

中国三国演义学会自八十年代末期成立以来，短短数年之内，即召开了七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而且也结集出版了六本学术论文集，领导者之充满干劲，会员们之热心学术，于此可以想见了。不但座落在成都的总会表现出色，分别于一九九一年四月及九月在绵阳及广元成立的分会，也都和当地政府单位挂钩，对地方上的学术活动及旅游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第一天会议结束后，我马上发觉到：中国当今不但《孙子兵法》热，《三国》热也不断地在升温。

自从《三国演义》成书以后，三国故事就像旋风一般，立刻席卷整个神州，三国戏、三国地方剧之多，简直到了汗牛充栋的地步。今天，这股热潮不但加剧，而且借助现代的科技，三国热正迅速地向电视荧幕上发展其威力，向旅游景观上扩散其迷人的热量，一波一波地朝海内外辐射出去。

首先是以三国故事为题材而改编的电视节目，其中最引人重视的是“三大艺术工程”：上海华夏影业公司筹拍的十集《三国演义》系列电影，由著名电影事业家徐桑楚及著名艺术家孙道临合作，已经工作了将近十年；北京中央电视台八十集的

《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投资一千万元人民币，现正加紧拍摄之中；此外，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一百〇八集《三国演义》广播连续剧，也正加紧摄制之中。

研讨会的第二、三晚，上海电影制片厂及华夏影业公司的导演单子恩将他导演的《三国梦》播放给我们观赏，使我们大开眼界、叹为观止。像这么一部历时五个小时共计十几集的长篇电视连续集，背后不知动员了多少学者、历史家、考古家、民俗家及艺术家！“我们奋斗了十几年！跑遍大半个中国！”单导演激动地说。“这是一部极富教育价值的片子！很适合大专学生观赏。”“这部片子肯定会推动三国热！”我们都鼓掌赞赏地说。

其次是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旅游景观了。

四川成都是蜀汉当年的首都，拥有非常丰富的历史遗产及文化古迹。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地方政府充份利用这一资源，纷纷新建或扩建三国文化景区，藉以推动旅游事业。目前，成都正积极推动“三国蜀汉城”及“三国文化城”两个景观的建设，而且已部分完成。“三国蜀汉城”建在武侯祠旁，包括蜀汉宫城区和街景改造区两部分，宫城区主要景观有议政殿、招贤台、鸿胪馆、锦里、武库、演武场、文学精舍等等。“三国文化城”建有三国群英雕像、三国故事长墙、三足鼎立高塔、桃园、铜雀台等景观。这两个景观都集历史性、知识性、艺术性及娱乐性于一体，极富旅游价值。

此外，四川的绵阳县及德阳县也分别在发展“三国蜀汉旅游城”及“三国城度假村”，充分利用四川作为蜀汉根据地的历史价值。

除了四川掀起三国旅游热，中国其他省份也莫不如此。北京“三国城旅游公园”、河北涿州市“三义宫”、湖北江陵县古荆州“三国公园”、安徽曹操故里亳州“三国揽胜宫”等，也都

对这股热浪起了推波的作用。

富阳县，作为吴大帝孙权的诞生故里，自然不愿落人之后。于是，邀来六十几位《三国》的专家学者，在这里热热闹闹地开了六天的学术讨论会，提升孙权故里的知名度，并且宣布“三国城”兴建的大蓝图，和国家一级风景点的富春江结构，准备后来居上，将这一地区发展成为海内外著名的旅游胜地。

有学术团体的支持，有电视、电影、播音的宣扬，再配合着全国各地“三国城”的兴建；你说，这《三国》热的新浪头怎么不万仞高呢！

三十一、吴大帝故里参观记

就三国历史及文化而言，最热门的研究课题是曹魏集团及曹氏父子，其次是蜀汉及其相关的人物，最受漠视及最少人研究的是东吴文化及孙权了。因此，长期以来，在三国史和《三国演义》研究中，对吴大帝孙权及东吴文化的研究都相当薄弱，为了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并且推动三国史和《三国演义》研究的深入发展，在浙江富阳县政府的支持下，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乃将“孙吴与三国文化研讨会”安排在富阳县里。

富阳县包括了二十几个乡镇，人口约六十万，县中的场口镇王洲乡就是吴大帝孙权的故居。所以，将会议设在富阳县，藉以提倡东吴文化的研究，实在是最适当不过的。

在六天的会期里，县政府为我们安排了一次很有意义的田野考察——探访孙权的故里，是最使我们难忘的。

王洲在富春江的上游，东距富阳城二十公里，因为住的都

姓孙，所以本名“孙洲”；后因孙权即位为帝，乃改称“王洲”。该洲面积约七平方公里，横亘江水，是一片平坦的小洲，把富春江劈为南北两流。北边仍为富春江，南面那条小江叫瓜桥江，孙权的祖父孙钟曾在此地种瓜为生，因而得名。

那天上午一阵颇大的春雨过后，我们就从县城出发，抵达目的地时，已经是十点多了。

下得车来，举目四望，汪洋一片麦田，我们就如一群小蚂蚁，被一大片金黄色的麦海包围起来；心想，这是一块多肥沃的土地呀。一条狭窄的泥路，摊着一涡涡的雨水和一团团的泥浆，摆在我们脚跟前，一路蜒蜒蜿蜿，伸向远方的一个小村落里。看！那就是被曹操叹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的诞生地了！天淡云闲，恬静安宁，我感觉到村落的上空有一股不平常的气流。

骤然间，一片锣鼓吹打声和鞭炮声，原来是村民对我们热烈的欢迎。就在一片声海泻闹中，我们蹑着手脚，踩着烂泥，往前方的小亭走去。那是一座碑亭，“吴大帝故里”五个大字，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自题笔。赵老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大陆许多名胜古迹常有他的题字；印象最深刻的是曲阜阙里宾舍的一首《诗经》，写在墙上令人百读不厌。

孙权是春秋时代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人，陈寿在《三国志》里说：“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盖孙武之后也。”孙坚，就是孙权的父亲；孙武，齐国人，以兵法见重于吴王阖庐，《孙子兵法》即其传世名著。根据《新唐书》的说法：孙武有子三人，驰、明、敌。其中孙明曾食采邑富春，可见孙族南移至富春为时甚久远。《富春王洲孙氏宗谱》说：“世系出自有虞，降而田书受姓，食邑安乐，降而孙明以父功食邑富春，此富春孙氏之由也。”这个说法和《新唐书》相吻合，可见孙权远祖为孙

武，是有很强的证据的。

“王洲目前大约有六百多户人家，姓孙的占大部分，都是孙大帝的后代。”县政府的人告诉我们。

鞭炮过后，在乡人的引导之下，准备往村里进发，参观孙大帝的诞生地——瓜桥村。这时候，村里踊出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他们把一束一束的麦梗铺在泥泞不堪的田垄上，从小亭一直铺过瓜桥河，再由瓜桥河铺到村子里，乍看之下，简直是一条金黄色的地毯——原来他们深怕我们滑倒，对客人不敬，所以设想周到地以麦梗铺路，让我们走起来比较好过些。就这样，在村民的协助和扶持之下，走过瓜桥河的小桥，直达村子。

这时候正十一点，雨水停了，空气一片清新，瓜桥河的流水缓慢地宁静地流淌着，岸旁一株株杉树笔直地立站着，后面就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呵，农村的生活是多么的安祥优闲呵。这条河，这片稼庄，是孩童们游水嬉戏的最好地方！金戈铁马、倥偬平生的吴大帝，就在这条河水这条稼庄里长大的呀！

这虽是个小村落，到处却是两层楼的砖屋，我们到农家去访问，家家户户的设备也还齐全，看得出农家生活还丰裕。更重要的是那股醇厚的人情味，使我们打从心田里感觉到传统文化的继续存在。中国需要改革开放，但是，中华文化优秀的传统和价值观必须被保留下来，不能随着经济的富有而被“革”被“放”；就像台湾某些人，财大气粗，把文化丢光，才令人扼腕痛惜。

在村里兜了一小圈，我们又去参观一块瓜地，那是孙权的祖父孙钟当年种瓜的地方。这里迄今还流行着一有趣的传说：孙钟是个孝子，以种瓜为业，奉养母亲。因孝动天，三仙女下凡，化作三少年，到瓜地里向孙钟要瓜吃。可孙钟的十亩瓜地这年只长了一个西瓜，但他毫无吝啬，摘下西瓜对半劈开，一半送

给三少年品尝，一半言明要奉献老母。三少年临走时对孙钟说：“你向前走一百步筑坟葬母，子孙必为帝王。”孙钟走了三十多步，心中犹疑，回头一看，只见三少年化成白鹤飞入云端。后来，家人依三少年遗言行事，孙权果然当上皇帝。但孙钟只走了三十几步，恰好占了三分之一，所以，才造成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局面。

如今，在这块帝王发迹的土地上，不仅保存着传说中的十亩“雄瓜地”，还竖有碑记，记述这段传说。我望着这十亩雄瓜地，又望望四周的麦田，不禁啧啧称奇——称霸江南、威震北国的王者的发祥地，就是这么一块平平淡淡的瓜地。

三十二、顾颉刚讨论会侧记

去年十一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苏州大学联合发来一封邀请信，邀约我今年五月上旬到苏州大学参加“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纪念近代中国著名史学大师百岁诞辰。在中国近代学术界里，胡适、郭沫若及顾颉刚是三个非常响亮的名字。他们不但是某方面的学问的祖师级人物，而且他们一些学说迄今影响还非常深。在这三位祖师级的学者里，顾颉刚的寿命最长，他活到1980年八十七岁谢世。一眨眼，顾老离开人间就十三年了。

八十年代初期开始认真翻阅顾老的著作时，就感到不胜唏嘘：这么一位大师级的学者，为什么没有一本稍微像样的年谱呢？恰巧那几年我去了几趟香港，并且在台大客座一年，于是，利用机会广搜各方资料。八三年回马大后，穷一年之力，写成

《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全书约十五万言，由北京友谊出版社出版；其后又完成两篇讨论顾老的论文，在学报上发表。没想到凭着这本书及这两篇论文，他们不遗在远，邀我出席这个极富意义的盛会，甚不敢当。

苏州是中国名城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去。苏州的始建者吴王夫差的父亲阖闾，实际上就埋葬在郊外的虎丘，成为苏州名胜之一。《越绝书》说：“阖闾之葬，穿土为山，积壤为丘。发五都之士十万人，共治千里，使象运土凿池，四周广六十里，水深一丈，铜椁三重，倾水银为池六尺，黄金珍玉为凫雁。”可见当年陵墓工程的空前和博大了！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能够到这座名城出席会议，并且饱览名胜，怎么不是人生一大快事呢！何况这是我们第一次抵达苏州！

抵达苏州大学专家楼第二天早上，当我和石华在林木扶疏的校园散步时，迎面走来了一位大陆学者，他非常和蔼地向我们点头：“请问您是不是郑良树先生？”

“是！是！”我惊地应着：“请问您是……。”他一眼就“望穿”我的名字，怎不惊人咋舌！

“我是王煦华！”他很客气地点着头。

那不是顾老的入室门生吗？顾老晚年许多著作，大部分都是他整理的。握过手后，我们很高兴地畅谈起来，好像几十年的故友一样。从谈话中，我们认识顾老的大千金顾潮、顾老的叔父顾廷龙老先生将出席研讨会，也知道顾潮为他父亲编的年谱刚出版面市，将致送与会者每人一册。这些惊喜的消息，为研讨会带来缤纷和热腾，使我们高兴了好一阵子。

顾老是苏州人，中小学都在苏州接受，一直到二十岁，才离开故乡赴北京念大学；因此，在他的故乡召开研讨会，讨论他的业绩和贡献，是最适当不过的。与会学者虽然很多，国外

受邀者只有三位，两位来自香港，一位来自日本，无法广邀海外学者，是件可惜的事。

苏州大学是个中型的大学，早期由教会创办及主持，四九年后才由国家接管。校园内全是茂林繁木，红墙绿瓦，景致相当不错，只可惜小了一点。

开会那天早上，有一位癯瘦清雅的中年少妇坐在主席团的座位上，用不着介绍，那一定是顾老的千金顾潮了。“长得多么像顾老呵！”心中禁不住地想着：看她眉梢间一丝幽幽然的忧郁，看来生活的压力可不小。大会说九时开始，但是，中国人往往不守时，我和石华立刻趋前向她打招呼。

“你就是郑先生呀！”她很惊讶地和我们握手：“我们非常谢谢你为家父编了一部年谱。唉，你身在海外，花了那么多心血，真使我们感动！”

“编得不好！我在南洋，看到的资料很不够；里头疏漏的一定很多，请多指教！”

“那里，你太客气了。我们一批朋友看了，不但感动，而且觉得很惭愧！家父逝世那么久，我们一直无法把年谱搞出来！多亏你，也难为你了。”

顿时间，眼前这位名门闺秀竟如数十年未蒙面的故友，而我又像顾家两代常客，离家数年，久游方归，于是，话匣一箱一箱地搬出来，说不尽。

顾老三十三岁出版《古史辨》第一册，宣布“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的学说，立刻轰动全国，成为最热门的学术课题。那一年，他年少“暴得大名”，被聘为教授。主讲古史研究等课，成为年轻学子崇拜的偶像。在往后的数十年里，顾老在学术界叱咤风云，百战百胜，建立了许多新学说，也开辟了不少学术新疆场及新课题。

在中国近代学术界里，拥有卓越成就的人物相当不少；不过，拥有非常旺盛的学术生命力的，为数却不太多，而顾老，却是少数当中的一位。他从1920年北大毕业留校担任助教，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起，到1980年12月逝世为止，一共拥有六十年的学术生命；在这不算短的六十年里，他以旺盛无比的生命力，在不同的学术领域内焚膏继晷地开辟新天地，培植很多的接班人。尽管他从开始就患上无法根治的失眠症和神经衰弱症，他还是坚持“用尽我的力量于挣扎奋斗之中，为后来人开出一条大道”，然后，业绩累累地走完他长达八十七岁的生命。

如果我们了解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华北时，顾老因为名列逮捕的黑名单内，空手辗转大后方缺乏研究资料的那种百无聊赖的生活；如果我们了解到他痛失祖母、两度丧妻及一度被点名批判，以至加剧他的失眠、神经衰弱症，以及后来并发出来的气管炎，而带来难以治疗的痛苦和悲伤；如果我们了解到他除了闭门治学，还因为爱国的赤忱而踏出象牙塔，考察边疆，创办杂志，组织学会，公开演讲，俨然以“书生报国”的姿态出现在学术界里，那么，再回头来看看他的著作和贡献，我们才会真正地了解，他所拥有的那一股学术生命力，不但是旺盛如寒夜里扑不灭的熊熊火炬，而且是北风料峭、白雪纷飞里不肯熄灭的火炬，坚强柔韧无比。

然而，这位生命力如此旺盛的学堵，在1949年以后，却走上古籍的译注和点校的路子上去，走上一条毫无创造力、极端保守呆板的旧路子上去，真是一件可惜的事。翻一翻我编的那本《学术年谱简编》，1949年、56岁以前的年谱一共237页，平均每年得4.23页；1949年、56岁以后一共13页，平均每年得0.41页；可见49年以后，顾老的学术生命简直“没有什么事可写”了！以顾老五十六年来的旺盛精力，怎么会骤然如遇狂风

暴雪，瑟缩得如躲在战壕之内，动也不动呢？

那天开幕典礼，轮到顾家小姐致辞时，她竟三次泫然泪下，中断讲词，饮泣而无法再说下去！读一读顾老的一生，就可以了解顾家大小姐的心情了。

除了研讨会，大会还安排我们参观顾老的故居以及他念书的苏州第一中学。顾老十五岁转进这间中学，十九岁赴上海念大学。在此五年中，他读《国粹学报》，“颇惊骇刘申叔、章太炎诸先生的博洽”；又读《古今伪书考》，“读了之后，我的头脑里忽然起了一次大革命”；所以，苏州中学的生活对他而言，占着非常重要的位子。

那是火车站附近的一所中学，两千多名学生。参观校史室后，我们又参观“顾颉刚纪念室”。这是一间出色的中学，出了不少人才，而学校也以他们为豪。在诸多著名的学者中，以顾老出类拔萃，宜乎特地为他辟个纪念室了。参观者都受邀在纪念册上题辞，写什么呢？灵机一动，握起毛笔，写了两行中楷——当年培养史学大师，今后因大师而名垂历史。希望题得适当。

三十三、水乡绍兴去来

研讨会结束后，主办单位邀请我们留下来，准备第二天陪我们到绍兴一游。绍兴是中国二十几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不但历史悠久，而且人材辈出，再加上“绍兴师爷”之誉不径而走，更增加其神秘感；今天，能有机会到绍兴一游，何不乐哉！

“我们会去参观鲁迅纪念馆，然后在咸亨酒店吃午饭。”谭

先生告诉我们说：“下午吗，再去游兰亭。”

绍兴古称会稽，四千多年前，大禹治水曾两次亲临绍兴，后来又在此大会诸侯，计功而崩，因而下葬于此，并且命为“会稽”。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在此建都，纵横江淮，角逐中原，称霸江南，使这里成为东南隅政治文化中心。往后，出现的政治家如文种、范蠡，思想家如王充，革命家如秋瑾、徐锡麟，文学家如谢灵运、贺知章、陆游，书画家如王羲之、徐渭、陈洪绶，教育家如蔡元培等等，他们遗留下的古迹应该成千累万，不可胜数。因此，会稽也好，绍兴也好，此行参观项目应该遍及各文化层面，才能显示绍兴的面貌。

车子开进绍兴城，我们耳目立刻焕然一新，心情也骤然振奋飞扬；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水乡！一条一条笔直的水运河，直铺向天角，两边垂柳依依，娉娉多姿。这边是马路，那边是水田及民家，依傍着纵横交错的水运河，仿佛绍兴除了水运河，其他就全是附属品似的。河内绿水晶莹，河中石桥参差，三三两两轻舟，悠悠闲闲船夫，穿梭桥下，流畅水中，构成明丽的水乡景色。唉，山明水秀，怪不得人材辈出。

“我们先参观鲁迅纪念馆吧！”谭先生说。

车子在鲁迅纪念馆的门口停下来，抬头一望，我们才知道纪念馆盖得好雄伟。鲁迅的散文我读得不多；鲁迅的小说倒读过不少，只觉得他文笔醇厚精练，结构老到谨严，是位杰出的小说家，只可惜他写得不多。

从前读他的《故事新编》时，发现〈理水〉写得很奇特——洪荒的远古，鲧治水失败后，舜爷请禹来代替；这时候，天灾人祸，饿殍遍野，然而，却有许多学者聚集在文化山上，“他们的食粮，是从奇肱国用飞车运来的，因此不怕缺乏，因此也能够研究学问”。鲁迅一定有所讽刺，有所暗刺的；他在责斥什么

人呢？

在这许多学者当中，有一位说话不但口吃，而且一说话“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小说开始不久，鲁迅安排他说下列一段话：“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这位学者说话不但口吃，而且还会“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呢！

后来，才知道这位学者是顾颉刚！鲁迅和顾颉刚在厦门大学是同事，没想鲁迅竟如此描写顾颉刚。

小说中还有乌头先生，他气忿时“连耳轮都发紫”，鲁迅安排他说下列一段话：“你竟这样的侮辱我！说我不是人！我要和你到皋陶大人那去法律解决！如果我真的不是人，我情愿大辟——就是杀头呀，你懂了没有？要不然，你是应该反坐的。你等着罢，不要动，等我吃完了炒面。”乌头先生就是口吃而又“鼻尖胀得通红”的顾颉刚；“顾”字另一半是“雇”，有鸟形，故称乌头先生。鲁迅和顾老后来感情交恶，顾老辞职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鲁迅、孙伏园及林语堂在厦大发生了许多问题，使顾老很不满，才不得不致函鲁迅，准备和他上法庭打官司。

想到这里，在参观纪念馆时，我刻意留心这件事，看看馆员如何交代这件笔墨官司；然而，干干净净的，除了一片颂扬文字之外，什么也看不到了。就如我当年编写《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一样，北京友谊出版社出版时，把我那部分的文字删削得干干净净。毕竟，盖了这么堂哉皇哉的大馆，就得维持馆内的干干净净呵！

“一九四九年以后，和鲁迅打官司之事竟成为顾老一生的一件大错误！”研讨会时，顾老的学生告诉我们：“以后随着政治运动愈演愈烈，此事也成为顾老洗刷不掉的大罪状。在阶级斗

争登峰造极的十年浩劫中，顾老只因当年反对鲁迅，立刻变为‘反革命罪行’，写了无数次的交代，自我批判，自我检讨，并且受到多次斗争游行，但是，仍然过不了关！……”唉，一位学者竟遭遇到这样的命运，悲夫！惜哉！

隔壁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再没有心思细看了，匆匆走马而过，就离开这威风八面、龙蟠虎踞的庞然大物了。

车子转了两个弯，我们到咸亨酒店吃中饭。

提起咸亨酒店，大家都知道，那就是鲁迅小说《孔乙己》所描写的那间了。“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还没跨进门口，远远就瞧见那曲尺形的大柜台，横在门口的左边，柜台后面平摆了许多热水壶，和当年鲁迅小说中所描写的一模一样。“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跨入门口，柜台上摆着一碟一碟的盐煮笋和茴香豆，也还维持着当年的风貌。看来这家老字号真善于利用鲁迅的小说，大做起生意来；而小说中的种种情景，看来也因这老字号而永传不朽，永远维持旧格局。

“这已改成国营的了！”老谭向我们澄清。

说酒店大做生意是一点也不过份的。小说中的咸亨应该是一间规模很小的酒店，除了掌柜之外，伙计似乎也不太多；然而，今天的咸亨酒店，不但有前楼、后楼，两翼有东楼、西楼、伙计、服务小姐少说也有七八十名。美奂美轮，简直是一间大酒店了。

吃饭喝酒的人非常多，座位也非常挤迫，一片喧闹声，满地香豆壳，我感到很不自在。墙壁上悬着一副对联：“小店名气大，老酒醉人多。”字写得太小，在一面宽大的墙壁上，显得空

泛泛的，并不怎么好看。我们的座位设在后楼的楼上，六、七个人围下来后，几瓶绍兴酒就端上来，使我们感到一阵兴奋——“绍兴酒以咸亨的最正牌，其他酒店酿的都邪门。”刚才老谭说的话，还在耳根响着。一杯温热的老酒下肚后，我们感到通身温暖；好酒！果然名不虚传！

“你们看，楼下院子里摆的尽是酒坛。”老谭指给我们看。

“可惜行李太多，无法买两瓶回去！”石华惋惜地叹着。

饭后，车子带我们去游兰亭。兰亭在城西南十三公里处的兰渚山下，相传当年越王勾践曾在此种植兰花，因而得名。公元五十三年，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与一班好友在此举行兰亭修禊的盛会，酒后写下绝世佳作《兰亭集序》，被尊誉为“天下第一帖”，因此，兰亭卒被崇为“书法圣地”了。车子开了四十五分钟，我们才抵达山麓。

这是个好地方！蜿蜒的山脉迤迤而过，遍地是青翠的林木和修竹，骤然之间，我们仿佛来到世外桃源，不但空气感到异常清新，景色也感到非常优雅。可惜天公竟不作美，蒙蒙的雨丝飘得满山遍野，我们不但行动不方便，也感到寒意侵人。

冒着毛毛的雨丝，走过一条相当漫长的山径，我们好不容易才抵达当年王羲之修禊的地方。眼前是一座古老的四角亭，亭内丰碑一方，“兰亭”两个大字，抢眼地露在亭内。绕过兰亭碑，一路上景致很多，鹅池、曲水、流觞，最后是御碑亭和王右军祠。亭园整治得非常优雅。格调也非常高雅，负责人的确花了许多心血，只可惜雨脚很细长，老是缠着我们，像广州火车站的小乞儿，一直紧跟着我们，害得我们游玩也不是、躲避也不是。最后，把心一横，好景当前，通身湿透也值得；才把小乞儿摆脱掉，舒舒朗朗地游玩下去。

然后，我们又赶着去参观大禹陵和大禹庙。它们位于城南

四公里的会稽山下，是大禹的葬地。庙里有大禹的立身塑像，大约在五、六十尺高，庞然大物，把庙盖顶得高高的，好像一把高耸入天的雨伞似的。雨脚追在我们车后，一直跟着我们到这里来，所以，只好在庙里歇一歇，让它觉得无聊，追别人去。

主要建筑相当多，有大禹碑亭、岫嵎碑亭、棖星门、百步金阶及大殿等等，我们都趁着雨脚不注意时，偷偷一处一处去参观，让雨脚团团转，找不到我们。

“雨跟得我们那么紧，时间也很晚了，”老谭敌不过雨脚，终于宣布：“其他西施浣纱处及王充墓，就留着将来看有没有机会了！”

“还有一个沈园，是当年陆游和他的前妻唱着《钗头凤》的地方呢？”我问。

“那在城里洋河弄内，今天没办法了。”老谭真的投降了。

三十四、古董城——苏州

嗜古是人类共同的天性，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东西，只要是人类，对古代的事事物物都有特别的嗜好。这种嗜好，不但普遍存在，而且偏走极端——越古越好，越稀罕越珍贵；这真是人类一种奇特的感情。

当我们自上海乘快车抵达苏州，由苏州大学派车接出火车站时，我们禁不住就这么想了。

车子穿梭于苏州城，低头所见，除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外，就是满街的法国梧桐树，“这些树已上百岁了！”苏大的代表向们说。梧桐树站在狭窄的街道边，像巨人般地张着好几根臂膀，

手端握着一串一串宽大的梧桐叶，把天空遮掩得七零八落，到处是破洞。街道本来就很狭窄，仅仅容纳两部来往对开的车子，现在两边却站着这批顶天立地的巨人，还要给熙熙攘攘的行人安排通道，那么，这些狭窄的旧街道简直就像腊肠一样，爆满得鼓着肚皮、挺起胸膛，连呼口气都无法松下来。

“为什么不把马路拓宽一点？”我望着两边低矮的店屋，责怪它们把马路围死了。

“这是苏州城的旧区，历史非常悠久，大家觉得还是维持旧样子好，不愿意改变！”代表说。

司机一路喇叭按到底，左闪右避，既要回避对面各类型的车子，还要注意两边肩摩踵接的行人，驾得真辛苦。“苏州城每天有多少车祸呢？”我同情起来问道。

“我们没有车祸。”好像我的问题冒犯了苏州老百姓似的，代表立刻斩钉截铁的回答了。

“没有车祸？像这样的交通会没有车祸？”我不相信，把去年年底在珠江三角洲一天看见七、八件车祸的事情告诉他。

“我们这里非常简单，”代表说：“汽车怕三轮车，三轮车怕自行车，自行车怕行人。大家你怕我，我怕他，所以，大家都相让，结果就没车祸。”

这话有道理！十宗车祸九宗抢，你抢路，我抢快，车祸就发生了！在苏州住了好几天，每天出出入入，的确没见过一件车祸，这真是奇特得很。然而，这是人治，不是法治，其他城市未必做得到。

你见过古字古画，你肯定也见过古器物古建筑；但是，如果你想见一见古董城市，那么，你应该来苏州。在马路上逛街，迎着片片飘坠的梧桐叶，再瞧瞧街边古旧狭窄的老店铺，你一定会想起颐和园的旧街坊。乘着舟，泛着一一条一条古运河，穿

过一弯一弯弧形的石桥，你一定会想起白居易的诗句“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这里，不但一街一巷是古董，甚至一花一草也尽是古董。与会代表中，有一位年轻学者来自东京大学，专门研究苏州城自春秋至清代的变迁发展史，简直就把苏州城当古董来研究。

苏州的古董非常多，除发迹于春秋吴王阖闾的虎丘之外，还有数不清、玩不腻的园林——沧浪亭、拙政园、狮子林、网师园、留园及怡园等等。每座园林就是一篇长篇历史故事，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演变到现代的改革开放；如果将每座园林写成博士论文，恐怕每本一千页还绰绰游刃有余。

根据史籍所载，远在春秋时代，吴王阖闾、夫差父子已先后在此经营亭园，规模很可观，可说是苏州最早的皇家花园；今天，在灵岩山及虎丘附近，还保留了一些遗迹。西汉初年吴楚七国之乱的主角吴王濞，也在苏州大兴土木，建造许多宫殿和园苑。南北朝以后，在这里经营亭园的高官巨贾就更多了。今天，不乏尚有遗址可供追寻和考察。

在一个不太大的天地里，因洼疏池，沿阜叠山，种花植木，营建亭榭，因而构成幽雅清丽的画面，使人们享受到“不出城市，而能获山林之怡”，这是苏州园林的最大特色了。

而在这些面积不太大的天地里，最令人留连难忘的，是一个“游”字。

园林中一定有小山，也一定有流水；你可以游矣息矣于山水之间。园林中一定有一排一排的屋檐，屋檐下也一定有一曲一曲的回廊；在回廊与回廊之间，你可以游兮藏兮。园林中一定有小亭，也一定有小阁，甚至一定有楼台；任你漫步，任你徘徊，任你沉思。此外，回廊上处处不同的窗棂，屋顶边处处不同的飞檐飞角，院子里处处不同的流水和花木，你更可以任

意休焉栖焉。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虚实相涵，物我合一。当你游息于这些园林的时候，你感受到的天人相谐相合的东方文明精神，竟如此认真地饱和地寓托在这些园林里，怪不得西方学者经常赞誉它们，说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象征。

塔，更是这座古董城的惊叹号。它的原产地是印度，传来中国后，竟成为一种可以攀登的高形建筑物了。当你站在塔下了望塔尖时，你在情感上会产生一种“折射”的作用，觉得你就如塔尖一样，耸立一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至壮至伟。当你攀上塔颠时，四周风景尽收眼帘，苍苍茫茫，秋山红叶，葱葱郁郁，山外有山，真是天地悠悠，怆然泪下。古董城的塔特别多，郊区有塔，市内也有塔，而且处处可供登临，令人叹为观止。瑞光塔比较远，我们无法一睹风采；北寺塔及双塔根本就在城中心，攀缘非常方便。

唐代诗人张继写了《枫桥夜泊》的名诗：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对中国文学略有认识的人，几乎都会吟诵这首诗。千百年来，凡是到苏州来的人，都一定要到枫桥及寒山寺领略一下它的诗情画意。日本人特别喜爱这首诗，所以日本的游客特别多！

“寒山寺里的钟，二次大战时给日本人偷走了！现在寺内的那一个，是偷走前仿造的！”在上海时，朋友就这么告诉我们。

看来日本人更是古董迷的“发烧友”了——不但爱古董，而且还要下手偷古董，摆在家里自己欣赏。

寒山寺座落在郊区，枫桥只是江南一座常见的单孔石拱桥，附近也不见得有什么枫树，然而，它的声名却足以迷尽天下爱诗的人。明代诗人高启的七绝说：“尽桥三百映江城，诗里枫桥独有名。几度经过忆张继，乌啼月落又钟声。”的确，谁人到这

里不是为着探访月落乌啼的唐人诗境？谁人到这里不是为着聆听夜半的钟声？然而，今天，只要你出十块人民币，你就可以到小阁上去敲一敲那日本人假造的钟声！今天，在金钱挂帅之下，钟声可以响足二十四小时！十块钱一响，悉听尊便。我们的古董似乎太廉价了；而唐人幽绝的诗境，也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三十五、文化聚宝盆话西湖

苏州在太湖边，杭州在钱塘江畔，从苏州到杭州，乘火车必须绕道上海，然后，经过嘉兴、余杭，才能抵达杭州，路途颇为迂曲。

原来打算住进杭州大学的专家楼，后来发现离开西湖还有段距离，所以，索性住在西湖的华侨饭店了。

第二天一大早，还没来得及吃早餐，我们就向西湖飞奔过去。

极目所见，千顷波涛，浩渺妖娆，在清晨烟雾笼罩之下，像一颗明亮的水晶珠，清清丽丽地躺在青山绿野之中，散发出秀逸光丽的芬芳，使我们这些尘俗的贩夫走卒，立刻饮满了一腔凉透心扉的泉水，真是舒服极了！“深呼吸！”我们第一个念头就是深呼吸，要把满湖满山清幽的空气吸进肚子里，让自己也清清丽丽，绝尘去俗。

西湖的水，像山谷里天地刚睡醒的泉水，不但绝尘，而且还异常温柔。从孤山下船泛舟，经过三潭印月，再从湖滨公园上岸，一路上伸手摸水，只觉水柔如弱肤，水嫩如软肌，纤纤

如千千万万的素手，不停地和我们触摸抚弄，说不尽的柔情细意。

西湖的美，不仅在水，也在于山。一峦一峦绵延不绝的矮山，倒映在湖面上，风吹水动，水动山移，如情人相语相携，顾盼生情，含意脉脉，真是美极了。环绕西湖西南面的，有龙井山、理安山、南高峰、烟霞岭、大慈山及灵石山等，总称南山。北面的有灵隐山、北高峰、仙姑山、栖霞岭及宝石山等，总称北山。它们围绕着成一圈，像众星拱月一样，捧出西湖这颗明珠。又像一群天真的少年伙子，围着一位美丽姑娘手中的镜子，争宠地把少年英姿倒映在镜子上。

“西湖要是没有这群手拉手的美少年，西湖就不明艳了！”绕着西湖漫步，我们说着！

除了山、水之美，中国许多美丽的文化也都聚集在西湖上。先说诗词吧！

中国绝大部分的诗人骚客都被西湖的美色迷住，为西湖倾笔制作的诗词岂止于千百首。苏东坡那首“水光潋艳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把西湖写成一位绝代佳人——西施；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倾城倾国的大美人！柳永那首〈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把西湖和杭州（古称钱塘）写得简直是人间乐土、帝王仙都！至于歌颂西湖十景的诗词，那就多如牛毛，无法尽录了！

“九月份桂花开的时候，整个西湖都泡在桂花香里，满满市都是香气！”有一天，逛西湖的时候，陪我们的小胖说：“还有，小瀛洲的荷花开得满满的，真是漂亮极了！”

“我们一定要在九月份再来一次！”石华紧握我的手，说着。

“怪不得柳永说：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我赞美着。

此外，许多优美动人的故事也都聚集在西湖上。

当我们走上断桥时，我们想起《白蛇传》，白蛇青蛇就在那里遇见那位负心郎许仙，后来青蛇差一点也在这里将忘恩负义的许仙宰了。走上白堤时，我们想起白居易，这条全长一公里，中间有“平湖秋月”的美景的平坦路堤，以腰带的姿态横亘着西湖如横亘着一位美女，令人徘徊留连。到了孤山，美丽动人的故事就更多了——巍峨的文澜阁守着南面，使我们想起《四库全书》，这部七万九千余卷三万六千多册的大百科全书，曾经显赫一时地典藏在这里。往前再走一些，就是中山公园的西端，那就是西泠印社所在地了。到了西泠印社，我们就想起清代著名的篆刻家——浙派的“西泠八家”的流风韵事来，也想起民国以来在这里出现的一批名金石家的不朽杰作。再往前走，就是西泠桥了。到这里，我们想起苏小小动人的恋爱故事了。然后，我们参观吴昌硕纪念馆，参观秋瑾纪念碑，又想起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一路上步行实在太劳累了，何况我们还要装载这许多优美动人的故事！于是，改而乘车；乘三轮车，也乘公共汽车。

首先，我们参观岳王庙。岳王庙动人的壮烈故事可真多了！一踏进正殿，“还我河山”的巨匾高悬当中，气吞河山，万古不朽！游人太多，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岳飞的坟墓，墓碑上刻着“宋岳鄂王墓”五个字，墓阙后面的对联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岳墓前望柱又有一联：“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写得真好！墓后两侧跪着两对反翦双手的民族罪人——秦桧、王氏及张俊等，赤裸上身，俯首千年。“维持卫生，不吐口水”两行字赫然钉在背后壁上！“看来还有许多人憎恨他们！”正在这么想，突然瞧见一个老者趋到秦桧的跟前，指

着他的额头，念念有词地责斥着，其气甚盛，其状甚怒。

然后，我们又乘车到灵隐寺。

“灵隐”两个字已经够迷人了，何况这里还有千年古刹和奇妙幽深的天然洞壑。它深处于千峰竞秀、万壑争流的灵山、竺山之间，发迹于东晋咸和元年，距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到这里，优美动人的故事又是俯拾不尽了。苏东坡在这里题过诗：“高堂会食罗千夫，撞钟击鼓喧朝哺。”唐代诗人宋之问贬官后游灵隐寺，在月明如画的长廊间吟了两句“鹫岭郁迢峣，龙宫锁寂寥”后，就接不上下联了。寺内老僧问道：“少年夜久不寐，吟讽甚苦，何故？”宋之问如实以对，老僧应口说：“何不说：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宋之问愕然。次日，老僧不知去向，打听一下，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骆宾王。

出了灵隐，我们又乘车到龙井，在那儿喝了名贵的龙井茶，才蹒跚然走下山来。山路并不崎岖，路面也很宽，一路上尽是花草林木，偶尔有村落人家，或小园林，清幽绝响，脱俗优致。我们准备攀过这个山头，由另一端下山。一路上跟在一队年轻人的后头，看着人家喜乐玩笑，听着人家载歌载舞，心里也觉得他们见我们亦应如是！所以山路走呀走了将近一个小时，一点也不觉得劳累。

然后，我们又乘车去虎跑。这里，可以助兴的故事还是非常多。

虎跑泉有“天下第三泉”之美誉，龙井茶叶虎跑水，向来被誉为“西湖双绝”，可惜我们先喝了龙井茶才来虎跑，否则就可以在此并有双绝了。济公活佛许多传奇故事就在这里流传开来，使我们回味无穷。近代的弘一大师也下葬于此，有他的纪念塔和纪念堂，供人追忆。

在虎跑掇拾了许多动人故事后，我们乘车到六和塔，这实

在是一座伟大的古塔，高耸在钱塘江畔的月轮山上，以巍伟壮大的身躯君临钱塘江，远远望去，霞光塔影，风姿绰约迷人。我们登上最高的十三层，望着极远的钱塘江和近在咫尺的双层大铁桥，想起苏东坡那首《瑞鹧鸪》来——“碧山影里小红旗，依是江南踏浪儿，拍手欲嘲山简醉，齐声争唱浪婆词。西兴渡口帆初落，渔浦山头日未歛。依欲送潮歌底曲？尊前还唱使君诗。”

唉，“远若素练横江，声如金鼓；近则亘如山岳，奋如雷霆”的钱塘江大潮，千古以来，不但壮烈感人，而且使人凄迷悲楚。唉，多少人赶潮水而登临，潮来潮往依然在，所不在的尽是一批一批的登临人。年年岁岁皆如此，而登临人、观潮人却一年换一批，岁岁不同。苏东坡安在？踏浪儿又安在哉？

出六和塔，我们乘车赴西湖看花港观鱼，然后步上苏堤。在这里，我们又想起苏东坡的故事；一则一则我们从《东坡乐府》采下来，编进我们的行程和谈笑声中。然后，我们沿路而下，准备到柳浪闻莺去。

突然，我无意中瞄见车外右边某建筑物的外墙有几个大字“浙江美术学院”，底下尚有一行小字“国立艺专院”；真是惊人！

“你父亲大学时代不是在国立艺专上的吗？”我立刻摇着石华的手，问着。

“是呀！”

“是不是在西湖？”

“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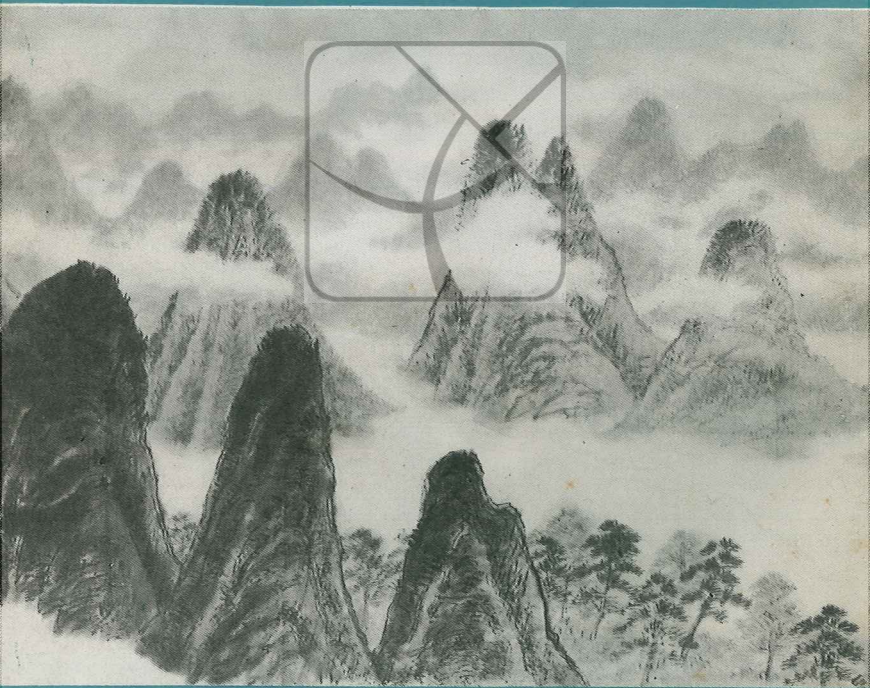
在柳浪闻莺匆匆地掇拾了几则传奇故事后，我们立刻乘三轮车折返浙江美术学院，想去掇拾一则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六十年前，家岳李海萍从印尼飘洋过海，寄迹在国立艺专念书，就在西湖畔这里！当时院里人才辈出，林风眠、吕凤子、陈之佛、潘天寿及刘开渠先后主持过院务，是艺专的黄金时代。家岳就

在艺术气氛如此浓厚的环境下，完成他的大学教育。六十年后，
没想他的下一代无意之中竟游玩到这里来！乌来鸟去山色里，人
歌人哭水声之中，唉。

在门口照过相后，我们到院内东张西望，转了两圈，企图
捕捉一些模糊的故事，然后和相片一道寄回去给他老人家。让
他知道，在这文化聚宝盆的西湖里，也有他一片永不凋谢的桂
叶。



郑良树，字百年，祖籍广东潮安，马来西亚华裔。文学博士，曾任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及系主任等职达十七年，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除学术著作外，文学创造方面，散文有《说因缘》、《中央之国》及《回荡在马大的师生曲》；小说方面有《香港大学》、《青云传奇》及《石叻风云》。平日喜爱书法及山水画，曾与夫人李石华联合举行两次书画展。



作者所绘桂林图